通志堂經解

ロ仁12
1411
233

12 口 門 補 卷

書卷第五

蔡氏集傳

後學新安陳櫟纂疏

召誥

左傳曰武王克商遷九鼎於洛邑史記載武王言我南望三途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厥惟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而後去則宅洛者武王之志周公成王成之召公實先經理之洛邑既成成王始政召公因周公之歸作書致告達之於王其書奉奉於歷年之又近反復乎夏商之廢興究其歸則以誠小民爲祈天命之本以疾敬德爲誠小民之本一篇之中屢致意焉古之大臣其爲國家長遠慮蓋如此以召公之書因以召誥名篇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 陳氏大猷曰成王實都鎬特往來朝諸侯祀清廟於洛故鎬京謂之宗周以爲天下所宗也洛邑謂之成周又云東都以周道成於此也洛邑天下之至中鎬京天下之至險於洛定鼎以朝諸侯所以承天地沖和之氣宅土中以涖四海其示天下也公於鎬定都以壯基本所以據天下形勝之地處上游以制六合其慮天下也遠漢唐並建兩京其亦識形勢之所在而有得於成王周公之遺意歟○愚謂宅洛之事武王志之成王述之上告祖廟迭咨大臣一日而建千萬年宅中圖人之基謹重如此周公自洛歸鎬召公因作書誥王其忠愛尤尤此蓋以宅中圖大固難保大定功尤難王之在豐召之相宅固見宅中圖大之難矣召公奉幣以敬德永命戒王敬不敬之異效凡七言之至

謂不敬德則必墜厥命其詞甚危見保大定功之九難也序畧不言非矣○林氏曰豐在鄠縣東豐水鎬在長安西南昆明池所謂鎬池也鎬在豐東二十五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則至于豐日月相望謂之望既望十六日也乙未二十一日也周鎬京也去豐二十五里文武廟在焉成王至豐以甲子紀日書法也○林氏曰漢書云周公攝政七年二月乙亥朔庚寅既望

蔡疏王氏曰以朏望明魄紀月

來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則經營成王在豐使召公先周公行相視洛邑越若來古語辭言召公於豐迺遷而來也朏孟康曰月出也三日明生之名戊申三月五日也卜宅者用龜卜宅都之地既得吉卜則經營規度其城郭宗廟郊社朝市之位

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汭越五日甲寅位成庶殷殷也用庶殷者意是時殷民已遷於洛故就役之也位成者左祖右社前朝後市之位成也

蔡疏葉氏曰攻位者闢荊棘平高下以定所經營之位也

庶殷所已遷殷民也攻治也庶殷民為役則友民不言可知○林氏曰盤庚遷亳太王遷岐衛文遷楚丘皆卜今君臣既定議至洛乃卜洪範所以先乃心士民而後十

筮也太王聿來胥宇而後爰契我龜衛文望楚與堂而後卜云其吉皆是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周公至則徧觀新邑所經營之位

蔡疏蘇氏按後篇是日再卜乙卯十二日也○呂氏曰召公已成位周公方來觀上相之體然也

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

蔡疏丁巳十四日戊午十五日○孔氏曰記及公羊皆曰養牲必二帝牛不吉以為禮牛○呂氏曰郊祭天社祭地○陳氏經曰郊以后稷配故牛二唐孔氏曰郊祭告郊社然後用王○陳氏大猷曰此蓋即洛邑新立之郊注以告作洛於天地不告廟未成○愚按詩序言郊祀天地詩傳非之謂合祭天地於圜丘古未有此瀆亂雜之禮則謂郊祭天地用二牛異於詩傳矣二孔說是兼泰誓傳言郊祭天社祭地與此自異

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役書也春秋傳曰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量事期計徒庸授功命日庶殷丕作低度厚薄仞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授功命日庶殷丕作庶邦冢君咸在而獨命邦伯者公以書命邦伯而邦伯以公命命諸侯也

蔡疏甲子二十一日也自王乙未至豐到此凡三十日

事赴功也殷之頑民若未易役使者然召公率以攻位而位成周公用以書命而丕作殷民之難化者猶且如此則其悅以使民可知也〇愚謂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蔡疏陳氏大猷曰言庶殷則諸侯可知〇愚謂觀此則殷民之遷在未作洛之前明矣蔡疏邵生此篇當參看洛誥洛誥曰予惟乙卯朝至於洛師我卜河朔黎水云云此云乙卯周公朝至於洛其日同但洛誥言是日丼卜丼乙卯至甲子十日乙卯日十及觀新營丙辰不言事蓋丁巳戊午將行郊社大禮前一日養精神而無爲也戊午將用書丕作竭精神以有爲也此五日中必會巳未至癸亥五日又不言事乃將用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集臣庶如計丈數至調餱糧等役書一定然後甲子朝頒布之洛誥脫簡之在康誥者曰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至乃洪大誥治即是三月丙午朔越三日庚戌午祭社後一日也曰大誥治即用書命丕作也細考之脗合無間焉誰謂殘編斷簡中不可考見聖人經理之微密哉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幣乃復入錫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誥告庶殷越自乃御事

呂氏曰洛邑事畢周公將歸宗周召公因陳戒成王乃取諸侯執贄見幣物以與周公且言其拜手稽首所以陳王及公之意蓋召公雖與周公言乃欲周公聯諸侯之幣與召公之誥併達之王謂洛邑已定欲誥告殷民其根本乃自爾御事不敢指言成王謂之御事猶今稱人爲執事也蔡疏王氏曰君諸侯會於洛者洛邑成而獻幣所以殷人而化殷之大本在於王身下文遂詳言之此召公納忠之大者幣特恭敬之寓耳取幣獨言庶邦而不及庶殷者蓋用書命丕作無間於庶殷篇末奉幣供王不及於庶殷歟篇末奉幣供王之幣即此出取之幣前後相照應

嗚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茲大國殷之命惟王受命無疆惟休亦無疆惟恤嗚呼曷其奈何弗敬

此下皆告成王之辭

託周公達之王也曷何也其語辭商受嗣天位爲元子矣元子不可改而天改之大國未易亡而天亡之皇天上帝其命之不可恃如此今王受命固有無窮之美然亦有無窮之憂於是歎息言王曷其奈何弗敬乎蓋深言不可以弗敬也又按此篇專主敬言敬則誠實無妄視聽言動一循乎理好惡用捨不違乎天與天同德固能受天明命也人君保有天命其有要於此哉蔡疏朱子伊尹亦言皇天無親克敬惟親敬則天與我一矣尚何疎之有蔡疏召誥集解曰此數句者一篇之大指也下文至篇終反復推衍此數句意耳〇真氏曰詩云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〇愚謂此元子字亦改厥元子大國殷命之意〇愚謂此元子字當與後元子哉對觀元子天之元子即大君者吾父母宗子之意此元子謂殷紂後元子謂成王天命靡常人君所以保天命惟敬耳殷王元子當受天命矣天竟改其命而王受之固有無窮之美然今日之受安知不爲他日之改是亦無窮之憂也何可以不敬乎始末兩言嗚呼所以深警上心也

天既遐終大邦殷之命茲因多先哲王在天越厥後王後民茲服厥命厥終智藏瘝在夫知保抱攜持厥婦子以哀籲天徂厥亡出執嗚呼天亦哀于四方民其眷

命用懋王其疾敬德後王後民指受也此章語多難解大意謂天既在天宜若可恃者而商紂受命幸致暨智者退藏病民者在位民困虐政保抱攜持其妻子哀號呼天往而逃亡出見拘執無地自容故天亦哀民而眷命用歸於勉德者天命不常如此今王其可不疾敬德乎蔡疏紂不行敬故○唐孔氏曰夫猶人也言人人皆然○愚謂當如左氏故夫致死焉之夫殷祖宗之難憑藉如此言外之意謂成王今豈可盡恃太王王季文王也蓋言天命不可恃祖宗不可恃惟敬德庶可疑固天命而迓續祖德耳敬德而言疾最有力蓋人心操則存捨則亡必緊着精神汲汲用工則莊敬日強而能敬苟悠悠玩怠則安肆日偷而不能敬矣後又言肆惟王其疾敬德一篇綱領在敬字而敬字工夫又在疾字

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今相有殷天迪格保面稽天若今時既墜厥命從子保者從其子而保之謂禹傳之子也面鄉也視古先民有夏天固啓迪之又從其子而保佑之禹亦面稽天若可寫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今視有殷天固啓迪之又使其格正夏命而保佑之湯亦面考天心敬順無違宜亦可寫後世憑藉者今時已墜厥命矣蔡疏降格而保佑之謂下臨之也○以此知天命誠不可恃以爲安也

愚謂從其子而保之即天與子則與子之意開萬世傳子之端自禹始故於夏言從子保於商只言格保蒙上文也而面稽天若即對越在天之意此蓋謂天與祖宗皆不可恃也

今沖子嗣則無遺壽耆曰其稽我古人之德

矧曰其有能稽謀自天稽考矧況也幼沖之主於老成之臣尤易疎遠故召公言今王以童子嗣位不可遺棄老成言其能稽古人之德是固不可遺也況言其能稽謀自天是尤不可遺也稽古人之德則於事有所証稽謀自天則於理無所遺無遺壽耆蓋君天下者之要務故召公特首言之蔡疏愚謂考如太公周畢諸公在不可遺也稽考古德非壽耆者聞見之遠無所質稽考天意以定謀慮非壽耆者德盛智明不能決也

嗚呼有王雖小元子哉其丕能誠于小民今休丕不敢後用顧畏于民嵒召公歎息言王雖幼沖乃天之元子哉謂其年雖小其任則大也其者期之辭也誠和嵒險也王其大能誠和小民爲今之休美乎小民雖至微而至可畏王當不敢緩於敬德用顧畏於民之嵒險可也蔡疏愚謂和小民今休矣猶欲王汲汲於畏民嵒者民之嵒險可畏常伏於太和盛美之中特其已和且美而不顧慮以畏之則福令禍伏險孰大焉故莊生曰人心險於山川不敢後用宜缺之

旦曰其作大邑其自時配皇天毖祀于上下其自時中乂王厥有成命治民今休洛邑天地之中故謂之土中王來洛邑繼天出治當自照衍於土中

王來紹上帝自服于土中

是時洛邑告成成王始政故召公自是可以對越上天可以享答神祇自是可以宅中圖治成命者矣成命也成王而能紹上帝服土中則庶幾欲宅洛邑者以天事言則日東景朝多陽日西景夕多陰日南景短多暑日北景長多寒洛天地之中風雨之所會陰陽之所和也以人事言則四方朝聘貢賦道理均焉故謂之土中

蔡疏 臣名故稱旦舉周公之言以告謂今作大邑其自是而裘祀使幽無愧於鬼神自是而配天使仰無愧於天自是而宅中又治使俯無愧於民王其有成命而治民今休可也周公所期如此之重王不可不思所以稱之○愚謂作洛之事召公任之而未嘗明言之至此方言服於土中而舉周公之言以見作洛所以配上帝奉祭祀成治功凝天命其重如此蓋下文將自進其敬德祈天之忠言所以先引周公期望之語以開其端也

介于我有周御事節性惟日其邁 言治人當先服乎臣也王先服殷之御事以親近副貳我周之御事使其漸染陶成相觀爲善以節其驕淫之性則日進於善而不已矣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 言治化臣必謹乎身也所處所也猶所其無逸之所王能以敬爲所則動靜語默出入起居無往而不居敬矣不可不敬德者甚言其德之不可不敬也

蔡疏 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只是一句○孔氏曰召公既述周公言又陳己意以終其戒言當先治服商御事之臣使比近我周治事之臣敬爲所不可不敬之德○林氏曰周遷殷民於洛蓋與洛之民雜居其善惡之習不同非有以和一之不能相安以處故必有以服殷御事使親比介吻周之御事

後可蓋周御事習於敎令無事服之以服殷御事爲先也然服之御事在節其性而已蓋人性無不善殷人特化紂之惡是以不義之習襲而性成而忘反耳有以節之使日進於善則與周人何異哉然欲節民性在王所化土當敬爲其所不可不敬之德以率之非攻刑所及也○陳氏大猷曰既以周臣率之使之相觀而善又以身率之使之下觀而化也殷臣化殷民亦視敎之而化矣○愚按正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未予本孔氏作一句說蔡氏以所字爲句作兩句說眞氏乙記以蔡說爲長然蔡說實自呂氏所其無逸之解發之而其性流今欲節之使其性復亦惟化以敬德耳敬者一心之主宰性即心所具之理也敬則此心收斂於天理之中而性可節不敬則此心放縱於人欲之爲而性日流日其邁即上達反天理之意也然王豈爲化商而始勉於敬哉特自敬爲我所不可不敬蓋敬者人心所當然而不可不然者非有所勉而然如飢食渴飲之常無所爲而爲者也能如是則敬盡於此而人化於彼矣 **我不可不監于有夏亦不可不監于有殷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歷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敬厥德乃早墜厥命** 夏商歷年長短所不敢知我所知者惟不敬厥德即墜其命也與上章相古先民之意相爲出入但上章主言天

不足恃此則直言不敬德則墜厥命爾 蔡疏 林氏曰古人於天命不以爲必有不以爲必無召公於歷年不其延皆不敢知者疑之也至謂敬德則墜命則無可疑者 今王嗣受厥命我亦惟茲二國命嗣若功王乃初服 今王繼受天命我謂亦惟此夏商之命當嗣其有功者繼其能敬德而歷年者也惟王乃新邑初政服行教化之始乎 蔡疏 愚謂王乃初服者善始可以占終法二國之敬德而歷年尤當謹於初服也此句呂蔡以屬上章孔朱眞陳以冠下章使與初生初服宅新邑爲一套亦通但此句實結上生下若生子一段言語實因此句而申明之 嗚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 歎息言王之初服若生子無不在於初生習爲善則善矣自貽其哲命爲政之道亦猶是也今天其命王以哲乎命以吉凶乎命以歷年乎皆不可知所可知者今我初服如何爾初服 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 宅新邑所謂初服也王其疾敬德容可而敬德則亦自貽哲命而吉與歷年矣 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 緩乎王其德之用而祈天以歷年也 蔡疏 集解王之初服不可不謹其習猶子之初生不可不慎初所教蓋習於上則智習於下則愚愚則凶則短折也○葉氏曰哲命以哲爲天所命也○真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曰祈者蓋一奪年不敬德則愚故今天命正在初服之時敬德則哲則吉則歷可不疾敬德哉所以求天永命者惟在德而已矣王乃初服至命歷年爲一節

知今我初服至祈天永命爲一節○呂氏曰哲命者人所有之明哲非自外來人自初生而保養乃可以全其善也○林氏曰天以生理命人初無智愚之別所以有智愚於己取之而已下愚爲自棄則上知豈非自貽乎○葉氏曰哲命以哲爲天所命也○真氏曰天命至公不可以求而得曰祈者蓋一奪用德乃不祈之祈也○愚按呂林皆以哲命爲性命之分然哲命命哲不應遽有性命眷命之分當以葉氏之說爲正明哲之性與生俱生初生之時習於善則明可作哲習於惡則靡哲而愚哲則爲天所命愚則天不命之是自貽哲命如所謂自求多福此所謂周不在厥初生時自貽哲命者也王之初服亦猶是耳此一節發明王乃初服之意蓋今日作新邑而自服土中乃所謂初服是又中天下定四海之一初也天之命吉命凶判於此王之能敬德祈永命與不能亦判於此召公所以欲王乘此一初之機而疾敬德也疾敬德則能用德矣疾云者欲乘此機而速勉之自今周後之謂也疾敬德者多大此機於今日之初而能用德以祈天者可永命於千萬年之久今此一初豈可入以悠悠失之哉肆惟王其疾敬德蓋申上文王其疾敬德之語而致重修懇切之意云 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乂民若有功 刑者德之反疾於敬德則當緩於用刑勿以小民過用非法之故亦敢於殄戮用治之也惟順導民則可有功民猶木也木汪濫橫流失其性矣然壅而遏之則害愈甚惟順而導之則可以成功 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顯 元首也居天下之上必有首天下之德王位在德元則小民皆儀刑用德於下於王之德益以顯矣 蔡疏 陳氏

大猷曰德元循乾元坤元之始生萬物者也一說元好生之仁德也○愚按至此則淫用非彝之民化為刑用德元之民正所謂順道之而有功者王奚以尚刑不尚德為哉嗣若功若有功難以強解宜缺之

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不若有夏歷年式勿替有殷歷年欲王以小民受天命永命

其亦

期之辭也君臣勤勞期日我受天命大如有夏歷年用勿替有殷歷年欲兼夏殷歷年之永也召公又繼以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蓋以小民者勤恤之實受天永命者歷年之實也蘇氏曰君臣一心以勤恤民庶幾王受命歷年如夏商且以能敬德於上而小民儀刑於下則天永命之所謂用小民而受永命也○呂氏曰召公奉幣言小民者國之根本全在小民其興其亡不在大族不在諸侯止在小民之身○陳氏曰小民人所易忽澤及小民則無不及矣堯之不虐無告文王之施仁先四者是也○愚謂勤恤即無疆惟恤之恤上下勤勞以彰無疆之恤惟期於兼二代之歷年非他有以也惟欲王以小民受永命耳三節三言小民始戒王以非彝殘戕之繼欲以元德儀刑之末欲以之而受永命以之者何惟尚德不尚刑知其生雖至徵而關於天命者至大至久也○真氏曰前言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此言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永命之道無他惟用德與愛小民而已德及小民方為用德之至也又曰一篇之中言敬者凡七八曰曷其奈何弗敬曰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曰王其疾敬德兩言不敬厥德早墜厥命曰肆惟王其疾敬德言之諄切老臣事少主惓惓之心也異時成王享百年之壽而周卜世卜年文過其曆然後知召公之言真人主之藥石國家之

著龜也哉拜手稽首曰予小臣敢以王之讐民百君子越

友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末有成命王亦顯我非敢勤惟恭奉幣用供王能祈天永命

讐民殷之頑民與三監叛者百君子殷之御事庶士也友民周之友順民也保者保而不失受者受而無拒威命明德者德威德明也末終也召公於篇終致敬言予小臣敢以殷周臣民保受王威命明德王當終有天之成命以顯於後世我非敢以此為勤惟恭奉幣帛用供王能祈天永命而已蓋奉幣之禮臣職之所當恭而祈天之實則在王之所自盡也又按恭奉幣意即上文取幣以錫周公而旅王者蓋當時成王將舉新邑之祀故召公奉以助祭云〔纂疏〕薛氏曰先讐民後友民作洛以鎮商民為先也與前言先服殷御事同意○陳氏大猷曰篇終復總始末之要以告王敢以讐民等保受威命明德者因庶殷侯甸和會作洛而言敢以者自任之辭如命侯甸殷庶即王之威命來紹自服即王之明德先行相宅以俟皆保受也王未有成命與上王厥有成命相應王亦顯與上越王顯相應我非敢自居其勤處王以人心已從天命已定而自足也惟恭奉前所取以旅王之幣待王能祈天永命將以致慶而已期望不已之意可謂婉而篤矣記曰頌而無諫諫而無驕召誥以之○愚謂讐民百君子友民即指庶殷侯甸和會作洛之人也所謂文已盡之故於篇終持以能字該之

洛誥

洛君臣答問及成王命周公留治洛之事今文古文皆有○按周公拜手稽首以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王拜手稽首以下成王錫命忠殷命寧之事也戊辰以下史又記其祭祀冊誥等事及周公居洛歲月久近以附之以見周公作洛之始終而成王舉祀發政之後即歸於周而未嘗都洛也○蔡疏因讀尚書曰其間錯誤解不得處煞多通處荅曰無有因舉洛誥問之云據成王只使周公往營洛故作來獻圖及卜成王未嘗一日居洛後面如何却與周公有許多荅對又云王在新邑此如何解伯恭無以荅後得渠書云誠有解不得處○洛誥之文有不可曉者其後乃言王在新邑而其前已屢有荅問之詞矣○三盤五誥之類實是難曉若要添減字硬說將去儘得然即是穿鑿恐終無益耳○葉氏曰此篇當與召誥參看○王氏安石曰此誥有不可知者當缺之而釋其可知者○愚按此篇大可疑者惟有公告王宅洛行祀出命之辭而不載王至洛之事與其日月觀十二月在洛祭告命周公留治洛之事尚謹書之則自三月後至十二月前此數月中至洛之大事其書之也必矣觀此篇首章九句脫簡在康誥之首則王親至洛行祀出命等事其脫簡又可想矣且孺子其朋及汝惟沖子惟終等處聱牙

甘典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復子明辟

此下周公授使者告卜之辭也拜手稽首者史記周公遣使之禮也復如並復之復成王命周公往營成周周公得卜復命於王也謂成王爲子者親之也謂成王爲明辟者尊之也周公相成王尊則君親則兄之子也明辟者明君之謂先儒謂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夫有失然後有復武王崩成王幼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成王故曰復子明辟言周公位冢宰正百工則周公以冢宰總百工而已豈不彰彰明甚矣乎王莽居攝幾傾漢鼎皆儒者有以啓之是不可以不辨○蘇氏曰此上有脫簡在康誥曰惟三月哉生魄至洪大誥治四十八字

〔纂疏〕孔氏曰周公言我復還明君之政於子子成王成周公得卜復命於王曰子親之也曰明辟尊之也先儒以周公代王爲辟至是反政以書攷之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已未嘗代王爲辟何復之有按闕孔註始於荀爵公蔡傳采之○程子曰猶言告嗣天子王矣○葉氏曰復如孟子有復於王書說復于王之復明堂位云周公踐天子位漢儒之言云爾不足信也○愚按王莽慶漢孺子嬰爲定安公孰其手流涕曰昔周公攝位終得復子明辭今予獨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蓋因孔氏釋經之誤莽遂借此以文其姦云右此章上當移元洛誥脫簡延十首而讀之

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胥保大相東土其基作民明辟

凡有造基之而後成成之而後定基命所以成始也定命所以成終也言成王幼

沖退託如不敢及知天之基命定命子乃繼大保而往大相洛邑其底幾爲王始作民明辟之地也洛邑在鎬京東故曰東土纂疏公不欲幼不能故言王若不敢及天之初命定命○王氏炎曰承天命以作新邑是謂基命都邑既成久安長治是謂定命

至于洛師我卜瀍水東亦惟洛食我又卜瀍水東亦惟洛食伻來以圖及獻卜乙卯

即召誥之乙卯也洛師猶言京師也河朔黎水河北黎水交流之內也瀍水東瀍水西王城也朝會之地瀍水東下都也廛商民之地王城在澗瀍之間下都在瀍水之外其地皆近洛水故兩云惟洛食也食者史先定墨而灼龜之兆正食其墨也伻使也圖洛之地圖也獻卜獻其卜之兆辭也纂疏張氏曰王者以民爲重故曰師○袁氏曰黎水言河朔則知澗瀍皆河南○陳氏經曰先言惟洛食即今洛陽言公於洛卜此二處也召誥曰太保朝至於洛卜宅則卜乃召公之卜即周公之卜也○蘇氏曰黎水今黎陽也營洛以與殷民民重遷以河朔爲近便卜不吉然後卜洛也○呂氏曰意在洛邑地中者周公之心列二說以聽於天而已先卜黎者先人後己也黎不吉卜洛而吉公之心即天之心也無間故無違也○史氏濬曰澗東瀍西即洛之中澗水東即洛之偏洛邑居天下之中伊洛瀍澗尚流其間天子南向則澗在洛之右瀍在洛之左公於澗瀍之中卜而告吉遂營王城以建王宮定郊社宗廟是爲郟鄏今河南是也又徧之左越瀍水之東卜又告吉遂營下都名曰成周又曰東郊以居殷民今洛陽是也二城相距蓋十有八里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公既定宅伻來來視予卜休恒吉我二人共貞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手稽首誨言此王授使者復公之辭也王拜手稽首者成王尊異周公而重其禮也匹配也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命來相宅爲周公成王周公也貞徧當也十萬曰億言周公宅洛規模宏遠以我萬億年敬天休命故又拜手稽首而誨言纂疏呂氏曰營洛實配宗周匹者對宗周之辭我與公共貞固守此基業以予者使之之辭倍之者以謝周公告卜之誨言也

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公其以予萬億年敬天之休

王氏十朋曰詩作豐伊匹與匹休同意○夏氏曰貞其當此吉卜○王氏曰凡卜有貞其吉凶者太卜之職貞相當也王欲與公共當此吉卜之休命故又拜手稽首而望之者甚長也○王氏安石曰貞如厥賦貞相當之貞同古字通用漢書凡示字例作視十萬曰億秦亟又云百萬曰億不同何也詩禾三百億鄭注十萬曰億毛云萬萬曰億孔疏今九章筭術皆以萬萬爲億鄭以古數言之韋昭註楚語曰十萬曰億古數也秦始以萬萬爲億本見所本

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咸秩無文

此下周公告成王宅洛之事也殷盛也與五年再殷祭之殷同秩序也無文祀典不載也言王始舉盛禮祀於洛邑皆序其所當祭者雖祀典不載而義當祀者亦序而祭之也○呂氏曰定都之初肇舉盛禮大饗羣祀雖祀

典不載者成秩享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而賜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嗚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於新邑爲言若濶於事情者抑不知人主臨對越天地達此精明之德故誥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胞翟之賤亦皆有事顯若攸芘而周公以爲首務也

蓋格君心莫先於此而周公以爲首務也自此以下漸知是何時所言傳疏以爲王與公俱在洛對問之言葉氏以爲王得卜而至洛既祭復歸鎬因留公居守而公有此言皆不可考○董氏曰易曰殷薦之上帝禮有殷祭殷奠皆取殷盛之義○愚謂王氏云此殷禮疑即篇末十二月戊辰之祭史述其事於後也竊意十二月之祭不過以周公留治洛之事就冬盡以告文武廟耳此曰殷禮曰秩無文必作新邑後就新邑舉非常大祭祀豈十二月特牛之祀足以當之三月後至十一月必嘗親至洛行大祀禮受大朝賀發大號令不脫去矣自此下至無遠用戾乃洛邑既成公自洛還鎬告王以宅洛所當行之事而請王以行及自陳欲退老之辭也編此者云云述往復之辭而有錯誤之簡者也証之召誥公定宅後嘗冒冀鎬京觀召公取諸侯之幣以錫公由公以達王則可見矣孺子其朋以下必有詔誤脫簡歸却王祀新邑等必在此處無疑也況梓材庶邦享集丕享等語其爲敬識百辟享之上下文脫簡在彼尤爲顯然乎

從王于周予惟曰庶有事

周公言予整齊百官使從成王于周有所事乎公但微示其意以待成王自教詔之也

愚謂有事即祀事也國之大事在祀周公言我古人於祭祀皆曰有事

齊其營洛之百官使從王於宗周我惟謂曰王庶幾將行祀事於新邑乎微示此意於百官待王自教詔之

今王即命曰記功宗以功作元祀惟命曰汝受命篤弼

功宗功之尊顯者祭法曰聖王之制祭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蓋功臣皆祭於大烝而勳勞之最尊顯者則爲之冠故謂之元祀周公教成王即命曰記功之尊顯者以功作元祀矣又惟命之曰女功臣受此褒賞之命當益厚輔王室蓋作元祀既以慰荅功臣而又勉其左右王室益圖久大之業也

丕視功載乃汝其悉自教工

丕大視示也功載者記功之載籍也大視功載而無不公則百工效之亦皆公也大視功載而或出於私則百工效之亦皆私也其公其私悉自汝教之所謂乃汝其悉自教工也上章告以褒賞功臣故戒載者如此

王氏曰記功若紀於太常藏在盟府之類○呂氏曰洛邑既成周業既定論創業元勳不可後也功臣之冠天下觀瞻鎮服羣下實係此舉論功莫先於宗言宗則凡功臣可得而推矣報功莫重於祀言祀則凡慶賞可得而推矣○吳氏曰已死者祀之生者載以旌之○愚謂公因告王今當即出命曰新邑之祀將前所記録創業功臣之宗勳勞最顯者以其功列之大祀使與享矣又當專命羣臣曰汝之受命而能厚輔王室者亦將大視其功而紀載於冊書以功作元祀所以報功臣於既往不示功載所以勵功臣於方來載之今日又將祀之後日也公又謂王言上即命惟命二說乃汝其悉自教詔於百工其機難自公發之其教當自王出之也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無

若火始燄燄厥攸灼敘弗其絕孺子稚子也朋比也上文百工之視傚如此則論功行賞孺子其少徇比黨之私則自是而往有若火然始雖燄燄尚微而其灼爍將次第延燕不可得而撲滅矣言論功行賞徇私之害其初甚微其終至於不可遏絕所以厥辭而禁之於未然也〔纂疏〕林氏曰如漢之朋黨始於甘陵南北部唐之朋黨始於牛李其終縉紳稔禍海內塗炭是也○愚謂自此以下必有脫誤如二孺子句及厥若彝及撫事如灼敘等語皆不可曉與上文本不相貫所當缺疑

予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俾嗣作有功惇大成裕汝永有辭其順常道及撫國事常如我爲政之時惟用見在周官勿參以私人往新邑使百工知上意嚮各就有僚明白奮揚而赴功惇大學博大以裕俗則王之休聞亦永有辭於後世矣〔纂疏〕呂氏曰漢文近於惇大成裕而無所謂明作有功漢宣近於明作有功而無所謂惇大成裕○愚謂彰明振作以有功績而又惇厚廣大以成寬裕是立精明之治功而有淳厚之治體也惟以在周工往新邑乃是欲王以從王於宗周之百工往之新邑也此八字即與前予齊百工伻從王於周相照應

公曰已汝惟沖子惟終〔纂疏〕當惟其終猶伊尹言慎厥終也周之王業久武始之成王當終之也此敎養萬民之道也

汝其敬識百辟享亦識其有不享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不享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惟事其爽侮此御諸侯之道也百辟諸侯也享朝享也儀禮物幣也諸侯享上有誠有爲惟人君克敬者能識之識其誠於享者不在幣而在於禮幣有餘而禮不足亦所謂不享也諸侯惟不用志於享則國人化之亦皆謂上不必享矣舉國無享上之誠則政事安得不至於差爽僭侮槩王度而爲叛亂哉人君可不以敬存心裨之於早而察之於微乎〔纂疏〕幣有餘而禮不足者往往有輕上之心如是者猶不享也○蘇氏曰小人賄以悅人必簡於禮公戒王責諸侯以禮不以幣恐其役志乎物而不役志乎禮則諸侯慢而王室輕矣春秋傳曰晉趙文子爲政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魯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弭矣列國之卿輕幣重禮猶足以服人心況天子乎唐哀君相皆可以賄取方鎮皆貢羨餘行苞苴而天子失政以至於亡周公之戒至矣○愚謂此因將往新邑受諸侯朝享而言亦因召公取諸侯之幣以旅王而言也

乃惟孺子須朕不暇聽朕敎汝于棐民彝汝乃是不蘲乃命汝往不永哉篤敘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彼裕我民無遠用戾此敎養萬民之道也須朕不暇未詳或曰成王當須布我汲汲不暇者聽我敎汝所以輔民常性之道汝於是而不勉焉則民彝民亂而非所以長久之道矣正父武王也猶今稱先正云者篤者

篤厚而不忘敘者先後之不紊言篤敘武王之道無不如我則人不敢廢汝之命矣呂氏曰武王及周公如武王故天下不廢周公之命周公去成王如周公則天下不廢成王之命庶至也王往洛邑其敬之哉我其退休田野惟明農事蓋公有歸老之志矣彼謂洛邑也王於洛邑和裕其民則民將無違而至焉

纂疏 陳氏經曰汝當須我前日未暇爲之事一一行之○或曰武王撥亂反正故稱正父○愚按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餘當缺之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

王若曰公明保予沖子公稱丕顯德以予小子揚文武烈奉答天命和恒四方民居師 此下成王荅周公及留公也大抵與上章參錯相應明顯明之也保保祐之也稱舉也恒者使不乖也恒者使可久也居師者宅其衆也言周公明保我成王舉大明德使其上之不忝於文武仰不愧天俯不怍人也

纂疏 愚謂此一節除汝往敬哉茲予其明農哉二句外餘當缺之味此二句可見公時在鎬欲王往新邑而已將退老也此章之下當必有公從王至新邑舉祀發命之事而今缺矣

無文 宗功宗之宗也下文宗禮同將大也

纂疏 孔氏曰尊大禮舉秩大祀蘇氏曰言此已行之事之辭即荅公所謂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也事皆賴公之功而成也○愚謂此蓋王述公之功德以慰藉之也

惟公德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迓衡不迷文武勤教予沖子夙夜毖

祀 旁無方所也因上下四方爲言穆穆和敬也迓迎也言周公之德昭著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以迎治平不迷失文武所勤之教於天下公之德教加於時者如此予沖子夫何爲哉惟早夜以謹祭祀而已蓋成王知周公有退休之志故示其所以留之之意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不曰已太平方且和敬以迓之而已治猶未治也使以爲既平則無疊疊方進之意蓋而不可久矣○唐孔氏曰衛獻公言政由寧氏祭則寡人意亦略似言祭則我小子迓太平明敎化皆委重於公也○愚謂此王推美歸重於公猶欲其益因德業之盛而加自強不息之誠我小子但主祀而已此已示留公之意矣

王曰公功棐迪篤罔不若時 言周公之功所以輔我啓我者厚矣當常如是未可以言去也

王曰公予小子其退即辟于周命公後 此下成王留周公治洛也成王言我退即居於周命公留後治洛蓋洛邑之作周公本欲成王遷都以宅天下之中而成王之意則未欲捨鎬京而竇祖宗之舊故於洛邑舉祀發政之後即欲歸居於周而留周公治洛謂之後者先成王之歸猶後世留守留後之義先儒謂封伯禽以爲魯後者非是攷之費誓東郊不閉乃在周公東征之時則伯禽就國蓋已久矣下文惟告周公其後其字之義益可見其爲周公不爲伯禽也

纂疏 上文王曰兩段周公無荅辭疑有闕文成王言我當歸即政於宗周而命公留於洛猶唐節度留後之義也○史丞相說書亦有好處如命公後舊說云命伯禽爲周公後史云成王既歸命周公在後看公定予往已一言便見得周公在後之意○眞氏曰按史記魯世家伯禽即位之後管蔡等反淮夷徐戎亦並興於是伯禽帥師伐之於肸遂平徐戎據此則蔡說當矣○愚謂成王自

言其退即辟於周味退之一辭則王時進在洛邑可知是時已行祀發政將還鎬京據身在洛邑言故以還歸宗周爲退退固王之謙詞亦述往返語勢之當然耳先儒於此皆忽之故不敢四方迪亂未定于宗禮亦未克貳言此章爲王至洛後之辭也

敉公功 宗禮即功宗之禮也亂治也四方開治公之功也未定功宗之禮故未能敉公功也敉功者安定其功之謂即下文命寧者也

纂疏 迪順也四方雖已順治猶未定于尊公之禮未有以撫安公之功

迪將其後監我士師工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

誕保文武受民亂爲四輔 將大也周公居洛啓大其後使我士師工有所監視大保文武所受於天之民

纂疏 周公在後監而治爲宗周之四輔也漢三輔蓋本諸此今按先言啓大其後而繼以亂爲四輔則命周公留後於洛明矣 我百官士也師也工也四輔猶四鄰○愚謂王制曰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左輔右弼前疑後丞也引王制之四輔解此四輔亦與朱子四鄰之說合王以治爲四輔之大臣望公卜文公以治爲四方之新君望王君臣交相期望意相照應

王曰公定予往已公功肅將祗歡公無困哉我惟無斁其康事公勿替刑四方其世享 定爾雅曰止也成王欲周公止洛而自歸往宗周言周公之功人皆肅而將之欽而悅之宜鎮撫洛邑以慰懌人心毋求去以困我也我惟無厭其德也吳氏曰前漢書兩引公無困哉皆以哉作我當以我爲正

纂疏 公決而

言也公定居洛予往歸周已公無困哉言公無以事自困猶漢所謂閎勞官職之事也○張氏曰公之功如此猶肅敬以自將謂不驕矜人皆敬之○眞氏曰公功如此而猶以肅自將以敬自業可見公之盛德○王氏炎無替其所以示儀刑於我者○愚按此章之上必有公荅王之辭蓋不許王後之請也所以王言公止我往歸周矣公無困我是以不許留爲困之其辭勿替刑以下其望遠又上章言予沖子夙夜慈祀成王全倚重於公而已僅祭宜公未許留至此曰我惟無倦於康安之事是王能安天下自任而不全倚於公宜公下章慨然許留也

周公拜手稽曰王命予來承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弘朕恭 此下周公許成王留等事也來者來洛邑也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及光烈考武王者荅誕保文武受民之言也責難於君謂之弘大也朕恭我事君之恭

纂疏 陳氏曰弘大只難之義也

孺子來相宅其大惇典殷民亂爲四方新辟作周恭先曰其自時中乂萬邦休惟王有成績 典典章也殷民殷之賢者也言當大厚其典章及殷之獻民蓋文獻者爲治之大要也亂治也言公又言其自是宅中圖治萬邦咸底休美則王其有成績矣此周公以治洛致望之王也

纂疏 愚按孺子來相宅乃公述王之此行也作周恭先爲周家恭敬之王之先以恭而率先夫後之爲王者也曰者公期望於王於新邑致治爲四方新主也作周恭先者人君恭以接下以恭而倡後王

之辭其自時中又即將然之辭也予旦以多子越御事篤前人成烈荅其作周孚先考朕昭子刑乃單文祖德多子者衆卿大夫也唐孔氏曰子者德之稱大夫皆稱子師衆也周公言我以衆卿大夫及治事之臣篤厚文武功以荅天下之衆也孚信也作周孚先者人臣信以事上以信而倡後人也成也昭子猶所謂明辟也親之故曰子刑儀刑也單殫也言成我明子儀刑殫盡文王之德蓋周公與羣臣篤前人成烈者所以成成王之刑乃殫文祖之德也此周公以治蔡疏呂氏曰考察我告子之言乃盡本於文祖之德蓋文德之精微皆在此自加考察可也○愚謂作周先為周家孚信之臣之先以信而率先夫後之為臣者也亂為四方新辟當前亂為四輔對觀作周孚先當與前作周恭先對觀蓋公與王交相期望各盡其任之辭考朕昭子刑即荅前公勿替刑之言此云昭示子之儀刑則替刑其為勿替示王以儀刑明矣○陳氏大猷曰此處上下疑有缺文

厥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拜手稽首句絕

享此謹厥殷民而命寧周公也秬黑黍也一稃二米和氣所生鬯鬱金香草也卣中尊也明潔禋敬也以事神之禮事公也蘇氏曰以黑黍酒合以鬱鬯所以祼也宗廟之禮莫盛於祼王使人來戒敎庶殷且以秬鬯享者何也事周公如事神明也古者有大賓客以享享有體薦豈非敬之至者則其禮如祭也歟蔡疏愚謂自此至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

乃王歸鎬後使人來勞周公公因祭文武而全載其祝辭也寧如歸寧父母之寧曰明禋拜手稽首休享者述王命使之辭曰此明潔以禋祀之酒今拜稽而致休美以享公焉敬之至者其禮如祭傳曰享有體薦一証也記曰君子敬則祭又一証也碎分不貫必通全章說之不敢越宿如不宿肉君言不宿於舘氏謂與三宿之宿同宿乃進齊也惠篤敎至朕子懷德此祝辭全文不必為二節祝辭之意云頤惠順篤厚而有次敘身其康彊無有遇自己之疾予邵逢吉萬年厥飽文武之德焉此公自致禱祝之辭也殷人亦引長壽考王使人乃皆承順其敎條次序將萬年永觀法朕子而懷其德焉朕子指成王曰尊之曰朕之親之此公為王禱祝之辭也雖曰祝辭然禱祝之有規勉之意末二句歸重於王然非徒徼福於先王而已也

予不敢則禋于文王武王宿與顧命三宿之宿同禋祭名周公不敢受此禮而祭於文武也

惠篤敘無有遘自疾萬年厥于乃德殷乃引考此祭之祝辭周公為成王禱也惠順篤敘文武之道身其康強無有遇自罹疾害者子孫萬年厥飽乃德殷人亦永壽考也蔡疏陳氏大猷曰惠順文之道篤王乎殷乃承敘萬年其永觀朕子懷德承聽受行之

第也王使殷人承敘萬年其永觀法我孺子而懷其德也蓋周公雖許成各然且謂王乎殷者若曰遷洛之民我固任之至於使其承敘萬年則實王也亦責難之意與召誥供王能祈天命語脉相類蔡疏張氏曰觀此書周公不敢當成王秬鬯之禮則天子之禮樂公其敢當而

宁所以春秋於魯之郊禘皆貶
階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失可見也

戊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

騂牛一武王騂牛一王命作冊逸祝冊惟告周公

後王賓殺禋咸格王入太室祼 此下史官記祭祀冊誥等事以附篇末也戊辰十二

戊辰日也是日成王在洛舉烝祭之禮曰歲云者歲舉之祭也周尚赤故
辭宗廟禮太牢此用特牛者命周公留後於洛故舉盛禮也逸史佚也作冊
冊書也逸祝冊者史逸為祝冊以告神也惟告周公其後者祝冊所載更不
惟告周公留守其後之意重其事也王賓猶虞賓杞宋之屬助祭諸侯也
其以王殺牲禋祭祖廟故成至也太室清廟中至也祼灌也以圭瓚酌秬鬯灌地以降神也

在十有二月 逸告者史逸誥周公治洛留後也在 王命周公後作冊逸

十有二月者明戊辰為十二月日也 惟周公誕

文武受命惟七年 吳氏曰周公自留洛之後凡七年而薨也成王
之留公也言誕保文武受民公之復成王也亦
保乃文祖受命民越乃光烈考武王故史臣於其終計 蔡疏 張氏曰
曰惟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蓋終始公之辭云 公輔成
保文武所受命至此為七年矣○愚謂此三節史臣記王在洛以留公治
事祭告文武及命公也戊辰先儒謂七年十二月晦日唐孔氏推之謂是
月丙午朏閏九月辛未朔小則十二月三十日戊辰晦周十二月建亥之
其言良是上言逸祝冊告文武之冊也下言作冊逸誥告命周公之冊也

重其事故既廟祭而冊命周公也前言戊辰而結以
在十有二月明戊辰為十二月之戊辰言十二月而繼以惟周公誕保文武受
命惟七年明十二月為此七年之十二月也此乃古史記載倒文法也此章次
第當在成王至洛舉大祀行大政之後與公別而歸鎬之前今以尾王歸鎬後
遣使寧公之下次序倒矣其錯簡顛倒邪抑史追書之也不可考矣惟七年有
二說蔡本葉吳今從張氏者按記云七年致政於成王王肅於金縢末云武王
年九十三冬十一月崩其明年稱元年周公攝政遭流言東征三年而歸制禮
作樂出入四年六年而成　七年營洛邑歸政成王武王崩時成王年已十三至
是年二十王肅此說與記合七年始終班班可考葉吳留洛七年而後公蒙之
說未見所據何苦捨有據之說而從此乎古無年號只得表之曰周公誕保文
武受命之七年亦如左氏所謂會於沙隨之歲溴梁之明年之類耳兼之康誥
脫簡之惟三月哉生魄蔡傳既曰周公攝政七年之三月矣此云惟七年乃曰
留洛之後七年而薨豈應攝政至是恰第七年留後至薨又恰七年
邪由此言之則知蔡傳二說自相牴牾康誥得之而洛誥失之也

多士

商民遷洛者 呼多士而告之

有○吳氏曰方遷商民之初也曰今朕作大邑於茲洛予惟四方罔攸寧
方之遠鑒三監之叛於是始作洛邑欲徙周而居之其曰昔朕來
自奄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移爾遐逖比事臣我宗
遷者述遷民之初也曰予惟四方罔攸寧臣我多遜者言遷民而後作洛也故洛誥
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亦有有位之士故周公洛邑初政以王命總
篇終始皆無欲遷商民之意惟周公既諾成王留治於洛之後

曰仟來裘殷又曰王仟殷乃承敘當時商民已遷於洛故其言
此愚謂武王已有都洛之志故周公黜殷之後以殷民反覆難
即遷於洛至是建成周造廛舍定疆場乃告命與之更始焉爾
多士之所以作也由是而推則召誥攻位之庶殷其已遷洛之日
歟不然則受都今衛州也洛邑今西京也相去四百餘里召公安
得捨近之友民而役遠之讎民哉書序以為成周既成遷殷頑
者謬矣吾固以為非孔子所作也 纂疏 張氏曰周之頑民乃商之忠臣也○王
氏曰篇名多士序乃以為頑民周公未
始以殷民為頑成王命君陳始有無忿疾于頑之語夫殷民不附
周謂之頑可也不忘殷謂之頑可乎故頑之一字康誥酒誥多士
多方等書未嘗出諸口也○愚謂諸家過信小
序所以昔朕來自奄等全解不通蔡說當矣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 此多士之本序也三月成王祀洛次年之

三月也周公至洛久矣此言初者成王既不果遷留公治洛至是公始行治洛之事故謂之初也曰商王士者貴之也 纂疏 孔氏曰周公致政明年三月也○王氏曰殷士遷成周從舊長治殷民故先告之殷卜從殷民皆從矣○愚謂蔡氏從孔氏以此三月皆以書之篇次意之耳按召誥洛誥及脫簡在康誥之日月周公正以七年三月至洛此之三月即彼之二月也得卜經營之時便告商士此專為告商士而作故史自錄為一書而次之洛誥之後七年無兩七年三月亦無兩三月也○陳氏傅良曰此一篇皆稱王若曰則是相宅年之三月作之此不待辨而知也 王若曰

爾殷遺多士弗弔旻天大降喪于殷我有周佑命將天明威致王罰勅殷命終于帝 弗弔未詳意其為歎憫之辭當時方言爾也旻天秋天也王肅殺而言歎憫言旻天大降災害而喪殷我周受眷佑之命奉將天之明威致王罰之公勅正殷命而革之以終上帝之事蓋推格命之公以開諭之也 纂疏 王氏曰終如受終于文祖之終○愚謂弗弔與大誥同皆言殷弗為天所弔恤耳 肆爾多士非我小國敢弋殷命惟天不畀允罔固亂弼我我其敢求位

肆與康誥肆汝小子封同弋取也弋取之謂以勢而言我小國亦豈敢弋取殷命蓋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固其治而亂者天之道也惟天不與殷信其不固殷之亂故輔我周之治而天位自有所不容辭者我豈敢有求位之心哉 纂疏 蘇氏曰固如推亡固存之固○林氏曰告以天命之公使知殷失天命而亡則誰能與之周得天命而興則誰能廢之 我下民秉為惟天明畏 秉持也言天命之所不與即民心之所棄覆天民相因之理以見天之果不外乎民民之果不外乎天也詩言秉彝此言秉為者彝以理言為以用言也 纂疏 孔氏曰惟天為民心之所棄為即天威之所明畏者也○愚按蔡本呂說今述孔註謂天自於民民秉心為我皆是天明可畏之效○愚謂天下民秉心為周觀之豈非天明畏之驗哉既曰所歸即天命所在以天不畀殷民秉心為周觀之與紂惟我下

二十四十八

天不畀又曰惟帝不畀既曰將天明威又曰惟天明畏反覆以天命之去留曉殷士而潛消其覬覦猜疑之私耳

我聞曰上帝引逸有夏不適逸則惟帝降格嚮于時夏弗克庸帝

大淫泆有辭惟時天罔念聞厥惟廢元命降致罰引道

逸安也降格與呂刑降格同呂氏曰上帝引逸者非有形聲之接也人心得安則謂之逸而不能已斯則上帝引之也是理坦然亦何間於桀第桀喪其自不適於安耳帝實引之桀實違之帝猶未遽絕也乃降格災異以示意嚮桀猶不知警懼不能敬用帝命乃大肆淫佚雖有矯誣之辭而天罔念聞之仲虺所謂帝用不臧是也廢其大命降致其罰而夏祚終矣

篡疏　陳氏大猷曰天心於君常欲導之於安也桀乃不適於逸自趨於危○呂氏曰天人之際惟極乃通治極而通格于皇天是也亂極亦通惟帝降格是也桀惡升聞故帝降格譴告災異以警戒之即降格之謂也自絕子曰天心仁愛人君必出災異以譴告之人之元氣有則生無則死者也

乃命爾先祖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

甸治也伊尹稱湯旁求俊彥孟子稱湯立賢無方蓋明揚俊民分布遠邇甸治區畫成湯立政之大經也周公反覆以夏商為言者蓋夏之亡即殷之亡湯之興即文武之興也商民觀是亦可以自反矣

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明德者所以脩其身恤祀者所以敬乎神也

亦惟天丕建

又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澤亦惟天大殷殷之先王亦皆操存此心無失帝之則無不配天以澤民也建立保治

篡疏　薛氏曰天澤無所不浹王者澤天下無此疆爾界配天其澤也○愚謂罔不畀不明厥德相對恤祀與罔失帝配天澤皆自克明德而能然商先王以明德而得天命也如此

在今後嗣王誕罔顯于天矧曰其有聽念于先王勤家誕淫厥罔顧于天顯民祇後嗣王紂也紂大不明於天道況曰能聽念商先王之勤勞於邦家者乎大肆淫泆無復顧念天之顯道民之敬畏者也

惟時上帝不保降若茲大喪

大喪者國亡而身戮也

惟天不畀不明厥德商先王以明德而天丕建則商後王不明德而天不畀矣

四方小大邦喪罔非有辭于罰凡四方小大邦國喪亡其致罰皆有可言者況商罪貫盈而周奉辭以伐之者乎

篡疏　呂氏曰天也祖也民也人君所共畏也紂不聽念先王罔顧明德而失天命也如此

帝亨　嘉善也大善承天之所為也武成言紂承上帝以虐亂略異也

王若曰爾殷多士今惟我周王丕靈承

帝有命曰割殷則不得不戡定厥命故除告其勑正之事于
帝也武成告告于皇天后土亦有大正于商者是也 惟我事不貳適
惟爾王家我適 上帝臨汝毋貳爾心惟我事不貳適之謂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惟爾王家我適之謂言割殷之事非有私心一
於從帝而無貳適則爾殷王家自不容不我適矣周不貳於帝殷其能貳於周
乎蓋示以確然不可動搖之意而潛消頑民反側之情爾然聖賢事不貳適日
用飲食莫不皆然蓋所以事
天也豈特割殷之事而已哉 予其曰惟爾洪無度我不爾動
自乃邑 三監倡亂予其曰乃汝大為非法非我爾
動變自爾邑猶伊訓所謂造攻自鳴條也 予亦念天即于
殷大戾肆不正 予亦念天就殷邦屢降大戾糾既死
肆赦之而
盡繩正之 王曰猷告爾多士予惟時其遷居西爾非我一
人奉德不康寧時惟天命無違朕不敢有後無我怨
是也指上文殷大戾而言謂惟是之故所以遷居西爾非我一人樂如是之遷
徙震動也是惟天命如此汝毋違越我不敢有後命謂有他日罰爾無我怨也
惟爾知惟殷先人有冊有典殷革夏命 即其舊聞以開諭
冊書典籍載殷改夏命之事
之也殷之先世有
正如是耳爾何獨疑於今乎 今爾其曰夏迪簡在王庭有服

在百僚予一人惟聽用德肆予敢求爾于天邑商予
惟率肆矜爾非予罪時惟天命 周公既舉商革夏事以諭頑
謂商革夏命之初凡夏之士皆啓迪簡拔在商王之庭有服列於百僚之間今
周於商士未聞有所簡拔也周公舉其言以大義折之言爾頑民雖有是言然
予一人所聽用者惟以德而已故予敢求爾于天邑商而遷之于洛者以冀率
德改行焉予惟循商故事矜恤于爾而已其不爾用者非我之罪也是惟天命
如此蓋章德者天之命今 纂疏 唐孔氏曰從殷適洛南行而西向故為西
頑民滅德而欲求用得乎 奉德猶秉德○林氏曰朕不敢有後時而
稽留謂急於順天命也○陳氏大猷曰迪簡王庭職之大者有服百僚職之小
者聽察有德者而用之○陳氏經曰聽用德者爾有德我何敢不用爾無德我
敢苟用商士所言皆私情王所言皆天理不擇賢否而用非天理矣○呂氏
祖謙故我敢以德而求爾於天邑商爾其修德以應我之求不可援前比而必我
之爵也商爾謂之天邑者蓋言其地舊為天子之都理當富于賢德敢
不亦敬賢之意重其事而敬其辭裁之者固甚正待之者亦甚厚矣 王曰多
士昔朕來自奄予大降爾四國民命我乃明致天罰
予爾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遜 降猶今法降等云者言昔我來自
商奄之時汝四國之民罪皆應死
遜之矣其罰蓋亦甚輕其恩固已甚厚今猶有所怨望乎詳此章則商民之遷

陷巳大〔纂疏〕陳氏大猷曰奄東方國與淮夷三監同助武庚以叛周公東征一舉而誅四國獨言來自奄者伐奄在後誅奄即來也四國殷管蔡也以親我事我臣我宗法我周濟濟多遜之風○林氏曰自洛而視殷之故則殷爲遠故以遷之於洛爲移爾遐逖○眞氏曰蔡說文勢順但遷洛恐不可言遐逖愚謂武王自鎬伐商言逖矣西土之人則自商遷洛豈不可言以爾遐逖否則以遐逖指朝歌謂移爾自於遐逖亦可也

王曰告爾殷多士今予惟不爾殺予惟時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茲洛予惟四方罔攸賓亦惟爾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遜以自奄之命爲初命則此命爲申命也言我惟不忍爾殺故申明此命且我所以營洛者以四方諸侯無所賓禮之地亦惟爾等服事奔走臣我多遜而無所處故也詳此章則遷民在營洛之先矣吳氏曰來自奄稱昔者遠日之辭也作大邑稱今者近日之辭也移爾遐逖此事臣我多遜者期之之辭也攸服奔走臣我多遜者果之之辭也以此又知遷民在前而作洛在後也

爾乃尚有爾土爾尚寧幹止幹事止居也爾乃庶幾有爾田業庶幾安爾所事安爾所居也詳此章所言皆仍舊有土田居止之辭信商民遷舊矣孔氏不得其說而以得反生釋之於文義似矣而事則非也

爾克敬天惟畀矜爾爾不敬爾不啻不有爾土予亦致天之罰于爾躬敬則言動無不循理天之所福吉祥所集也不敬則言動莫不違悖天之所禍刑戮所加也豈特竄徙不有爾土而已哉身亦有所不能保矣

今爾惟時宅爾邑繼爾居爾厥有幹有年于茲洛爾小子乃興從爾遷邑四井爲邑之邑繼者承續安居之謂有營爲有壽考皆于茲洛焉爾之子孫乃興自爾遷始也夫自亡國之末裔爲起家之始祖頑民雖愚亦知所擇矣〔纂疏〕馬氏曰幹□□□□

王曰又曰時予乃或言爾攸居王曰之下當有闕文以多方篇末王曰又曰推之可見時我或有所言皆以爾之所居止爲念也申結上文爾居之意〔纂疏〕王氏炎曰王曰下有脫簡又曰下有脫文

無逸

逸者人君之大戒自古有國家者未有不以勤而興以逸而廢也益戒舜曰罔遊于逸罔淫于樂舜大聖也益猶以是戒之則時君世主其可忽哉成王初政周公懼其知逸而不知無逸也故作是書以訓之言則古昔必稱商王者時之近也必稱先王者王之親也舉三宗者繼世之君也詳文祖者耳目之所逮也上自天命精微下自畝畝艱難閭里怨詛無不具載豈成王之所當知哉實天下萬世人主之龜鑑也是篇凡七更端周公皆以嗚呼發之深嗟永歎其意深遠矣亦訓體也今文古文皆有

〔纂疏〕張氏曰周召之於成王所陳在敬所戒在逸蓋敬則不逸逸則不敬敬逸之分而享年之壽夭享國之延促判焉召

公以敬陳於前周公以無逸戒於後此周召所以爲周召○陳氏大猷曰逸者萬惡之根無逸者萬善之本無逸一書所以爲百代元龜○呂氏曰逸者禍亂之源三年東征以定外亂治其末流耳無逸者治源之書也蓋作于作洛之後成王即政之初

周公曰嗚呼君子所其無逸

所猶處所也君子以無逸爲所動靜食息無不在是焉作輟則非所謂所矣

纂疏

東萊解所爲居字先生曰若說不行而必強立一說雖若可觀只恐道理不如此○孔氏曰君子之道所在其在無逸豫○呂氏曰凡人作勤作怠亦有無逸之時然能暫而不能居非所其無逸者也惟君子以無逸爲所如魚之于水鳥之于林有不可得而離者焉○陳氏大猷曰所若北辰居其所之所居而不移動也○李氏杞曰所安也如止其所安於無逸也○愚按所其無逸與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朱子皆不以處所安居之意釋之懼其巧也然呂說儘可喜外此則孔註之說林氏亦本之此外則無說矣呂說朱子非之蔡氏仍本之真氏乙記全不取呂蔡說太學衍義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則知小人之依

則又全采呂說云

纂疏

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者以勤居逸也依者指稼穡而言小民所恃以爲生者也農之依田猶魚之依水木之依土魚無水則死木無土則枯民非稼穡則無以生也故舜自耕稼以至爲帝禹稷躬稼以有天下文武之基起于后稷四民之事莫勞于稼穡生民之功莫盛于稼穡周公發無逸之訓而首及乎此有以哉

纂疏

林氏曰惟以稼穡艱難爲念而不留意於逸乃所以能逸蓋好逸者未必逸無逸者乃能逸也○呂氏曰此非始於憂勤終於逸樂之論也蓋言先備嘗稼穡之艱難而處於安逸則深知小人之所依未知稼穡之艱難而遽處安逸與一宮室起一臺榭之類生於深宮遽處人上公深爲之懼故以此言警之若以始難終逸釋之是乾健之體有時而息矣後世漸不克終之患未必非此論啓之○陳氏經曰乃逸非先艱難而後逸樂也張氏栻曰周自后稷以農事開國歷世相傳相與咨嗟敬息服習乎艱難而詠歌其勞苦此實王業之根本也周公告成王詩有七月皆言農桑之候書有無逸欲其知稼穡小人之依憂深思遠端在於此治常生於敬畏而亂常起於驕逸使爲國者每念稼穡之艱難而心不存焉者寡矣此心常存則驕逸何自而生豈非治所由興歟○陳氏大猷曰所其無逸知小人之依此一篇之綱領後章三宗文王及怨詈等皆反覆推明此意○愚按先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以爲先艱難而後可謀安逸固非矣以爲艱難乃所以爲安逸亦未也蓋君逸於上君本逸也惟以勤居逸而能無逸呂氏此論超出諸家下又厥子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以勤居逸則君雖逸而能無逸乃諺既誕文勢似若六字一句蔡氏提出謂此爲小人逸爲逸與上文之乃逸以勤居逸者爲對提得精神如兩眼然雖六字仍作一句讀亦不妨如此說云

相小人厥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誕

其父母勤勞稼穡其子乃生於奢養不知稼穡之艱難乃縱逸自恣乃習俚巷鄙語既又誕妄無所不至不然則又詆侮其父母曰古老之人無聞無知徒自勞

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于小大無時或怨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 高宗武丁也未即位之時其父小乙使久居民間與小民出入同事故于小民稼穡艱難備嘗皆知之也維和也發言和順當于理也嘉美靖安也嘉靖者禮樂敎化蔚然于安居樂業之中也漢文帝與民休息謂之靖則可謂之嘉則不可小大無時或怨者萬民咸和也乃雍者和之發于身嘉靖者和之達于政無怨者和之著于民也餘見說命高宗無逸之實如此故亦有享國永年之效也不是意也篇末二章論違怨詛祝怨詈實申此意而盡發之 纂疏 呂氏曰小大無怨民氣大和導迎和氣

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之享國三十有三年 史記高宗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祖甲以為不義逃于民間故云不義惟王○按漢孔氏以祖甲為太甲蓋以國語稱帝甲亂之七世而殞孔氏見此章記載意為帝甲必非周公所稱者又以不義惟王與太甲放乃不義文似遂以此稱祖甲者為太甲然詳此章舊為小人作其即位與上章爰暨小人作其

苦而不知所以自逸也昔劉裕舍農畝而取江左一再傳後子孫見其服用反笑曰田舍翁得此亦過矣此正所謂昔之人無聞知也使成王非周公之訓安知其不以公劉后稷為田舍翁乎 纂疏 蘇氏曰農夫之子生而飽煖且不知艱難況於王乎

室為王燭殿牀頭有土障壁上掛葛燈籠麻繩拂衷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昔在殷王中宗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肆中宗之享國七十有五年 中宗太戊也嚴則莊重恭則謙抑寅則欽肅畏則戒懼天命即天理也中宗嚴恭寅畏以天理而自檢律其身至於治民之際亦祗敬恐懼而不敢怠荒安寧中宗無逸之實如此故能有享國永年之效也按書序太戊有原命成乂等篇意述 纂疏 孔氏曰以敬畏之故得壽考之福下文言逸樂之損壽○呂氏曰上既論無逸之君以示之法此中宗無逸之實嚴恭寅畏其當時敬天治民之事今無所攷矣 纂疏 合而言之敬也因桑穀而修省亦其畏天命之一端天人一理既畏天命必不敢輕下民祗懼不敢荒寧皆敬也惟敬故壽也主靜則悠遠博厚自強則堅實精明操存則血氣循軌而不亂收斂則精神內固而不浮凡此皆敬之方壽之理也自此至文王其壽莫非此理○陳氏經曰以天命之理自為法度凡身所躬行合於法度者無非天命之流行○李氏杞曰無逸必寡慾寡慾而不壽者鮮矣逸樂必多慾多慾而能全生者亦鮮矣既以無慾致壽為勸又以逸樂損壽為戒使前有所慕則知無逸之可法後有所警則知逸樂之不可縱 其

即位文勢正類所謂小人者皆指微賤而言非謂儉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見太甲復政思庸之意又按邵子經世書高宗五十九年祖庚七年祖甲三十三年世次歷年皆與書合亦不以太甲爲祖甲況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帝以太以小以沃以陽以祖別之不應二人俱稱祖甲國語傳訛承謬旁記曲說不足盡信要以周公之言爲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固其先後次第而枚舉之辭也則祖甲之爲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纂疏 眞氏曰祖甲或以爲太甲或以爲帝甲攷之經世書二君享國皆三十三年曰不義曰小人其爲太甲明矣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爲言小人其爲帝甲明矣蘇氏謂以享國多寡爲言吾湯繼世之君與戊王同也○陳氏經中宗近生知高宗學知祖甲困知者也○愚謂太甲帝甲皆有證據而太甲較分明經世書虞三及宇皆不足援以辨太甲爲商賢君帝甲淫亂失道商本紀言之國語又云云難必專主一說姑二說並

曰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自時厥後亦罔或克壽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

過樂謂之耽言自三宗之後即君位者生則逸豫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伐性喪生故自三宗之後亦無能壽考遠者不過十年七八年近者五六年三四年爾耽樂愈甚則享年愈促也凡人莫不欲壽而惡夭此篇專以享年永不永爲言所以開其所欲而禁其所當戒也

纂疏 陳氏經曰逸樂人所好然所好有甚于逸樂者苟以艱難而得壽奚爲而不艱難之言奢常情之好惡而示以所甚好甚惡也○蘇氏曰人莫不好逸豫而所甚好者生也以其所甚好禁其所好庶幾其信然猶有不信者以逸豫未必害生也漢武唐玄豈無欲者而壽如此夫多欲不享國者皆是也二君千一而已豈可以藉口哉○呂氏曰憂勤必壽逸豫必夭此周公格言大訓非特以戒成王實萬世人主之龜鑑也蓋人之一心苟能操存則精神思慮日由乎天理之中其壽固可必孔子所謂仁者壽詩所謂樂只君子萬壽無期亦即其理推之耳後世之君憚憂勤而恣逸樂伐性傷生靡所不至乃慕神仙之術以求長年愚之甚耳

周公曰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

商人異世也故又即我周先王告之言太王王季能自謙抑謹畏者蓋將論文王之無逸故先述其源流之深長也大抵抑畏者無逸之本縱肆怠荒皆矜誇無忌憚者之爲故下文言文王曰柔曰恭曰不敢皆原太王王季抑畏之心發之也如制念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纂疏 陳氏大猷曰克自者眞能自用其力而人不與也抑者所以下之也如制念欲去奢侈皆是也畏敬畏也人所以肆行無畏不能自抑故也抑其私欲則必畏天命畏祖宗畏小民矣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

卑服酒禹所謂惡衣服也康功安民之功田功養民之功言文王于衣服之奉所性不存而專意于安養斯民也卑服蓋舉一端而言宮室飲食自奉之薄皆可類推

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

徽懿皆美也昃日昳也柔謂之徽則非柔懦之柔恭通志堂

謂□□懿則非足恭之恭文王有柔恭之德而極其徽懿之盛和易近民于小民則懷保之于鰥寡則惠鮮之惠鮮云者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予賙給之使之有生意也自朝至于日之中自中至于日之昃一食之頃有不遑暇欲咸和萬民使無一不得其所也文王心在乎民自不知其勤勞如此豈秦始皇衡石程書隋文帝衛士傳餐代有司之任者之爲哉立政言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則文王又若無所事事者不讀無逸則無以知文王之勤不讀立政則無以知文王之逸合二書觀之則文王之所從事可知矣

文王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遊田國有常制文王不敢盤遊無度上不濫費下無過取而能以庶邦惟政之供于常貢正數之外無橫斂也言庶邦則民知文王爲西伯所統庶邦皆有常供春秋貢於霸主者班班可見至唐猶有使之制則諸侯之貢方伯舊矣受命言爲諸侯也中身者漢孔氏曰文王九十七而終即位時年四十七言中身舉全數也上文崇素儉恤孤獨勤政事戒佚皆文王無逸之實其享國有歷年之永【纂疏】問徽柔懿恭是一字是二字曰二字柔者須徽恭者須懿柔而不徽則姑息徽而不懿則非由中出柔易于暗弱徽有發揚之意恭形于外懿則有蘊藏之意○孔氏曰就田功知稼穡之艱難○陳氏大猷曰卑服非止惡衣服凡服用皆卑損○呂氏曰力不分于奉己故功全歸于恤民惠澤之使鮮鮮有生意盤遊田曰不敢翼翼之小心也此章言文王家法凡無逸之條目如崇儉素重農畝恤窮困勤政事戒遊田損橫斂大略皆備其稱文王之壽即前章之意以此爲防後世猶有爲文王憂勤損壽之說以啓人主之好逸如鄭玄者○愚按孔氏以即田功爲知

難甚好知稼穡艱難乃無逸之根本一篇之綱領也君皆由于此彼生則逸之君只爲不知稼穡艱難耳

周公曰嗚呼繼自今嗣王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則法也其指文王而言淫過也言自今日以往嗣王其法文王無過于觀逸遊田以萬民惟正賦之供上文言遊田而不言觀逸以大而包小也言庶邦而言萬民以遠而見近也

無皇曰今日耽樂乃非民攸訓非天攸若時人丕則有愆無若殷王受之迷亂酗于酒德哉無與毋通皇與遑通訓法若順則法也毋自寬假曰今日姑爲是耽樂也一日耽樂固若未害然下非民之所法上非天之所順時人大法其過逸之行猶商人化受而崇飲之類故繼之曰毋若商王受之沈迷酗酒德哉酗酒謂之德者德有凶有吉韓子所謂道與德爲虛位是也【纂疏】陳氏經曰兩惟正之供皆不以貢賦爲吾逸樂之用也觀逸遊田人君未嘗無時不可過其則耳一日暫樂若未害也而以爲不可者蓋此心不可以斯須忘斯須而忘是放其心自此以往不可收拾矣○呂氏曰雖戒成王實欲後嗣共聞此訓故言繼自今嗣王觀覽以舒其目安逸以休其身遊豫以省風俗田獵以習武備人君不能無不可過耳過則人欲肆而入于亂亡矣故欲其無淫過[illegible]絕之使無則迫蹙拘制矣觀逸遊田橫斂之源四者既省用有常經始耽樂日每自恕曰今日耽樂耳是心一流將一日二日駸駸終身不返矣苟不戒一息之耽樂必至于紂之徒無遑曰今日耽樂蓋原淫樂之始使之深絕其微無

殷王受盖要淫樂之終使知必至此極始終備矣○林氏曰隱公觀魚莊公觀社觀也唐敬宗日晏坐朝逸也周穆王所至有車轍馬迹遊也太康畋洛表田也皆淫于此者○眞氏曰前舉三宗後舉文王俾王知所法又舉紂俾王知所戒紂之惡無子有酗酒其最也人無智愚皆知憂勤必享國逸樂必戕生惟沈湎于酒心志昏亂則雖死亡在前亦不知畏故欲無逸則不可酗酒酗酒則不能無逸宜公專以此申戒也○孔氏曰以酒爲凶曰酗 **周公曰嗚呼我聞曰古之人猶胥訓告胥保惠胥教誨民無或胥譸張爲幻** 胥相訓誡惠順詩誰張誕也變名易實以眩觀者曰幻歎息言古人德業已盛其臣猶且相與誡告之相與保惠之相與教誨之保惠者保養而將順之非特誡告而已也教誨則有規正成就之意又非特保惠而已也惟其若是是以視聽思慮無所蔽塞好惡取予明而不悖故當時之民無或敢誕誕爲幻也 纂疏 呂氏曰訓告教誨皆見于言語保惠則調護於日用功用相表裏也○愚案訓誨忠言也詩張邪說則邪說難行 **此厥不聽人乃訓之乃變亂先王之正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否則厥口詛祝** 正刑正法也言成王於上文古人胥訓告保惠教誨之事而不聽信則人乃法則之君臣上下師師非度必變亂先王之正法無小無大莫不盡取而紛更之蓋先王之法甚便于民甚不便于縱侈之君如省刑罰以重民命民之所便也而君之殘酷者則必變亂之如薄賦斂以厚民生民之所便也而君之貪侈者則必變亂之厥心違怨者怨之蓄于中也厥口詛祝者怨之形于外也爲人上而使民心口交惡其國不危者未之有也此蓋治亂存亡之機故周公懇懇言之 纂疏 陳氏大猷

曰承上章無怨咸和之意遂及于違怨詛祝違怨者無怨之反也○唐孔氏曰請神加殃謂之詛以言告神謂之祝○眞氏曰兩至于小大當作一義上言至于小大無時或怨下云至于小大民否則厥心違怨蓋皆爲民而言 **周公曰嗚呼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文王茲四人迪哲** 迪蹈哲智也孟子以迪云者所謂弗去是也人主知小人之依而或忿戾之者是不能蹈其知故周公以迪哲稱之 厥或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則皇自敬德厥愆曰朕之若時不啻不敢含怒 詈罵言也其或有告之曰小人怨汝詈汝汝則安而受之曰是我之愆允若時者誠實若是非止隱忍不敢藏怒也蓋三宗文王主于小民之依心誠知之故不暇責小人之過言且因以察吾身之未至怨詈之語乃所樂聞是豈特止于隱忍含怒不發而已哉 纂疏 唐孔氏曰皇大也○朱氏方大曰聞謗而自資之以自反何止不敢含怒於心而已非發於中心之誠惟不敢含怒而已非以敬德則凡怨詈之來皆箴規之益吾方以反身脩德不但不含怒而已非允迪其哲能如是乎○陳氏大猷曰四君至明故如此凡聞謗而責人皆不明所致 **此厥不聽人**

乃或譸張為幻曰小人怨汝詈汝則信之則若時不永念厥辟不寬綽厥心亂罰無罪殺無辜怨有同是叢于厥身綽大叢聚也言成王于上文三宗文王迪哲之事不肯聽信則是不能永念其為君之道不能寬大其心以誕誕無實之言羅織疑似亂罰無罪殺戮無辜天下之人受禍不同而同于怨皆叢于人君之一身亦何便于此哉大抵無逸之書以知小人之依為一篇綱領而此章則申言既知小人之依則當蹈其知也三宗文王能蹈其知故其智次寬乎人之怨詈不足以芥蒂其心如天地之于萬物一于長育而已其悍疾憤戾夫豈私怒于其間哉天地以萬物為心人君以萬民為心故君人者要當以民之怨詈為己責不當以民之怨詈為己怒以為己責則民安而君亦安以《纂疏》林氏曰以譸張之說妄殺為己怒則民危而君亦危矣吁可不戒哉　如幽厲監謗秦立誹謗法故逸慝之言不入于耳暗君好聽逸佞故欺誑之類○范氏曰明君惟聽正直故逸慝之言日至于前君當脩德以弭怨不可刑殺以止怨刑殺止怨怨必愈甚大決所潰不可收拾矣○陳氏經曰以一人之身當天下之怨皆自幻言有以惑之使人主憂勤則心莊氣肅而一身和下無怨詛而天下和壽所以長也人主逸樂則心有所盡壞而一身失其和邪說進小人怨殺戮肆行而天下失其和此壽所以短也推言人主之壽下及小人怨詈之情可謂深切矣○夏氏曰始之怨詈猶有限也至此普天同怨怨叢于一身矣民氣如此欲享國長久得乎意蓋在上下外也○呂氏曰無逸始以逸豫為戒終以棄忠言惑邪說壞法度治誹謗結之惟無逸然後能去是病而所以保無逸亦不過戒是數者而已○愚謂本章承上章以論處怨詈之道召民和而使自無時或怨上也因怨言而自反次也以殺罰止怨而怨叢無文矣周公以怨詈等事寬廣君心而伸舒民氣其為邦本國脈計豈淺淺哉

周公曰嗚呼嗣王其監于兹

兹者指上文而言也無逸一篇七章章首皆先致其咨嗟詠歎之意然後及其所言之事至此章則于嗟歎之外更無他語惟以嗣王其監于兹結之所謂言有盡而意則無窮成王得無深警于此哉

君奭

召公告老而去周公留之史氏錄其告語為篇亦誥體也以周公首呼君奭因以君奭名篇篇中語多未詳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之作史記謂召公疑周公當國踐祚唐孔氏謂召公以爵位先後介意故周公作是篇以諭之陋哉斯言要皆為序文所誤獨蘇氏謂召公之意欲周公告老而歸為逝之然詳本篇旨意迹召公自以盛滿難居欲避權位退老厥邑周公反復告喻以留之嗣無復而詳味之其義固可見也《纂疏》召公不悅這意思曉不得若論事了儘未在看來是見成王已臨政便也小定了許多事周公自可了得所以求去○召公不悅只小序如此說裏面却無此意這只是召公要歸周公留他說朝廷不可無老臣這箇只大綱綽得箇意脉子便住不要逐箇字去討便無理會處這箇物事難理會又曰召公不悅蓋以為周公歸政之後不當復留而已亦老而當去故周公言我二人不可不留之意又歷道

古聖賢倚賴老成以固其國家之事周公不知其人如何其言聱牙難曉如周書中周公之言便難讀如君奭立政是也最好者無逸中間用字亦有講張爲幻之語至若周官蔡仲等篇却是官樣文字必出當時有司潤色之辭非純周公語也○呂氏曰召公以盛滿欲去周公反復留之後世權位相軋排使去者有之挽之留者鮮矣大臣之秉心公則深恐無助私則惟恐不專也又曰成功不可居洛邑成而周公告歸召公亦同此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周公惕然改矣召公猶守欲退之心也周公遂力留之及其既喻非特留于一時終相成王且相康王身任託孤之責而不辭惟不苟于隨所以篤于信也○陳氏經曰周召相王營洛功成二公皆欲去矣周公既爲王留召公去志未變二公同心一體周公既留召公安得獨退洛誥王留周公之書君奭周公留召公之書也○陳氏大猷曰或謂周公去朝居洛召公獨執政柄所以欲去今以洛誥君陳攷之周公故居洛以化殷民以無逸蔡仲等攷之周公未嘗不在朝以輔大業意其往來鎮洛之間也方是時洛邑雖成而殷民尚未乎四方雖定而天命人心尚未固宜周公諄諄于留召公歟

周公若曰君奭君者尊之之稱奭召公名也古人尚質相與語多名之弗弔天降喪于殷殷既墜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棐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終出于不祥不祥者休之反也天既下喪亡于殷殷既失天命我有周既受之矣我不敢知曰其基業長信于休美乎如天果輔我之誠邪我亦不敢知曰其終果出于不祥乎○案此篇周公留召公而作此其言天命吉凶雖曰我不敢知然其懷惻危懼之意天命吉凶之決實主于召公留不留如何也○呂氏曰自後世之私觀之殷之福周之福也述殷之亡亦曰弗弔聖賢公天下之心也人之于天或恃而不自修或懼而不自強也謂天必禍已也皆非也○愚謂此數句與召誥不敢知曰有歷年不其延語脈略同嗚呼君已曰時我我亦不敢寧于上帝命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惟人在我後嗣子孫大弗克恭上下遏佚前人光在家不知尤怨違背也周公歎息言召公已嘗曰是在我天之威于我民無尤怨違背之時也今乃忘前日之言翻然求去使在我後嗣子孫大不能敬天敬民驕慢肆侈遏絕佚墜文武光顯可得謂在家而不知乎蔡疏諸誥多是長句如弗永遠念天威越我民罔尤違只是一句越只是及罔尤違是總說上天與民之意漢藝文志註謂誥是曉諭民若不速曉則約束不行便是誥辭如此只是欲民易曉天命不易天難諶乃其

隆命弗克經歷嗣前人恭明德天命不易猶詩曰命不易哉命不易係天難諶信乃其隆失天命者以不能經歷繼嗣前人之恭德遏佚前人之光故不能嗣前人之恭明德也吳氏曰弗克恭故不能嗣前人之明德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迪惟前人光施于我沖子吳氏曰小子自謙之辭也非克有正亦自謙之辭也言在今我小子旦非能有所正也凡所開導惟以前人光大之德使益煜燿而付于沖于而已以前言後嗣子孫遏佚前人光而言也又曰天不可信我道惟寧王德延天不庸釋于文王受命又曰者以上文言天命不易天難諶此又申言天不可信故曰又曰天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不可信然在我之道惟以延長武王之德使天不容捨文王所受之命也

纂疏愚謂周公舉召公前日之言以質之謂君昔已嘗言是其責在我矣周公自述己意謂我亦不敢安于天命而不永遠念天威及我民之無怨尤違背也惟人上下疑有闕誤若果委之而去使我後嗣子孫無所輔助將大不能敬天敬民而至于遏佚前人之光顯此時吾等可諉以退老在家而不知乎天命不易保天難諶信恐其墜命者以嗣君涉歷未深弗能經歷而嗣前人恭明之德故也我非能有正我所落迪惟以前人光明之德施及于我沖子而已施去聲如詩所謂施于孫子此章大意謂今日天命人心未爲固成王經歷未爲深所當輔之以嗣前人之光延長世德庶固天命吾等當留而不當去也此箇句語多有難曉只得其大意可也

公曰君奭我聞在昔成湯既受命時則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時則有若保衡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在祖乙時則有若巫賢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時則有若者言當其時有如此人也保衡即伊尹也見說命太戊太甲之孫伊陟伊尹之子臣扈與湯時臣扈二人而同名者也巫氏咸名祖乙太戊之孫巫賢巫咸之子也武丁高宗也甘盤見說命○吕氏曰此章序商六臣之烈蓋勉召公以聖輔聖其治化與天無間伊陟臣扈之佐太戊以賢輔賢其治化克厭天心自其徧覆言之謂之天自其主宰言之謂之帝書或稱天或稱帝各隨所指非有重輕至此章對言之則聖賢之分而深淺見矣巫咸止言其乂王家者咸之爲治功在王室精微之蘊猶有愧於二臣也亡書有咸乂四篇其乂王家之實歟巫賢甘盤而無指言者意必又次于巫咸也○蘇氏曰殷有賢聖之君七此獨言五下文云殷禮陟配天豈配祖乙乎在武丁時不言傳說豈傳說不配食于配天之王乎其詳不得而聞矣纂疏陳氏曰湯初勝夏已有臣扈至太戊有三十年必二臣也詩有家父春秋又有同此名者○吕氏曰捨說言盤盤源也說委也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故殷禮陟配天多歷年所陟升遐也言六臣之功以保乂有殷故殷先王終以德配天而享國長久也纂疏葉氏曰祭禮上陟而配天猶言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乎上帝○

唐孔氏曰多歷年之久所天惟純佑命則商實百姓王人罔不秉德
明恤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惟茲惟德稱用乂厥辟
故一人有事于四方若卜筮罔不是孚佑助也實虛實之實國有人則實孟子言不信仁賢則國空虛是也稱舉也亦秉持之意事征伐會同之類承上章六臣輔君格天治致遂言天佑命有商純一而不雜故商國有人而實內之百官著姓與夫王臣之微者無不秉持其德明致其憂外之小臣與夫藩屏侯甸矧皆奔走服役推此之故惟德是舉用乂其君故君有事于四方如龜之卜如著之筮天下無不敬信之也　纂疏　孔氏曰天大佑助其王命使商家百姓豐實自湯至武丁其王人無不持德○呂氏曰明恤猶易之顯比顯然以至公撫恤在內則及甲賤之小臣在外則均藩屏之侯甸愚淺內外公平周徧愛一國如平王之君璧昵左右如幽王之私趣焉偏愛一國如平王之武子號非不恤之可謂之明恤乎用乂者規諫箴誨以治之也○愚按以格天格帝分聖賢昭受上帝天其申命亦有分乎率惟茲有陳六臣率皆循此有陳列也或曰陳久也陸如新陸王之陸殷禮陸方之王祀之以配天也實百姓民生富實也王人如言君人也此章序商六臣之烈以留召公六臣輔佐商業如此召公可不監之而求去乎
公曰君奭天壽平格保乂有殷有殷嗣天滅威今汝永念則有固命厥亂明我新造邦呂氏曰坦然無私之謂平格者通徹三極而無間者也天無私壽惟至平通格于天者則壽之伊尹而下六臣能盡平格之實故能保乂有殷多歷年所至于殷紂亦嗣天位乃驟惟滅亡之威天曾不私壽之也固命者不墜之天命也今召公勉爲周家久永之念則有天之固命其治效亦赫然明著于我新造之邦而身與國俱顯矣　纂疏　孔氏曰言天壽平至之君故安治有殷殷嗣子紂不能平至天滅亡之命其治理足以明我新成國矣
公曰君奭在昔上帝割申勸寧王之德其集大命于厥躬申重勸勉也在昔上帝降割于毖申勸武王之德而集大命于其身使有天下也　纂疏　夏氏曰天勸文王又勸武王故曰申勸如言天復命武王○眞氏曰文王羑里之難乃天降割以申勸其德也文王生知本不待勸天乃降割以勉之故曰申勸○愚案有殷嗣天滅威與割申勸皆不可通記編衣作周田觀文王之德記固訛矣書果是乎寧王孔註以爲文王蔡氏以爲武王此處必有訛缺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虢叔文王弟閎散泰南宮皆氏能修治變和我所有諸夏者亦惟有虢叔等五臣爲之輔也康誥言一二邦以修無逸言用咸和萬民即文王修和之實也
又曰無能往來茲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國人蔑無也夏氏曰周公前既言文王之興本此五

臣故又反前意而言曰若此五臣者不能爲文王往來奔走于此道寧迪其常教則文王亦無德降及于國人矣周公反復以明其意故以又曰更端發之亦

惟純佑秉德迪知天威乃惟時昭文王迪見冒聞于上帝惟時受有殷命哉言文王有此五臣者故亦如殷爲天純佑命百姓王人罔不秉德也上既反言文王若無此五臣爲迪彝教則亦無德下及國人故此又正言亦惟天乃純佑文王蓋以如是秉德之臣蹈履至到實知天威以是昭明文王啓迪其德使著見于上覆冒于下而升聞于上帝惟是之故遂能受有殷之天命也纂疏

四人尚迪有祿後暨武王誕將天威咸劉厥敵惟茲

愚謂此言以文王之聖猶不可無五臣之助也武王惟茲四人昭武王惟冒丕單稱德

號叔先死故曰四人庶幾迪有天祿也單盡也武王惟此四人庶幾迪有天祿其後暨武王盡殺其敵惟此四人能昭武王遂覆冒天下天下大盡稱武王之德謂其達聲教于四海也文王冒西土而已丕單稱德惟武王爲然于文王言命于武王言祿者文王但受天命至武王方富有天下也呂氏曰師尚父之事文武烈莫盛焉不與五臣之列蓋一時議論或詳或略隨意而言主于留召公而非欲爲人物評也纂疏

呂氏曰此四人尚蹈有祿位言故老猶存也○林氏曰死者稱不祿四人猶及武王之世故曰尚迪有祿○愚謂此言以武王之聖猶不可無四臣之助也上言殷先王猶有賴於六臣此二章言周文武猶有賴於五臣四臣召公可不鑒之而遽求去乎留之之意切矣

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予往暨汝奭其濟小子同未在位誕無我責收罔昷不及耆造德不降我則鴟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小子旦自謙之稱也浮水曰游周公言承文武之業懼不克濟若浮大川罔知津涯豈能獨濟哉予往與汝召公其共濟可也小子成王也成王幼沖雖已即位與未即位同誕大也大無我責上疑有闕文收罔昷不及未詳耆造德不降言召公去則耆老成人之德不下于民在郊之鳳將不復得聞其鳴矣況曰其有能格乎是時周方隆盛鳴鳳在郊泰阿鳴于高岡者乃詠其實故云爾也纂疏

孔氏曰我往與汝奭其共濟渡成王○愚謂大無專責于我召公苟收斂退藏不勉王所不及以耆成之德自居不降心以相從則治不克終我恐鳴鳳之祥不復聞矣況曰其有能如古人之格天格帝乎然此等句實難才難通惟挽留召公之意猶可認耳公曰嗚呼君肆其監于兹我受命無疆惟休亦大惟艱告君乃猷裕我不以後人迷肆大猷謀也兹指上文所言周公歎息欲召公大監視上文所陳也我文武受命固有無疆之美矣所萃震撼擊撞欲其鎮定平甘燥濕欲其調齊參錯綜結欲其解紓黯闇污濁欲其茹納自非曠度洪量與夫患失乾沒者未嘗無翩然捨去之意況召公親

遭大變破斧缺斯之時屈折調護心勞力瘁又非平時大臣之比顧以成王未親政不敢乞身爾一旦政柄有歸浩然去志固人情之所必至然思文武王業之艱難念成王守成之無助則召公義未可去也今乃汲汲然求去之不暇其追切已甚矣蓋謀所以寬裕之道圖功攸終展布四體爲久大規模使君德開明未可捨去而聽纂疏呂氏曰我終不獨善而使後人迷惑周公自言所以後人之迷惑也纂疏不去者以勉召公也○愚謂不以後人迷如以其君霸以其君顓之以留而明保啓迪成王是不以後人迷去而聽其迷惑是以後人迷也

命汝作汝民極曰汝明勗偶王在亶乘茲大命惟文王德丕承無疆之恤偶配也蘇氏曰周公與召公同受武王顧命輔成王故周公言前人敷乃心腹以命汝召公使成王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勩也在于初信如亶之有馭三公以為民極且曰汝當明勉輔孺子如耕之有勩也在于初信如亶之有馭也并力一心以載天命念文考之舊德以丕承無疆之憂武王之言如此而可以去纂疏孔氏曰汝明勉配王○張氏曰臣者君之偶如婦者夫之偶○陳乎纂疏氏曰東萊曰德負荷○愚按以命汝為武王之命為妥然蘇氏以汝明至之恤純為武王之言不若呂氏只以汝明勗偶王一句為武之言較勝然偶王亶乘等語實與前不可併略認大意可也

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奭其汝克敬以予監于殷喪大否肆念哉天威大否大亂也告汝以我之誠呼其官而名之言汝能敬以我所言監視殷之喪亡大亂可不大念我天威之可畏乎

予不允惟在時二人天休滋至惟時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讓後人于丕時畏乎纂疏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我與汝而已汝聞我言而有合哉亦曰在是二人但天休茲至惟是我二人將不堪勝汝若以盈滿為懼則當能自敬德益加寅畏明揚俊民布列庶位以盡大臣之職業以荅滋至之天休毋徒惴惴而欲去為也他日在汝誰遜後人于大盛之時超然肥遯誰復汝禁今豈汝辭位之時乎纂疏陳氏經曰今時未至盛大未有賢俊可讓召公未可去也大臣進退常以得人為慮有賢可以讓則身可以退蕭何且死必引曹參管仲不能薦賢所以不免于議也○愚謂我天威如召誥言我受天命大臣與國同體天命天威皆以我負荷之不敢以不切己視之也讓字貫後民字謂明俊民而讓之嗚呼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我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悅而從者也纂疏蘇氏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為足也欲與召公共成文王功業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然後可也周都西土去東為遠故以日出言吳氏曰周公未嘗有其功以其留召公故言之蓋敘其所已然而勉其所未至亦人所悅而從者也纂疏蘇氏曰以我二人厚輔之故周室乃有今日之休然今日之休未可以為足也

篤棐時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大覆冒斯民使海隅日出之地無不臣服纂疏周公復歎息言篤于輔君者是我二人我用能至于今日休盛然我

惟至于日月所照莫不率服乃已耳○陳氏大猷曰伐淮夷踐奄在此書後可見當時未能罔不率俾也右二章以文武留召公○愚謂告汝朕允與予不允惟若茲誥下文予不惠若茲多誥語皆相應告汝皆我允信之心也我豈不信而惟若此誥誥予我豈不相惠順而若此多誥乎末謂今日之休不可恃前人之功所當終必極天之所覆日之所照皆臣服然後文王之功方可以成言我與汝當同任其責而成成之惟不可不終也可以成終召公殆未可去也前以商六臣周五臣四臣留之末以文武與身留之諄切至此召公得不留哉

用閔于天越民周公言我不順於理而若茲諄複之多誥邪予惟用憂天命之不終及斯民之無賴也韓子言畏天命而悲人窮亦此意前言若茲誥故此言若茲多誥

公曰君予不惠若茲多誥予惟召公實憂天及民也

公曰嗚呼君惟乃知民德亦罔不能厥初惟周公之告召公其言語之際亦可悲矣

纂疏　夏氏曰大臣去留係天命之從違民心之向背多言以留

其終祇若茲往敬用治上章言天命民心而民心又天命之本也故此章專言民德以終之周公歎息謂召公踐歷諳練之久惟汝知民之德民德謂民心之嚮順亦罔不能其初今日固罔尤違矣當思其終則民之難保者尤可畏也其祇順此誥往敬用治不可忽也此召公已留周公飭遣就職之辭厥後召公既相成王又相康王再世猶未釋其政有味于周公之言也夫

纂疏　陳氏經曰借民情而意終此召公所知安可以此自處當惟其終可也語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號節末路之難也○張氏曰召公輔成王有初矣而求去不能終也○董氏鼎

此書周公言殷先王與文武得諸臣之助文王時五人至武王時惟有四人亨又止惟我與汝召公二人而已君更求去豈我一人所能戡哉憂深故留之切留之切故言之詳召公得不油然感惕然留哉○愚謂盤誥誓牙君奭尤甚多不可解惟留召公之意可想耳姑采衆說之略通者而缺其不可通者可也

蔡仲之命　蔡國名仲字蔡叔之子也叔没周公以仲賢命諸成王復封之蔡此其誥命之詞也今文無古文有

○按此篇次序當在洛誥之前

惟周公位家宰正百工羣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

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諸王邦之

蔡周公位家宰正百工武王崩時也郭鄰孔氏曰中國之外地名蘇氏曰郭號也周禮六遂五家為鄰管霍國名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居家宰百官總己以聽者古今之通道也當是時三叔以主少國疑乘商人之不靖謂可惑以非義遂相與流言倡亂以搖之是豈周公一身之利害乃欲陷覆社稷塗炭生靈天討所加非周公所得已也故致辟管叔于商致辟云者誅戮之也囚蔡叔于郭鄰以車七乘四云者制其出入而猶從以七乘之車也降霍叔于庶人三年不齒三年之後方齒錄以復其國也三叔刑罰之輕重因其罪之大小而已仲叔之子克常敬德周公以為卿士叔卒乃命之成王而封之蔡也周公留佐

成王食邑于圻內圻內諸侯孟仲二卿故周公用仲爲卿非魯之卿也蔡左傳在淮汝之間仲不別封而命邦之蔡者所以不絕叔于蔡也封仲以他國則絕叔于蔡矣呂氏曰案欲殺舜舜在側微其害止于一身故舜得遂其友愛之心周公之法則係于天下國家雖欲遂友愛于三叔不可得也舜與周公易地皆然史臣尤書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而繼以羣叔流言所以結正三叔之罪也後言蔡仲克庸祗德周公以爲卿士叔卒即命之王以爲諸侯以見周公慨然于三叔之刑辛仲克庸祗德則亟擢用分封之也吳氏曰此所謂冢宰正百工與詩所謂攝政皆在成王諒闇之時非以幼沖而攝其位也不過位冢宰之位而已亦非如荀卿所謂攝天子位之事也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方其畢時周公固未嘗攝亦非有七年而後還政之事也百官總己以聽冢宰未知其所從始如殷之高宗已然不特周公者所當先知也

纂疏　淳問周公誅管蔡自公義言之其心固正大直戕自私恩言之其情終有不自滿處所以孟子謂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先生曰是他豈得已于此哉莫到恁地較好看周公當初做這一事也大段疎脫他也看那兄弟不過怕武庚叛故遣三叔去監他惟其至親可恃不知他反去與那武庚同作一黨不知如何糾出得箇兒子也恁地狡猾想見他當時日夜去炒那管叔說道周公是你弟今却欲篡爲天子汝是兄今却只恁地管叔被他妙得心熱他性又急所以便發出這件事來問是時可謂護莫殺召曰他已叛只得殺如何謂護得蔡霍性較慢罪輕所以只囚之降之當時被管叔做出這事來騷動許多百姓想見也怕人鴟鴞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當時也是被他害得猶如常棣一詩是後來制禮作樂時作這是先被他害所以天下平定後更作此詩故其辭哀切不絕詩和平曰周公也豈不知管叔狡猾但當時干義不得不封他曰看來不是狡猾當時不便平怠得模樣做出西晉初作時事想見武庚日夜去說誘三叔故管叔生起不肖之心如此○孔氏曰明王之法誅父用子言至公也叔之所封圻內之蔡仲之所封淮汝之間圻內之蔡名已滅故取其名以名新國欲其戒之○唐孔氏曰管在滎陽京縣東北不立管叔後者罪重故無子或有而不賢也杜預曰武王封叔度于汝南上蔡胡徙新蔡昭侯徙九江下蔡圻內蔡地不知所在不齒不得與兄弟年齒相次也閔元年晉滅霍故知復其舊封○夏氏曰古一里之地出車一乘謂以出車七乘地之賦奉之既囚之又以是養之也○愚案以車七乘孔氏以屬上文蔡叔王氏以屬下文霍叔庸用也○張氏震曰象得罪于舜可貸之以恩管叔得罪于周不得不誅之以義霍叔不絕其身蔡叔不絕其子管叔獨不免誅絕恩與義並行不相悖也○林氏曰蔡叔有罪則囚之不以弟而私蔡仲賢則封之不以父而棄○葉氏曰齊襄鯀而興禹周公囚管蔡而封仲一也○魏氏了翁曰左定四年云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可見周公大聖人真與天地同其大也○蘇氏曰蔡叔仲祇德則以爲己卿士可見周公大聖人真與天地同其大也○蘇氏曰蔡叔未卒仲無君國之理蓋在而顓立嗣所以處所以封仲必在叔卒之後也

王若曰小子胡惟爾率德改行克慎厥猷肆予命爾侯于東土往即乃封敬哉

胡仲名言仲循祖文王之德改父蔡叔之行能謹其道故我命汝爲侯于東土往就汝所封之國其敬之哉呂氏曰敬哉者欲其無失此心也命書之辭雖稱成王實周公之意

爾尚蓋前人之衍惟忠惟孝爾乃邁迹自身

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蔡叔之罪在于不忠不孝故仲能掩前人之愆者惟在于忠孝而已叔違王命仲無所因故曰邁迹自身克勤無怠所謂自身也垂憲乃後所謂邁迹也率乃祖文王之彝訓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上文所謂率德改行也篆疏呂氏曰子之新善可掩蔡叔之惡既無以貽子孫仲乃始封之祖創業垂統之責萃焉盍推其步武自我作古克勤無怠以垂法于後斯須之怠流弊或在數百年後不可不謹其原也○陳氏傅良曰舜命禹未嘗戒以鯀周公命微子未嘗及武庚今命仲而尤其父者于棫人跡之于其兄戒之也父子兄弟間猶有諱而不盡言是愈疏矣周公于仲親親之道也有禹故鯀得以郊有安世延年故張湯杜周不列于酷吏蔡仲在人其謂叔曰幸哉有子如此歟故曰蓋前人之愆○愚謂子能改父之惡而為善則孝矣為子孝斯為臣忠故曰為忠臣于孝子之門是惟忠本于惟孝也克勤無怠以垂憲乃後即所謂邁迹自身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為善不同同歸于治為惡不同同歸于亂爾其戒哉此章與伊尹申誥太甲之言相類而有深淺不同者太甲蔡仲之有間也善固不一端而無不可行之善惡亦不一端而無可為之惡爾其可不戒之哉篆疏愚謂此與伊尹之淺深之分慎厥初惟厥終終以不困不惟厥終終以困窮惟思言語意正同未見

也窮困之極也思其終者所以謹其初也篆疏呂氏曰語以謹始而即授以慮終竭兩端之教也○張氏曰感激多銳于初而怠于終懋勉乃攸績睦乃四鄰以蕃王室以和兄弟康濟小民汝嘉率循也無毋同所立之功親汝四鄰之國蕃屏王家和協同姓康濟小民五者諸侯職之所當盡也率自中無作聰明亂舊章詳乃視聽罔以側言改厥度則予一人汝嘉詳審也中者心之理而無過不及之差者也舊章者先王之成法厥度者吾身之法度皆中之所出者作聰明則喜怒好惡皆出于私而非中矣其能不亂先王之舊章乎戒其本于己者然也側言一偏之言也視聽不審惑于一偏之說則非中矣其能不改吾身之法度乎戒其徇于人者然也仲能戒是則我一人汝嘉矣呂氏曰作聰明者非天之聰明特沾沾小智耳作與不作而天人判焉篆疏陳氏經曰舊章法度皆中之所自從也凡事皆從中道也○呂氏曰舊章往往不與新進喜事者合故作聰明者尤欲亂之聽覽不貴于迷而貴于詳見事風生迎刃立決冥若可喜然忽略疎快動皆愆尤讒說姦言每乘其忽處而入之惟詳其視聽安徐審訂表裏畢陳側媚之言將不得售故詳者聽覽之大法也規矩準度未至于樂循理者則常若為之縶維側言乃解其縶維而縱之放逸之場者故從之也輕仲以英妙之年任國事周公老成深慮故戒之如此○陳氏大猷曰舊章常度則中道所存內不變于己之私智外不變于人之私言則中道合而侯職盡矣王

曰嗚呼小子胡汝往哉無荒弃朕命

多方 成王即政奄與淮夷徐戎並興即其事也疑當時扇亂不特殷人如徐戎淮夷四方容或有之故及多方亦誥體也今文古文皆有○蘇氏曰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多方八篇雖所誥不一然大略以殷人心不服周而作也予讀泰誓武成常怪周取殷之易及讀此八篇又怪周安殷之難也多方所告不止殷人乃及四方之士是紛紛焉不心服者非獨殷人也予乃今知湯已下七王之德深矣方殷之虐人如在膏火中歸周如流不暇念先王之德及天下粗定人自膏火中出即念殷先七王如父母雖以武王周公之聖相繼撫之而莫能禦也夫以西漢道德比之殷猶碻砆之與美玉然王莽公孫述隗囂之流終不能使人忘漢光武成功若建瓴然使周無周公則亦始矣此周公之所以畏而不敢去也○吳氏曰自大誥至多方其處殷人何即淮夷之一種總言曰淮夷如春秋赤狄之有稱王命以告之而作此篇○吳氏曰自奄嘗征之今成王即政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其難也武王崩以喜亂之徒因思舊之情乘內難之隙三者參合其禍至此固周之不造實天之大扶持保佑有周者也譬人稚齒百疾先見則必過加調護凡伐性傷生者一切不敢萌所以培固其源克登上壽少年多疾之力也成周八百年之業可于此占之

多士多方意相出入多士既遷殷民而獨告之也故詳多方爲略多方既踐奄而徧告庶邦也故視多士爲詳

惟五月丁亥王來自奄至于宗周 成王即政之明年商奄又叛成王征滅之杜預云奄不知所在宗周鎬京也呂氏曰王者定都天下之所宗也東遷之後定都于洛則洛亦謂之宗周衛孔悝之鼎銘曰隨從宗周蓋指洛也然則宗周初無定名隨王者所都而名耳 蔡疏 辰晦此七年之十二月也多士作于是年三月曰昔朕來自奄是述東征時事乃自武王誅紂伐奄後又叛也多方作于是年正即政之明年五月成王遂踐奄多方序曰王歸自奄書曰王來自奄乃東征伐奄後奄又叛也王墮其地遷其君絶其本根又因以告多方也以去年十二月戊辰晦筭之則次年正月朔己巳五月朔非丁卯則戊辰丁亥非二十日即二十一日也多士與多方之作先後蓋一年有二月云 周公曰王若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我惟大降爾命爾罔不知 呂氏曰公曰而復曰王若曰何也明周公傳王命而非周公之命也周公之命誥終于此篇故發例于此以見大誥諸篇凡稱王曰者無非周公傳成王之命也成王滅奄之後告諭四國殷民而因以曉天下也所主殷民故又專提殷侯之正民者告之言殷民罪應誅戮我大降寘爾命爾宜無不知也 蔡疏 愚案四國四方之國也東征初殷與三監爲四國此時無之矣殷侯泛指舊爲殷諸侯而尹民者蓋周興自封同姓以及功臣餘外皆殷諸侯也 洪惟

圖天之命弗永寅念于祀圖謀也言商奄大惟私意圖謀天命自
曰天命可受而不可圖圖則人謀之私而非天命之公矣此蓋深示以天命不
可妄干乃多方一篇之綱領也下文引夏商所以失天命受天命者以明示之
惟帝降格于夏有夏誕厥逸不肯感言于民乃大淫
昏不克終日勸于帝之迪豫憂民之言尚不肯出諸口況望其有憂民之實乎勸勉也迪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乃大肆淫昏終日之間
息日用之閒洋洋乎皆上帝所以啓迪開導斯人者桀不知戒懼乃大肆逸
不能少勉于是天理或幾乎息矣況望有惠迪而不違乎此乃爾之所聞欲其
因桀而知紂也厥逸與多士引逸不同者猶亂之爲亂爲於耳逸豫以民言淫
昏以帝言各以其義蔡疏孔氏曰惟天下至戒于夏以譴告之謂災異○
也此章上疑有缺文于時夏同意厥圖帝之命不克開于民之麗乃大降罰崇亂
有夏因甲于內亂不克靈承于旅罔丕惟進之恭洪
舒于民亦惟有夏之民叨憯日欽劓割夏邑此章人多未詳麗猶
日月麗乎天之麗謂民之所依以生者也依于土依于衣食之類甲始也言桀
矯誣上天圖度帝命不能開民衣食之原于民依恃以生者一皆抑塞竭絕之

猶乃大降威虐于民以增亂其國其所因則始于內嬖蠱其心敗其家不能善
承其衆不能大進于恭而大寬裕其民亦惟夏邑之民貪叨忿憯者則日欽崇
而尊用之以戕害于其國也蔡疏孔氏曰麗著直略反也奠民之居王政之本民不土著難使
桀不開衣食之源以定民居也○蘇氏
罪爲麗故秋官稱各麗其法以議獄訟之罰○愚案開于民之麗衆說惟葉氏的當既與乃大降罰相貫又與下文慎
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等語皆相應○呂氏曰原其所因蓋始于內亂末喜之
嬖是也盡其心敗其家然後流毒于國與天下探其根而言之也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
命于成湯刑殄有夏言天惟是爲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爲民之主天
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使爲民主而伐夏殄滅
之也○呂氏曰曰求曰降豈眞有求之降之者哉天下無統渙散漫流勢不得
不歸其所聚而湯之一德乃所謂顯休命之實一衆離而聚之者也民不得不
聚于湯湯不得不受斯民之聚是豈人爲之私哉故曰天求之天降之也惟天不畀純乃惟以爾多方
之義民不克永于多享惟夏之恭多士大不克明保
享于民乃胥惟虐于民至于百爲大不克開純大也義民賢者也
言天不與桀者大乃以爾多方賢者不克永于多享以至于亡也言桀于義民
不能用其所敬之多士率皆不義之民上文所謂叨憯日欽者同惡相濟大不

能明保享于民民乃相與播虐于民無所措其手足凡百所爲無一能達上文所謂不克開于民之麗者政暴民窮所以速其亡也此雖指桀多士爾殷侯尹民嘗逮事紂者寧 纂疏 林氏曰此篇陳桀紂之亡商周之興皆出于天天不惕然內愧乎 之所奪非人力所能支天之所予非人力所能移其所以予奪者在德與不德耳多方當知天命不可有他志也○呂氏曰義民知義之民也桀之時三宅無義民義民在下雖多何補以爾多方之義民不能永受衆多之服享如負米而飢載泉而渴蓋哀之也百爲大不克開欲耕害其耕欲賈害其賈四向皆窮無一能達民窮如此也 乃惟成湯克以爾多方簡代夏作民主 簡擇也擇湯而歸之 慎厥麗乃勸厥民刑用勸 湯深謹其所麗以依以勸勉其民故民皆儀刑而用勸勉也人君之于天下仁而已矣仁者君之所依也君仁則莫不仁矣 要囚以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慎罰亦克用勸 明德則民愛慕之謹罰則民畏服之自成湯至于帝乙雖歷世不同而皆知明其德謹其罰故亦能用以勸勉其民也明德謹罰所以謹厥麗也明德仁之本也謹罰仁之攻也 爾多方享天之命 呂氏曰爾辟謂紂也商先哲王世傳家法積累維持如此今一旦至于汝君乃以爾全盛之多方不有辟焉有宥焉 今至于爾辟弗克以

克坐享天命而亡之是誠可閔也天命至公操則存舍則亡以商先王之多基圖之大紂曾不得席其餘蔭其亡忽焉危微操舍之幾周公所以示天下深矣豈徒曰慰解之而已哉 纂疏 葉氏曰簡如簡在帝心之簡○呂氏曰赦而民勸可也刑非可驅以智力束以法制惟動化于民使常有欣欣不自已之意乃維持長久之道也○陳氏經曰商之家法在明德慎罰明德化民用德其本心慎罰不濫及民用刑不得已也本原既正則或刑或宥皆足以勸民于善刑一也先王用之而使民勸後世用之而爲民毒何也先王之刑皆仁之寓後世之刑不仁之具也夫子未嘗不釣弋也而仁見于一發不再舉之時○愚案前後章兩麗字皆當作附麗刑法說慎厥麗謹其刑法之附麗也乃勸乃以勸民也所以其民受刑刑當其罪故亦用以勸也由明德以慎罰所以亦能用勸戮之釋之刑所當刑宥所當宥無不能用勸也慎厥麗與上文開于民之麗二麗字相照應以附麗于法解麗字不可易矣 嗚呼王若曰 四勸字說上刑罰來皆相照應 誥告爾多方非天庸釋有夏非天庸釋有殷 先言嗚呼而後言王若曰者唐孔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後稱王命以告之也庸用也有心之謂釋去之也上文言夏殷之亡因言非天有心于去夏亦非天有心于去殷下文遂言乃惟桀紂自取亡滅也○呂氏曰周公先自歎息而始宣布武王之誥告以見周公未嘗稱王也又此篇之始周公曰王若曰復語相承書無此體也至于此章先嗚呼而後王若曰書亦無此體也周公居聖人之變史官豫憂來世傳疑襲誤蓋有竊之爲口實矣故于周公誥命終篇發新例二著周公實未嘗稱王所以別嫌明

微而謹萬世之防也

紂以多方之宗大肆淫洪圖度天命瑣屑有辭與多士言桀大淫泆有辭義同殷之亡非自取乎以下二章推之此章之上當有缺文

乃惟爾辟以爾多方大淫圖天之命屑有辭

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

集萃也享享有之享桀圖其政不集于享而集于亡故天降是喪剝而俾有殷代之夏之亡非自取乎

乃惟爾商後王逸厥逸圖厥政不蠲烝天惟降時喪

蠲潔烝進也紂以逸居逸淫湎無度故其爲政不蠲潔而穢惡不烝進而怠惰天以是降喪亡

夏氏曰誥告以誥辭告之○呂氏曰瑣屑之惡盡有辭說布在天下集如積集

纂疏

于殷殷之亡非自取乎此上三節皆應上文非天庸釋之語

之集享如享國之享治世之政積其所以興集于享也亂世之政積其所以亡不集于享也桀不集于享而集于亡○唐孔氏曰湯本夏諸侯故曰有邦○陳氏曰過逸其安逸猶言安其危○林氏曰逸厥逸甚言其逸也猶言醇乎醇○孔氏曰不潔進于善○毅齋沈氏曰不蠲烝不蠲潔以烝祭也如葛伯不祀紂昏棄肆祀是也○愚案屑有瑣等盍缺之

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天惟五年須暇之子孫誕作民主罔可念聽

聖通明之稱言聖而罔念則爲狂矣愚而能念則爲聖矣紂雖昏愚亦有可改過遷善之理故天又未忍遽絕之猶五年之久須待暇寬于紂覬其克念大爲民主而紂無可念可聽者五年必有指實而告

孔氏華合歲月者非是或曰狂而克念果可爲聖乎曰聖固未易爲也狂而克念則作聖之功知所向方太甲其庶幾矣聖而罔念果至于狂乎曰聖固無所謂罔念也禹戒舜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一念之差雖未至于狂而狂之理亦在是矣此人心惟危聖人拳拳戒懼豈無意哉

纂疏

艾軒云文字只看易曉處如惟聖至作聖不與上下文相似下文便不可曉只看這兩句○問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書中謂惟聖罔念至克念作聖如此則又有移得者曰如狂作聖則有之既是聖人決不到作狂此只是甚言不可不學○陳氏經曰孔子不移之言聖狂之成也其習既成則不移矣書之言聖狂之分也聖狂分于一念之頃堯舜而忘兢業豈不趨于狂桀紂而能改過豈不趨于聖孔子雖曰不移實有可移之理但恐下愚自暴自棄不肯移耳肯移之是狂之克念也公言此明紂之惡儻一旦改悔天必不終棄之○呂氏曰紂固無能改之事而有可改之理罔念克念之機所謂可改之理也聖通明之稱周官六德聖居其一非大而化之之聖也若大而化之寧有罔念又豈狂者一克念而遽可至哉然大而化之亦通明之極而至于化耳狂而克念亦大而化之之基也雖曰通明不念則狂雖曰狂惑克念則通其機惟在念不念之間耳紂雖狂惑使其克念作聖孰禦惟其有可改之理天故以商先王之故徘徊五年須待寬暇之依依于商王子孫而冀其改焉○孔氏曰武王服喪三年還師二年○陳氏曰五年必有其事不可考矣○愚謂五年須暇不可強通宜缺之

天惟求爾多方大動以威開厥顧天惟爾多方罔堪顧之

紂既罔可念聽天下是求民主于爾多方大警動以威祥譴告之威以開發其能受眷顧之命者而爾多方之衆皆不足以堪眷顧之命也

惟我

周王靈承于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天惟式教我用休簡畀殷命尹爾多方

典主式用也克堪者能勝之謂也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言德舉者莫能勝也文武善承其衆克堪用德是誠可以爲神天之主矣故天式教文武用以休美簡擇畀付殷命以正爾多方也呂氏曰式教用休者如之何而教之也文武既得乎天天德日新左右逢原其思也若或起之其行也若或翼之乃天之所以教而用以昌大休明者也非諄諄然而教之也此章深論天下向者天命未定眷求民主之時能者則得之孰有遏汝者乃無一能當天之眷今天既命我周而定于一矣爾猶洶洶不靖欲何爲邪明指天命而讋服四海茲雄之心者莫切于是

纂疏

呂氏曰前論夏之亡本于不克靈承于旅此論周之興亦曰靈承于旅文武于德能勝而用之其力過孟賁遠矣漢唐賢主豈無欲布德者惟力薄而奪于欲故駁而不純是知德非眞有大力量莫能勝而用之也○陳氏大猷曰可爲神與天之主山川宗社之得其安三光寒暑之得其序皆人君有以主之○愚謂克堪二字極有力非有仁以爲己任之弘兼死而後已之毅不能堪而用之也必有非力之力如眞積力久之力而後可

今我曷敢多誥我惟大降爾四國民命

言今我何敢如此多誥我惟大降宥爾四國民命舉其有宥過之恩而責其遷善之實也

爾曷不忱裕之于爾多方爾曷不夾介又我周王享天之命今爾尚宅爾宅畋爾田爾曷不

惠王熙天之命

夾夾輔之介賓介之介爾何不誠信寬裕于爾之多方乎爾何不夾輔介助我周王享天之命乎爾之叛亂據法定罪則豬其宅妝其田可也今爾猶得居爾宅耕爾田爾何不順我王室各守爾典以廣天命乎此三節責其何不如此也

爾乃迪屢不靜爾心未愛爾乃不大宅天命爾乃屑播天命爾乃自作不典圖忱于正

爾乃屢蹈不靜自取亡滅爾心其未知所以自愛邪爾乃大不安天命邪爾乃輕棄天命邪爾乃自爲不法欲圖見信于正者以爲當然邪此四節責其不可如此也

我惟時其教告之我惟時其戰要囚之至于再至于三乃有不用我降爾命我乃其大罰殛之非我有周秉德不康寧乃惟爾自速辜

我惟是教告而誨諭之我惟是戰懼而要囚之今至于再至于三矣爾不用我降宥爾命而猶狃于叛亂反覆我乃其大罰殛殺之非我有周持德不安靜乃惟爾自爲凶逆以速其罪耳

纂疏

呂氏曰教以誠信寬裕惟詐故迫惟誠故裕○陳氏大猷曰我周王如用兵厥辟之義謂治其君之事自作亂常苟欲人信以爲正義也告教如大誥多士之訓戰要囚如東征踐奄之師○王氏訥曰迪汝屢矣而猶不靜○孔氏曰教告之謂訓之以文誥戰要囚謂誅其禍亂執其朋黨再謂三監淮夷叛三謂王即政又叛言迪屢不靜之事○唐孔氏曰至于再三蓋指誅紂伐奄爲一

曰嗚呼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今爾奔走臣我監五祀監監洛邑之遷民者也猶諸侯之分民有君道焉所以謂之臣我也言商士遷洛奔走臣服我監于今五年矣不曰年而曰祀者因商俗而言也又案成周既成而成王即政而商奄繼叛事皆相因纔一二年耳今言五祀則商民之遷固在作洛之前矣尤爲明驗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爾罔不克臬臬事也周官多以胥以伯之正蓋殷多士授職于洛共長治遷民者也其奔走臣我監亦久矣宜相體悉竭力其職無或反側偷惰而不能事也自作不和爾惟和哉爾邑克明爾惟克勤乃事勤之也不安靜則身不順矣身不安靜則家不和順矣言爾惟和哉者所以勸勉之也和其身睦其家而後能協于其邑驩然有恩以相愛綦然有文以相接爾邑克明始爲不負其職而可謂克勤乃事期之也爾尚不忌于凶德矣前既戒以罔不克臬故以克勤乃事期之忌畏也穆穆和敬貌頑民誠可畏矣亦則以穆穆在乃位克閱于乃邑謀介然如上文所言爾多士庶幾不至畏忌頑民凶德亦則以穆穆和敬端處爾位以潛消其悍逆陰戾之氣又能簡閱爾邑之賢者以謀其助則民之頑者且革而化矣尚何可畏之有哉成王誘掖商士之善以化服商民之惡其轉移感動之機微矣哉爾乃自時洛邑尚永

力畋爾田天惟畀矜爾我有周惟其大介賚爾迪簡在王庭尚爾事有服在大僚爾我有周亦將大介助賚錫于爾啓迪簡拔置之王朝矣其庶幾勉爾之事有業力畋爾田天亦將畀予矜憐於爾矣又有尊尚爾職事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即所謂大介賚也蓋遷爾因以勸之也〔纂疏〕愚案康誥梓材司梪事皆訓爲萬之也伯正長之謂爾無不先自守法爾能和身及家以及爾邑則爾邑之敎化能修明爾方爲能勤乃事矣又告以和之之道爾庶幾寬綽其心不忌嫉凶德者亦則以和敬居爾位蓋服凶人莫如和敬也又能簡閱爾邑求賢以謀自介助和敬盡于己而介助資于人庶凶德化而人和洽矣爾果能此庶幾自此洛邑長保田祿豈惟此哉天亦惟畀矜爾豈惟天哉我周亦大介助賚錫爾介如佑賢輔德賚如錫之土田且將自此洛邑之胥伯正而迪簡在王朝矣又有尊尚爾職事者且將有事而升在大僚矣此即所謂大介賚也蓋遷殷民就枝其豪俊爲胥伯正以共長治之乃用其素所服習者此安集新民之要道故今特勤勤之使表率殷士殷民而疇于奏和也○呂氏曰多士序商民之怨周曰夏迪云云則以大義裁之此乃迪簡云云爲勤何也爵位上之所命非下之可干怨望而許之姑息之政也亦以好惡而勸之磨厲之具也此周公御商士之開闔大用也王曰嗚呼多士爾不克勸忱我命爾亦則惟不克享凡民惟曰不享爾乃惟逸惟頗大遠王命

則惟爾多方探天之威我則致天之罰離逖爾土 誥告將終乃歎息言爾多士如不能相勸信我之誥命爾亦則惟不能享二凡爾之民亦惟曰上不必享矣爾乃放逸頗僻大違我命則惟爾多士自取天威我亦致天之罰播流蕩析押爾離凍爾土矣爾雖欲宅爾田尚可得哉多方疑當作多士上章既勸之以休此章則董之以威商民不惟有所慕而不敢違越且有所畏而不敢違越矣 纂疏 王氏曰上告以承之也

祇告爾命 我豈若是多言哉我惟敬告爾以上文勸勉之命而已 纂疏 陳氏經曰我敬告爾以天命也不知天命乃商民之病根故此篇言天命尤詳

又曰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 與之更始故曰時惟爾初也爾民至此苟又不能敬于和循復乖亂則自取誅戮毋我怨尤矣開其爲善禁其爲惡周家忠厚之意于是篇尤爲可見○呂氏曰又曰二字所以形容周公之悽悽惻惻已終而猶有餘情語已終而猶有餘語顧盼之光猶嘩然溢于簡冊也 纂疏 呂氏曰是又爾更端爲善之一初也蓋殷民與紂同惡武王克紂是惟新之一初也不能而從三監叛既失此初矣遷洛又一初也復不能而屢遷不靜又失此初矣今歸自踐奄反覆丁寧之前之過一皆洗滌今之善當相與圖新豈非又一初乎若又失此初不能敬以納民于和則永無可望矣但曰則無我怨而自取誅戮之意隱然于不言之表周家忠厚何其至哉

立政 戒成王專擇百官有司之長如所謂常伯常任準人等云者蓋古者外之諸侯一鄉已命于君內之鄉大夫則亦自擇其屬如周公以蔡仲爲鄉士伯冏謹簡乃僚之類其長既賢則其所舉用無不賢者矣葛氏曰 纂疏 呂氏曰無逸立政二篇相爲經緯詰體也今文古文皆有矣自立政後周公不復有書納忠于王此絕筆也爲治體統固臻其極而反復申重之意忠忠愛惇篤之誠深長遠大之慮學者當於言外體之○愚謂此篇以用三宅爲立政用人之綱領立政二字每段多提掇之故以名篇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無逸周公格心之書也立政公言用人爲政之書也忠愛拳拳體用備矣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準人綴衣虎賁周公曰嗚呼休茲知恤鮮哉 此篇周公所作而記之者周史也故稱若曰言周公帥羣臣進戒于王王賛之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于王矣羣臣用皆進戒曰王左右之臣有牧民之長曰常伯有任事之公卿曰常任有守法之有司曰準人三事之外掌服器者曰綴衣執射御者曰虎賁皆任用之所當謹者周公于是歎息言曰美矣此官然知憂恤者鮮矣言五等官職之美而知憂其得人者少也吳氏曰綴衣虎賁近臣之長也葛氏曰綴衣周禮司服之類虎賁周禮之虎

一千一百廿二

貢氏　蔡疏　唐孔氏曰公自言其拜手稽首而後進告示已重其事欲君聲其也　言如召誥拜手稽首旅王若公亦是召公自言與此同也○陳氏大猷曰嗣天子今臨政王天下矣非前幼沖比故警之如此用悉意以告王○林氏曰下文宅乃牧即常伯宅乃準即準人此以爲伯下以爲牧以伯爲牧民之長也在左右者以牧伯兼公卿也三宅固貴得人然進見有時虎賁綴衣之類則朝夕親密苟非其人則主德內蔽大臣雖賢何所施其力哉○呂氏曰常伯等即三宅三代之書他無所見意者公卿輔相之別名歟官有別名如相曰阿衡三卿曰圻父農父宏父此亦三代輔政大臣別名耳綴衣虎賁特于侍御僕從中錯舉二者以見其餘職重者有安危之寄職親者有染習之移其繫天下之本一也必先知建官之美意然後能深憂而審擇之三宅左右大臣綴衣虎賁左右小臣職有大小而經綸康濟熏陶涵養賴焉知其美而加之憂庶不以非人處之○愚案常伯等孔氏蘇氏分三公六卿有司但宜以分配三宅而皆爲大臣若謂三公則公論道他事不當及之若謂六卿則進人豈非司寇又豈六卿外他有平法之準人乎要之三宅不過王左右大臣之別名呂說得之常任即宅事所職必廣凡任事之大臣也準人即宅準主平法之大臣也何公卿有司之分哉又案虞有十二牧夏周有九牧皆在邦國意必有大臣在朝者以統之如虞四岳統諸侯周六卿倡九牧立政之常伯宅牧必掌牧養而在朝以統牧伯者歟又案咸戒傳謂公率羣臣終篇不見羣臣進戒意以後章咸告孺子王矣証之咸只訓皆公皆以告戒王耳咸戒咸告無二義也陳氏經曰咸戒者周公盡舉以告王無有不盡之意

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競繭俊尊上帝迪知

忱恂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后曰拜手稽首后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謀面用丕訓德則乃宅人茲乃三宅無義民　古之人有行此道者惟有夏之君當王室大強之時而求賢以爲事天之實也迪知者蹈知而非苟知也忱恂者誠信而非輕信也言夏之臣蹈知誠信于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其君曰拜手稽首后矣云者致告以教其爲君之實也茲惟后矣云者致敬以尊其爲君之名也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準茲惟后矣云者致告以教其爲君之實也茲者此也言如此而後可以爲君也猶皐陶與禹言九德之事謀面者謀人之面貌也言非迪知忱恂于九德之行而徒謀之面貌用以爲大順于德乃宅而任之如此則三宅之人豈復有賢者乎蘇氏曰事則向所謂常任也牧則向所謂常伯也準則向所謂準人也一篇之中所論宅俊者參差不齊然大要不出是三者其餘則皆小臣百執事也吳氏曰古者凡以善言語人皆謂之教不必自上教下而後謂之教也

蔡疏　三宅無義民此三宅即宅事宅牧宅準之宅之人故禁以喪亡無後　孔氏蘇氏以爲居無義之民猶舜典之五宅三居呂氏以三宅無義民一說長先生曰呂說是○林氏曰惟禹以籲俊爲心故其臣宅者皆無義民二說孰長先生曰呂說是○林氏曰惟禹以籲俊爲心故其臣亦以薦揚爲務○呂氏曰統名曰後所以爲後者則有九德之別不能實知篤信于九德之行雖號召賢俊猶無益也自皐陶以九德告禹夏后蓋世守以爲

禁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罔後　夏禁惡德弗作往昔先王任用

知人之法夏之臣既以宅三宅告其君于是謀以博詢之而以親驗之用其大順于德者必如是乃謂能宅人蓋大任不可輕付大德不可小知必參人已然後盡也○陳氏大猷曰宅者居而安之之謂或才德不稱或委任不篤皆非宅也○愚謂公既嘆知恤者鮮復歷舉古之知恤者以告王夏后商湯文武皆知恤此者以次言之也無競維人人中之俊乃天生之以遺國家者九德之行即皐謨之德之見于躬行者也俊非徒才俊必有德如所謂以克俊有德皐陶亦曰九德成事俊乂在官未嘗岐俊與德而二之宅乃事用大臣以宅君之事也下倣此此章呂說大槩得之弗作往任盡缺疑方夏之盛任三宅者如此之旨及其衰也遂至于曾無義民言皆不義之人無一君子也茲乃云者此乃三宅之位非他位也猶無義民則他可知矣然非人才果異往日也桀之惡德弗作往日之任用而已往惟俊德是任故見于有室大競桀惟昏德是任故見于絕世無後信乎存亡在所任也亦越

湯陟丕釐上帝之耿命乃用三宅克即宅曰三

俊克即俊嚴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協

于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

昭著于天下所謂陟丕釐上帝之光命也三宅謂居常伯常任準人之位者三俊謂有常伯常任準人之才者克即者言湯所用三宅實能就是位而不曠其職所稱三俊實能就是德而不浮其名也三俊說者謂他日次補三宅者詳宅以位言俊以德言意其儲養待用或如說者所云也惟思式法也湯於三宅三俊嚴思而丕法之故能盡其宅俊之用而宅者得以效其職俊者得以著其才賢智奮庸登于至治其在商邑用協于厥邑近者察之詳其情未易齊畿甸之協則純之至也其在四方用丕式見德遠者及之難其德未易徧觀法之同則大之至也至純至大治道無餘蘊矣曰邑曰四方者各極其遠近而言耳

纂疏 呂氏曰漢高儲參陵平勃于身後迄定再世之亂孔明儲琬禕允等于事賢者惟大則效之然後能用宅俊所謂學于伊尹而後臣之亦一証也宅俊未用知之者惟湯既用之後夫人而信之或曰用湯之丕式乎賢而見湯之德○愚謂大理上帝之明命即天命有德之命下文用宅俊是也宅俊用而遠近乎蓋舉用當而人心服好人所好不咈人之性故也嚴惟丕式君大法乎賢也用丕式見德下之人因之大法乎賢者可見之德也湯用三宅且儲三俊以供無窮之用上廣夏后之所未及而下為文武之所取法焉嗚呼

在受德暨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政帝欽罰之乃俾我有夏式商受命

奄甸萬姓羞刑進任刑戮者也庶習備諸衆醜者也言紂德強暴又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諸侯所與共政者惟庶習逸德之臣下上帝敬致其罰乃使我周有此諸夏用商所受之命而奄甸萬姓焉甸者井牧其地什伍其民也

纂疏 愚謂羞刑欽罰疑有訛誤亦

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見三有俊心以敬事上

帝立民長伯　言帝二後大武克知均見皆曰心者即所謂迪知忱恂而非謂而也三宅已授之後故曰克知三後未任以事故曰均見以是敬事上帝則天聽修而上有所承以是立民長伯則體統立而下有所寄人君位天人之兩間而俯仰無怍者以是也夏之尊帝商之丕鞏周之敬事其義一也長如王制所謂五國以為屬屬有長伯如王制所謂二百一十國以為州州有伯是也

纂疏　呂氏曰論湯文武皆以亦越發語與上文相參也然之時若不可為矣亦於文武而遽如是焉治亂同機而異發聖狂同心而異念賢才同世而異用人君盡于此深省乎知宅俊皆曰心者君臣相與萬化之原苟貌親口惠相斯于肝膽之外則無其本矣○愚謂立民長伯當時宅俊或有出而封為長伯者歟

立政任人準夫牧作三事　言文武立政三宅之官也任人常任也準夫準人也牧常伯也以職言故曰事

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百司庶府　此侍御之官也趣馬掌馬之官小尹小官之長攜僕攜持僕御之人百司若司表司服庶府若內府大府之屬是也

大都小伯　大都邑之官也呂氏曰大都小伯者謂大都之

藝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　此都邑之官也呂氏曰伯小都之伯也大都言都不言伯小伯言伯不言都互見之也藝人者卜祝巫匠執技以事上者表臣百司表外也表對裏之辭上文百司蓋內百司若內府太史者史官也尹伯者有司之長如庖人內饔膳夫則是數尹之伯也鍾師尹

鍾磬師尹磬太師司樂則是數尹之伯也凡所謂官吏莫不在內外百司之中至于特見其名者則皆有意焉虎賁綴衣趣馬小尹左右攜僕以扈衛親近而見庶府以冗賤人所易忽而見藝人恐其或與淫巧機詐以蕩上心而見太史以奉諱惡公天下後世之是非而見尹伯以大小相維體統所係而見若大都小伯則分治郊畿不預百司之數者既條陳歷數文武之衆職而總結之曰庶常吉士庶衆也言在文武之廷無非常德吉士也

司徒司馬司空亞旅　此諸侯之官也司徒主邦教司馬主邦政司空主邦土餘見牧誓言諸侯之官莫不得人也諸侯之官獨舉此者以其名位通于天子歟

夷微盧烝三毫阪尹　此王官之監于諸侯四夷者也微盧南毫偃師為西毫烝或以為衆或以為夷名阪未詳古者險危之地封疆之守或不以封而使王官治之參錯于五服之間是之謂尹地志載王官所治非一此特舉其重者耳自諸侯三鄉以降惟列官名而無他語承上庶常吉士之文以內見外也夫上自王朝內而都鄙外而諸侯遠而夷狄莫不皆得人以為官使何其

纂疏　亞旅謂三宮之副與其屬耳亞謂小司徒之類旅即下士也○盛歟　董氏曰周官注大都公之采邑小都卿之采地是也古人立言之法有互文見意者如詩鉦人伐鼓之類○王氏曰此篇屢言三宅而先後之序不同者官使之際皆當致謹初無一定之先後也○陳氏曰伯舉其長亞旅舉其屬互相備也以上詳言文武用人凡大小內外遠近皆各得其人也君子用心常久則為吉士小人用心不常則為凶人彰厥有常吉哉亦此意夷微盧烝四國也三毫商故地分而為三也如後世三楚三吳阪險之地皆立官以長之故曰尹言四國三毫與阪險之地皆有尹也文武以一人之聰明豈能周知

內外遠近小大之臣皆親擇其下小大之臣又各委之三宅
高宗曰惟暨乃僚皆然也○愚謂文武立政之本在用任
人準夫牧三宅以作三宅之職事而已百司庶府以上此內百司所謂裏臣也
表臣百司以下此外百司所謂表臣也以下之表臣見上為裏臣也文武時得
人之盛如此推其本原由其知立政綱領在用三宅三宅
得人故內外眾職皆得人也下文遂復以三宅參錯言之

宅心乃克立茲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 文王惟能其三宅之心能者能
之也知之至信之篤之謂故能立此常任常伯用能俊有德也不言
準人者因上章言文王用人而申克知三有宅心之說故略之也 蔡疏 文王
惟克厥宅心人皆以宅心為處心非也即前面所說三有宅心耳若處心則云
克宅厥心○孔氏曰文王惟其能居心○呂氏曰此又極本原以示之心者萬
事之綱也君心既安則經世事業皆此心之建立舉世人才皆此心之感應也
文王之官繁矣曷嘗求之外哉惟能宅心而已○眞氏曰不曰克宅厥心而曰
克厥宅心猶皐謨不曰慎修厥身而曰慎厥身修也○愚謂以宅心為三宅之
心與上文克知三有宅心合為一說免添出文王自宅心一股豈不甚好然蔡
氏所謂能其三宅之心欠順克字下或脫一知字或知
字誤作厥字則可不如仍孔注為安眞氏之証極當 **文王罔攸兼于**

庶言庶獄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訓用違 庶言號令也庶獄訟也庶慎
國之禁戒儲備也有司有職主者牧夫牧人也文王不敢下侵庶職惟
下有司牧夫訓勅用命及違命者而已漢孔氏曰勞于求才逸于任賢 **庶獄**

庶慎文王罔敢知于茲 上言罔攸兼則猶知之特不兼其事耳至
此罔敢知則若未嘗知有其事蓋信任之
知于茲而曰罔敢知于茲者徒言罔知則是莊老之無為也惟言罔敢知然後
見文王敬畏思不出位之意 蔡疏 呂氏曰庶言謂凡奏請訴訟庶獄謂凡刑
毫釐之辨學者宜精察之 辟訊鞫庶慎謂凡事繫利害當謹戒者罔
敢知不及庶言者事未施行則謂之言既施行獄與慎可包之矣○王氏曰君
道以擇人為職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此君臣之分也○
愚謂文王用三宅得人則委任責成不復侵其職惟加重于有司之為牧夫者
訓勅其用命與否而已牧夫即宅牧之屬上文只及常事司牧而不及準人此
庶獄即準人之事也此篇論三宅有全言之者
有舉其二者有舉其一者參錯及之不拘也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

不敢替厥義德率惟謀從容德以並受此丕丕基 率循
也敉功安天下之功義德義德之人容德容德之人蓋義德者有撥亂反正之
才容德者有休休樂善之量皆成德之人也周公上文言武王率循文王之功
而不敢替其所用義德之人率循文王之謀而不敢違其容德之士意如虢叔
閎夭散宜生泰顛南宮括之徒所以輔成王業者文用之于前武任之于後故
周公于君奭言五臣克昭文王受有殷命武王惟茲四人 蔡疏 孔氏曰亦於
尚迪有祿正猶此敘文武用人而言並受此丕丕基也 武王循惟文
王無安天下之功不敢廢其義德又循惟文王寬容天下之德○呂氏曰文王
一怒而安天下之民安民即敉功一怒義德也武王亦一怒安民所以率惟不

敢替也肆不殄厥愠亦不殖厥問文王之容德也容德聖人本心故率惟謀從義德非聖人所專任故迫于不得已而不敢替焉○愚案蔡氏本夏氏說承上文用人而言乃不改父之臣之意眞氏亦采之然深玩繹文意曰不敢替厥曰率惟謀從孔呂之說爲得本來語意之實耳 嗚呼孺子王矣繼自今我其立政立事準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亂相我受民和我庶獄庶愼時則勿有間之 我者指王而言若順也周公既述文武基業之大歎息而言曰孺子今順順者其心之安也孔子曰察其所安人焉廋哉察其所順者知人之要也夫既明知其所順果正而不他然後推心而大委任之使展布四體以爲治相助左右所受之民和調均齊獄愼之事而又戒其勿以小人間之使得終始其治此任人之要也民而謂之受者言民自有 纂疏 呂氏曰申前告嗣天子王矣之意屢言深警之非前日委重視成也 而不上者矣終非其所順也人豈無矯飾以勉爲善者苟能灼知其所順則心之所安不得遁矣夏后宅人亦曰用丕訓德訓順也知厥若又勿使異意者間之知人不可不盡任人不可不專場兩端告之也○陳氏大猷曰我其 君臣一體也○張氏曰王自今立政亦曰立事準人牧夫灼知三宅之心而已○愚案孔氏謂立政大臣立事小臣以事字爲句非也惟張氏葬句讀甚合經旨証以上下文上提三政而下列三宅甚協兼之繼自今立政立事準人牧夫與我

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立政下列三宅則並有立事字國則罔有立政事立政下不列三宅則並無立事字尤爲顯証 儉人繼自今立政其勿以儉人立政 自一話一言我則終思成德之美士 纂疏 王氏曰一話說一事之始終也自一言一句而已○愚謂相受民以治我所受之民而不敢斯須忘也惟牧之責也和庶獄準之責也和庶所當愼之事事之責也三宅備矣話言樞機之發也委任三宅欲勿以小人間之苟或一話言間微不終于專主君子則小人乘間入之矣此公戒王以委任三宅專一周密之法也 嗚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繼自今文子文孫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惟正是乂之 前所言禹湯文武任人之事無非至美之言我聞之于人者已皆告孺子王矣文子文孫者成王武王之文子文王之文孫也成王之時法度彰禮樂著守成尚文故曰文誤失也有所兼有所知不付之有司而以已誤之也正猶康誥所謂正人與宮正酒正之正指當職者爲言不以已誤庶獄庶愼惟當職之人是治之下文言 纂疏 孔氏曰惟以正是之道治庶獄其勿誤庶獄惟有司之牧夫即此意 庶愼○呂氏曰惟以正道治之付之獄愼使以正法斷刑以正理接事所謂正道也不知正道雖惴惴然欲勿誤能勿誤乎勿誤者敬之之心惟正者治之之體也或曰正正人也 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準人則克宅

之克由繹之茲乃俾乂自古及商人及我周文王于立政所以用三宅之道則克宅之者能得賢者以居其職也克由繹之者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才也既能宅其才又能繹其才以盡其用茲其所以能俾乂也歟纂疏陳氏曰繹如端緒任之當矣又紬繹之詳其所行考其所就猶堯之詢事考言舜之明試考績也○呂氏曰由繹由其外而繹其中也由其言而繹其心由其才而繹其德由其發舒于一時而繹其持久于歲晏不一而足也克宅之則人與位相稱克由繹之則表與裏相符其審如是然後俾之爲治既俾之則一委之矣國

則罔有立政用憸人不訓于德是罔顯在厥世繼自

今立政其勿以憸人其惟吉士用勤相我國家自古爲

立政用憸利小人者小人而謂之憸者形容其沾沾便捷之狀也憸利小人不順于德是無能光顯以在厥世王當繼今以往立政勿用憸利小人其惟用有常吉士使勉力以輔相我國家也呂氏曰君子陽類用則升其國于曖昧陰陽升降亦各從其類也纂疏陳氏曰憸人矯飾以爲德然非其心之所順與丕訓厥若正相反○呂氏曰憸人者吉士之反也

矣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今文子文孫孺子王

庶獄庶愼惟正是又之至是獨曰其勿誤于庶獄庶愼時則有間之繼言其勿誤于庶獄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擊其重而獨舉之使成王尤知刑獄之可畏必專有司牧夫之任而不可以已纂疏呂氏曰始言庶獄庶愼繼去其一止曰庶獄庶愼又去其誤之也纂疏一獨曰庶獄蓋擊其尤重者獨舉之獄曷爲其獨重也民命所係亦國命所係也導迎善氣祈天永命者獄也並告無辜無世在下亦獄也瓦公獨言而獨戒之○愚謂惟有司之牧夫蓋刑者天下之重事如呂刑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固也然立政以三宅爲綱宅準宅牧各有攸司與他處泛論者不同其克詰爾戎兵以

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罔有不服以覲文王

之耿光以揚武王之大烈

言德威所及無不服也覲見也耿光德也大烈業也于文王稱德于武王稱業各于其盛者稱之呂氏曰兵刑之大也故既言庶獄而繼以治兵之戒焉或曰周公之訓稽其所弊得無啓後世好大喜功之患乎曰周公詰兵之訓繼勿誤庶獄之後行獄之間尚恐一刑之誤況六師萬衆之命其敢不審而誤舉乎推勿誤庶獄之心而奉克詰戎兵之戒必非得已不已而輕用民命者也纂疏林氏曰呼文子文孫而終以詰戎氏曰非敎王用兵恐其晏安而使之自強如易謙卦言利用侵伐亦是于謙抑之中有自強之意也古人治兵乃所以弭兵○一說方行于天下耿光光之著也

嗚呼繼自今後王立政其惟克用常人

彰厥有常吉哉常人與吉士同實而異名者也纂疏呂氏曰常人之于國也蓋

食之穀粟衣之布帛雖無異味異文而有生者常用而不可一日易也然每多重遷本訛不能與小慧新進者爭長煩舌聞故世主惑于取捨而治亂分焉此公所以慨嘆而欽深意于辛卓歟○陳氏大猷曰理之常行而不可易者爲常道行常道而不易者爲常人常言其體之不易吉言其用之休祥言常人于兵刑後以常人尤宜任此歟○愚謂庶常吉士文王用人家法也故上文言其惟吉士此又言克用常人常人常德之人吉士吉德之士未有常人而不吉吉士而不常者也

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蘇公式敬爾由獄以長我王國茲式有愼以列用中罰 此周公因言愼罰而以蘇公敬獄之事告之太史使其并書以爲後世司獄用能敬其所由之獄培植基本以長我王國令于此取法而有謹焉則能以輕重條列用其中〔箋疏〕孔氏曰忿生爲武王司寇封蘇國能用法敬汝所罰而無過差之患矣〔箋疏〕用之獄言主獄當求蘇公之比太史掌六典有廢置官人之制故告之○陳氏大猷曰公舉太史所記蘇公事以告王蘇公能以法式而放其所用之獄重民命以延國命治獄者當以爲法式而有謹焉立政以用人爲本而兵刑乃政之大者故以此終焉○愚謂立政之綱領在三宅三宅中所重尤在準人之刑獄故既告王以勿誤庶獄末復命太史書蘇公敬獄事以示法焉蘇公所以爲司寇在乎愼能愼則能敬矣固爲後之爲司寇者慮尤爲後之君用人以司獄者慮能如蘇公者用否則斥蓋以此終立政用人之意歟兩式字用一義爲妥○董氏曰公復政于王而作立政宅事牧準一篇綱領也休茲知恤其血脈也自迪惟有夏至暴德罔後

書卷第五

後學　成德　校訂

夏先后知恤乎此故乃室大競桀不知恤也故罔後而湯陟焉自亦越成湯至奄甸萬姓言商先王知恤乎此故用協用見德紂不知恤也故帝罰之而虐式受命焉自亦越文王武王以下言文武亦循夏商先王之知恤也故並受丕基自孺子王矣以下拳拳以去險人用常吉詰戎兵愼刑獄爲王告欲王以先王之知恤爲法以夏商後王之不知恤爲鑒忠愛之至今猶可挹也

卷第六

蔡氏集傳

新安後學陳櫟纂疏

周官 成王訓廸百官史錄其言以周官名之亦訓體也今文無古文有○案此篇與今周禮不同如三公三孤周禮皆不載或謂公孤兼官無正職故不載然三公論道經邦三孤貳公弘化非職乎職任之大無踰此矣或又謂師氏即太師保氏即太保然以師保之尊而又屬司徒之職亦無是理也又此言六年五服一朝而周禮六服諸侯有一歲一見者二歲一見者三歲一見者亦與此不合是固可疑然周禮非聖人不能作也意周公方條治官之事而未及師保之職所謂未及者鄭重而未及言之也書未成而公亡其間法制有未施用故與此異而冬官亦缺要之周禮首末未備周公未成之書也惜哉讀書者參互而考之則周公經制可得而論矣纂疏 問司徒司馬司空三公之官先生曰漢自古文尚書出方有周官篇伏生口授二十五篇無周官故漢只置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而無周三公三少蓋未見古文尚書但見伏生書牧誓立政篇中所說司徒司馬司空而置也古者諸侯之國只置得司徒司馬司空三卿惟天子方得置三公三少六卿牧誓立政所說周家是時方爲諸侯故不及三公三少及周官篇所說則周是時已得天下矣三公三少本以師道佐天子只是加官周公以太師兼冢宰召公以太保兼冢宰是以加官

而兼宰相之職也後世官職益紊今遂以三公三少之官爲加官不復有師保之任論道經邦之責矣然古者猶是文臣之有功德重望者方得加師保之官以其有教輔天子之名也後世遂以諸子或武臣爲之既是天子之子與武臣豈可任師保之責耶詭謬傳襲不復改正○陳氏經曰周官立政之效也二篇大率相爲表裏周公作立政告成王王能推行之考此篇如撫萬邦征弗庭即詰戎兵行大卜之意也立太師傅保以下即用三宅之意也戒有官以典常作師即克用常人之意也成王尊所聞行所知如此其高明光大宜哉○呂氏曰金縢成王初年書也洛誥周公繹政之書也無逸立政公戒王之書也周官王親政開物成務之書也合數篇以觀成王可以見其本質焉可以見其昏明疑信之變焉可以見其講貫啓發之深焉可以見其知類通達離師傅而不反焉過此有君陳乃周公沒後有顧命乃王將沒時成王進德始終之序備矣周公格君始終之功著矣○愚謂周禮周公擬議未全未行之書周官成王建置訓迪已施行之書也今只當據周官以解周官其與周禮不合處略之可也又呂氏以作周官時周公尚在深玩周官文意公時不在矣此殆成王老於世故後之書也如以不學戒卿士可見

惟周王撫萬邦巡侯甸四征弗庭綏厥兆民六服羣辟罔不承德歸于宗周董正治官此書之本序也庭直也葛氏曰弗庭弗來庭者六服之侯甸男采衛并畿內爲六服也禹貢五服通畿內周制五服在王畿外也周禮又有九服侯甸男采衛蠻夷鎮蕃與此不同宗周鎬京也董督也治官凡治事之官也言成王撫臨萬國巡狩侯甸四方征討不庭之國以安天下之民六服諸侯之君無不奉承周德成王歸于鎬京督正治事之官外攘之功舉而益嚴內治之修也唐孔氏曰周制無萬國惟伐淮夷非四征也大言之爾

〔纂疏〕呂氏曰天下大物也非緜力小才所能維持向也成王不出閨闥之扈王耳今撫萬邦至莫不承德乾開坤闔秋殺春生四海皆隨其運轉功成治定歸宗周正治官訓督裁正體統相承萬世皆入其維持不如是何以觀文之耿光揚武之大烈乎○愚謂巡侯甸即六服而略言之也六服承德九服中以內五服并王畿言之也內五服九州內外四服九州外以內五服并畿內爲六正與侯甸男采衛之辭合略外四服爾

乃于未危若昔大道之世制治保邦于未亂未危之前即下文明王立政是也曰唐虞稽古建官惟百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侯伯庶政惟和萬國咸寧夏商官倍亦克用乂明王立政不惟其官惟其人百揆無所不總者四岳總其方岳者州牧各總其州者侯伯又州牧而總諸侯者也百揆四岳總治于內州牧侯伯總治于外內外相承體統不紊故政惟和而萬國咸安夏商之時世變事繁觀其會通制其繁數加倍亦能用治明王立政不惟其官之多惟其得人而已

〔纂疏〕張氏

震曰唐虞官百夏商倍之周又幾倍之事繁故官多然大體未嘗變也舜命九官至商列爲六卿周合爲六典大綱皆出於一所增特其屬耳 今

子小子祇勤于德夙夜不逮仰惟前代時若訓迪厥

官 逮及時是若順也戒王祇勤于德早夜 蔡疏 陳氏經曰仰前代唐虞夏若有所不及然蓋修德者任官之本也 蔡疏 商建官之意而時若之○林氏曰董正者立太師以下是也訓迪者凡我有官君子以下是也董正而後訓迪之也○愚謂王意謂今兆民綏六服承若已安已治然治亂在庶官當先幾而備之將言唐虞夏商之建官故以此三言開端焉唐虞稽古至亦克用又此唐虞夏商之建官所以制治保邦者也立政而官惟其人爲政在人也訓官而先祇勤于德取人以身也此成王仰若唐虞夏商而訓官以制治保邦者也

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 立始辭也 三公非始於此也實誰曰保者保其身體傅者傅之德義師道之教訓此論謂三公也陰陽以氣言道者陰陽之理恒而不變者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論者講明之謂經者經綸之謂變理者和調之也非經天下之大經參天地之化育者豈足以任此責故官不必備惟其人也

師少傅少保曰三孤貳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

孤特也三少雖三公之貳而非其屬官故曰孤天地以形言化者天地之用運而不已者也易曰範圍天地之化是也弘者張而大之寅亮者敬而明之也公

論道孤弘化公燮理陰陽孤寅亮天地 蔡疏 孔氏曰弘大道化○葉氏曰成王以周召爲師保而太傅無聞公論於前孤弼於後公孤之分如此

師少傅少保曰召公仍爲保而不聞設師傅蓋難之也○陳氏傅良曰周召以師保爲宰是卿兼三公也顧命自太保奭以下皆卿也時召公爲保兼冢宰尚伯爲冢卿而已三公三孤皆無其人則闕之而已而六卿自若也成周實以三公三事非常之德故曰官不必備惟其人○呂氏曰明則邦國幽則陰陽幽明之所以然所謂道也經綸之用藏於無迹和調之妙聞不容聲何待於論論云者擬議以成其變化講明啓沃而精一之者也寅亮承之者也公孤之分於此著矣然弼一人乃格君心之任獨於孤之者也公反不與何也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未有不自君心者特王尊三公之至若 缺 以身煩之蓋曰斯人也乃造化之友非予一人之弼也○愚謂文王時太公已爲太師武王時召公已爲太保是三公非自成王始立也弘化以爲天地之化固有範圍天地之化可證但下句有亮天造上句似不必又以爲天地之化孤之弘化對公之論道且言貳公正是貳公以弘大其論道經邦之化耳大道化以寅亮天地體用之謂也孔註當矣 冢宰掌邦治統百官均四海 冢大宰治也天官卿治官之長是爲冢宰內統百官外均四海蓋天子之相也百官異職管攝使歸于一是之謂統四海異宜調劑使得其平是之謂均 蔡疏 呂氏曰三卿者萬事之綱也冢宰管攝百官非官官而控制之自百而歸六自六而歸二孤天子所與調精祲之原而無所治者也統萬事而分治之則六卿之職

一所操至簡也所調齊者非人人而稱量之大與之爲大小與之爲小所居至易也明乎簡易之道而相業盡矣○董氏曰周禮太宰掌建邦之六典曰治典教典禮典政典刑典事典六典太宰兼掌此言掌邦治者教禮政刑事莫非治也愚謂冢宰雖與五卿並列而亦爲一卿實總統乎五卿所掌雖邦治必教化而後可以治歟

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

擾馴也地官卿主國教化敷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教以馴擾兆民使衆也主民不順者而使之順也唐虞司徒之官固已職掌如此 纂疏 陳氏大猷曰徒掌也擾馴習之也呂氏曰擾猶擾龍之擾馴者順其自然而導之即在寬之意 宗伯掌邦禮治神人和上下

春官卿主邦禮治天神地祇人鬼之事和上下尊卑等列春官於四時之序爲冬呂氏曰治理也壇坎昭穆之等聘享射御之節貫本末而等文質所謂禮長故其官謂之宗伯成周合樂於 纂疏 陳氏大猷曰宗伯掌禮則僭亂諂佞而瀆乎神陵犯爭奪而官謂之和者蓋以樂而言也

神人所以治上下所以和也一失其禮則僭乎人上下皆失其分安得而和○愚謂宗秩宗典天神地祇人鬼之三禮此之治神人蓋以神包祇人鬼一事及國之吉凶軍賓嘉五禮以和上下一禮與五禮也禮所以辨上下定民志下辨民志定則和矣和有樂之意耳

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

夏官卿主戎馬之事掌國征伐統御六軍平治邦國平謂强不得凌弱衆不得暴寡而人皆得其平也軍政莫急於馬故以司馬名官何莫非政獨

政謂之政者用以征伐而正彼之不正王政之大者也 纂疏 呂氏曰自夏命徵侯掌六師舉政典以誓政獨戎政謂之政者天下無事寓兵於農出天下有事舉兵討亂邦之存亡安危係焉其爲政之大又不待論也此戎政所以獨謂之政也統六師而謂之平邦國則邦政掌於司馬舊矣國之大事何莫非王者用師之本旨特欲平邦國之不平者耳

司寇掌邦禁詰姦慝

秋官卿主寇賊法禁羣行攻劫曰寇詰姦慝刑强暴作亂者掌刑罰窮詰而求其情也暴虐顯而易見直刑之而已 纂疏 陳氏大猷曰詰姦慝隱而難知故謂之詰氏經曰刑曰邦禁此初設刑美意禁民使不爲惡而非以虐民也虞禮樂分三官周合爲一虞以士兼兵周分爲二帝世詳於化而略於政王世詳於政而略於化世道升降之異也

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時地利

冬官卿主國空土以居士農工商四民順天時以興地利按周禮冬官則記考工之事與此不同蓋本闕冬官漢儒以考工記當之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化莫先於禮樂故宗伯次之教莫先於教化故司徒次冢宰教加甲兵小者加刑罰不得已也故司馬司寇又次之暴亂去而後民得安居故司空終焉

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六卿之於外政治明教化治兆民之衆莫不阜厚而化成也按周禮每卿六十屬六卿三百六十屬也呂氏曰冢宰相天子統百官則司徒以下無非冢宰所統乃均列一職而併數之爲六者綱在綱中也乾坤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

六卿分職各率其屬官以倡九州之牧自內達

之與六子並列於八方冢宰之與六卿並列於六職也纂疏呂氏曰冢宰列於六卿綱固在綱中而首尾自為一體九牧各率諸侯以應六卿自外而承乎內內倡外應周洽泰和此成周治天下之體統也○愚謂周以六卿倡九牧猶唐虞以揆岳統牧伯故阜成之效不減和寧泰和在唐虞成周豈非以為治之綱紀立而體統定歟

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時巡考制度于四岳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

五服侯甸男采衛也六年一朝會京師十二年王一巡狩時巡者猶舜之四仲巡狩也考制度者猶舜之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等事也諸侯各朝方岳者猶舜之肆覲東后也大明黜陟者猶舜之黜陟幽明也疏數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纂疏呂氏曰六卿倡九牧既立為治之綱朝覲巡狩時繁簡異制帝王之治因時損益者可見矣

六年一朝以達其尊時巡至明黜陟以修其廢諸侯既親承德意於天子天子復親考制度於諸侯禮樂刑政四達而不悖矣是制嘗見於虞書復見於此驗其疏數而世之升降可推矣○王氏曰每一歲一服入見五服有一年休息又六年五服兩朝然後王一巡狩殷國也○林氏曰明黜陟所以行之舜五載一巡狩此十二年何也文中子曰舜一歲而巡四岳兵衛少而徵求寡也以是觀之則周兵衛日衆徵求日多故不能五年而以十二年也王氏曰嗚呼凡我有官君子欽乃攸司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以公滅私民其允懷

建官之體統前章既訓迪之矣此則居守官職者咸在曰凡有官君子者合尊卑小大而同訓之也反者令出不可行而壅逆之謂言敬汝所主之職謹汝所出之令令出欲其行不欲其壅逆而不行也以天下之公理滅己之私情則令行而民莫不敬信懷服矣纂疏陳氏經曰令未出而致謹可也既出則有行無反矣不謹於未令之先必反於既令之後何以示信乎○蘇氏曰此教以謹令非欲其遂非也○呂氏曰令之大者出於君百司自下教條於其屬亦令也○愚謂民之從違視公私之消長滅之者純乎公理而私欲淨盡之謂也欲民之允懷非以公盡滅其私不可允懷誠服之謂也滅字允字須勘破

學古入官議事以制政乃不迷其爾典常作之師無以利口亂厥官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不學牆面莅事惟煩

學古學前代之法也制裁度也迷錯繆也典常當代之法也周家典常皆文武周公之所講畫至備凡莅官者謹師之而已不可喋喋利口更改而紛亂之也積疑不決必敗其謀怠惰忽略必荒其政人而不學其猶正牆面而立必無所見而舉錯煩擾也○蘇氏曰鄭子產鑄刑書晉叔向譏之曰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其言蓋取諸此先王制其出入故刑簡而政清自唐以前治罪科條止於今律令而已人之所犯日變無窮而律令有限以有限治無窮不足於用有司請人法並任而任人為多故律設大法而已其輕重之詳則付之人臨事而議以立新法者日益不已嗚呼任法之弊一至於此哉纂疏孔氏曰臨事而議之以制其出入○

王氏炎曰議事以古義裁之曰以制○呂氏曰議事斷之以制制即所學之成法也○陳氏大猷曰事有施於古而不宜於今施於今而不合於古者皆非典常典常者理之通古今常行而不可易者也爾當以之爲法○呂氏曰有疑則辨可否立決蓄而不辨一前一却謀所以不成也怠失之不及忽失之過其荒政均也學者應事以理雖萬變而不勞不學者應事以才不通於理觸事面牆始猶以才力營之事漸多則不勝其繁矣○愚謂成王訓官以學勉之以不學戒之學古而後入官則當官議事必能以古制裁酌之庶酌古通今而政不迷矣然世亦有好古而至於好異者如荊公是也故又欲其以典常之理爲之師不學則於理不明臨事惟見其煩擾而已學古則議事有所據而不迷不學則莅事無所見而煩擾學不學之得失相去如此成王此言真萬世有官君子之龜鑑也

戒爾卿士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惟克果斷乃罔後艱

此下申戒卿士也王氏曰功以智崇業以仁廣斷以勇兌此三者天下之達道也呂氏曰功者業之成也業者功之積也崇其功者存乎志廣其業者存乎勤勤由志而生志待勤而遂雖有二者當幾而不能果斷則志與勤虛用而終路後艱矣 纂疏 陳氏大猷曰事之務爲業如士業於學學思問辨皆學業至於道充德備則學之功成農業於田播耨耘耔皆農業至收穫有秋則農之功成功之高卑由立志之高下欲功之高立志固貴乎高然必勤以廣業則職業日勉日高其基立而其成高也否則事業以怠惰而狹小如築臺然安有基狹而臺高者雖有此志終不遂矣○愚謂功崇至後艱四句乃申言蓄疑敗謀怠忽荒政之意而加警策耳功崇惟志業廣惟勤怠忽荒政之反也惟克果斷乃罔後艱蓄疑敗謀之反也 位

不期驕祿不期侈恭儉惟德無載爾僞作德心逸日休作僞心勞日拙 居是位當知所以恭儉是祿當知所以儉然恭儉豈可以聲音笑貌爲哉當有實得於己不可從事於僞作德則中外惟一故心逸而日休休焉作僞則揜護不暇故心勞而日著其拙矣或曰期待也位所以崇德非期於爲驕祿所以報功非期於爲侈亦通

纂疏 呂氏曰天下之至逸而無憂者莫如德天下之至勞而無益者莫如僞○陳氏經曰制驕莫如恭儉於恭儉則爲德以聲音笑貌爲之則僞矣 居寵

思危罔不惟畏弗畏入畏 居寵盛則思危辱當無所不致其祗畏苟不知祗畏則入于可畏之中矣後之患患失者以寵利爲樂所存人不同也

纂疏 愚謂居寵之寵即指祿位言祿利與危辱爲鄰甚可畏也思其危則畏懼不暇何敢驕侈乎

惟賢讓能庶官乃和不和政厖舉能其官惟爾不能稱匪其人惟爾不任

賢有德者也能有才者也能所以爲利大臣出於利則莫不出於義此庶官所以不爭而和蔽賢害政必雜亂而不理矣稱亦舉也所舉之人能修其官是亦爾之所能舉非其人是亦爾不勝任古者大臣以人事君其責如此

纂疏 陳氏經曰人能

推讓樂善故也不能推讓忌嫉故也九官相讓衆賢和朝范宣子讓其下皆讓安有不和者我忌嫉人人必忌嫉我交相忌嫉何有於和○愚謂以上成王書一以戒卿士言言精當脫諸篇之俚承聲牙而讀此猶芻豢之悅口云

爾有官亂爾有政以佑乃辟永康兆民萬邦惟無斁

三事即立政三事也亂治也篇終歎息上自三事下至大夫而申戒勑之也其不及公孤者公孤德尊位隆非有待於戒勑也纂疏蘇氏曰公也○呂氏曰訓戒既終復提要總告之敬爾官治爾政即前欽乃攸司也總言惟在輔君以永安民耳○愚謂上文戒卿士而不及公孤公孤德尊望重不待於表率也待於戒勑也篇終責望之辭不免上列三公三公德尊望重不無待於表率也諸家多以三事爲三公惟蔡氏以爲即立政三事而不指爲三公立政之作三事三宅也周官之三事三公也詩曰三事大夫漢魏以後史云位登三事皆指爲三公何疑爲

君陳

君陳臣名唐孔氏曰周公遷殷頑民於下都周公親自監成王命君陳代周公此其策命之詞史錄其書以君陳名篇

今文無古文有

纂疏夏氏曰必封國故稱君李氏曰亦猶君奭君牙稱君貴之也○鄭康成中庸注君陳周公子○王氏希旦曰觀篇中略無命予繼父職之辭意鄭說非○呂氏曰此篇戒勑之辭與畢命輕重不類君陳蓋新進者也○李氏舜臣曰周公化商民至矣繼者不必創爲新政以駭之一循公軌轍可也故王命君臣三舉周公之訓以告之今但一遵周公

無忿嫉無求備有忍從容則東郊之民常如周公之臨其上和順可前卜也此命君陳大旨也故曰君陳克和厥中

王若曰君陳惟爾令德孝恭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有政命汝尹茲東郊敬哉

言君臣有令德事親孝事上恭惟其孝友於家是以能施政於邦孔子曰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陳氏曰天子之國五十里爲近郊自王城言纂疏呂氏曰孝恭之則下都乃東郊之地故君陳畢命皆指下都爲東郊即今德之實○真氏曰孝者必友不友則戚親之心非孝矣詩云兄弟既翕和樂且湛子曰父母順友之關於孝如此○陳氏曰商民難化父母其順矣乎必兄弟和而後父母順友之關於孝如此○陳氏曰商民難化由民彝泯亂王屬之孝友之君陳正其本也○愚謂治洛以化商民爲重故君陳曰尹茲東郊畢命曰保釐東郊其任一也孝恭之恭其德性本敬也敬哉之敦勉其加敬也

昔周公師保萬民民懷其德往愼乃司茲率厥常懋昭周公之訓惟其又

周公之在東郊有師之尊有保之親師教之保安之民懷其德君陳既殁民方思慕周公之訓君陳能繼明周公之舊訓則民其治矣蓋周公之往但當謹其所司率循其常勉明周公之治矣蓋周公能繼明而光大之固宜其翕然聽順也

我聞曰至治馨香感于神明黍稷非馨明德惟馨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

呂氏曰成王既勉君陳昭周公之訓復舉周公

精微之訓以告之至治馨香以下四語所謂周公之訓也既言此而揭之以爾尚式時周公之猷訓則是四言爲周公之訓明矣物之精華固無二體然形質止而氣臭升止者有方升者無間則馨香者精華之上達者也至治之極馨香發聞感格神明不疾而速凡昭薦黍稷之茲芬是豈黍稷之馨哉所以茲芬者實明德之馨也至治舉其成明德循其本非有二馨香也周公之訓固爲精微而舉以告君陳尤當其可自殷頑民言之欲其感格非可刑驅而勢迫所謂洞達無間者蓋當深省也自周公法度言之典章雖具苟無前人之德則索然委蘚徒爲陳迹也故勉之以用是猷訓惟日孜孜無敢逸豫焉是訓也至精至微非日新不已深致敬篤〈纂疏〉陳氏大猷曰治本無馨香然善治之極曰至治馨篤之功孰能與於斯〈纂疏〉香物氣休聞之所發越猶馨香之旁達而可愛也惡政之極曰刑發聞惟腥醜聲穢德之彰聞猶腥穢之旁達而可惡也故善譬曰流芳惡譬曰遺臭神聰明不可欺故曰神明〇林氏曰德之昭明發爲至治至治之馨香即明德之馨香合而爲一者也使但黍稷之茲芬可以爲馨香則讒之粢盛豐備虔享祀豐絜亦可以感神明矣王意謂德之馨香尚能感神豈不能感化商民式時猷訓孜孜無逸所謂懋昭周公之訓即此是也〇陳氏經曰至治之馨香非以黍稷以明德也有其德有其物則假物以薦德之馨非粤在物也有其物無其德則物徒物之本又根諸明德有是德則有是治有是治則有是馨香有是馨香則有是感應〇董氏鼎曰益曰惟德動天至誠感神周公曰明德惟馨感于神明天地神也德猶可以感動況苗民商民乎周公之言與益一意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爾其戒哉爾惟

風下民惟草未見聖如不能得見既見聖亦不能由聖人情皆然君陳親見周公故特申戒以此君子之德風也小人之德草也卓上之風必偃君陳克由周公之訓則商民亦由君陳之訓矣〈纂疏〉陳氏大猷曰戒哉戒其勿如凡人也圖厥政莫或不艱有廢有興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則繹師衆虞度也言圖謀其政無小無大莫或不致其難有所當廢有所當興必出入反覆與衆共虞度之衆論既同則又紬繹而深思之而後行也蓋出入自爾師虞者所以合予人之同庶言同則繹者所以斷於己之獨孟子曰國人皆曰賢〈纂疏〉呂氏曰廢然後察之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庶言同則繹之謂也公之法也政由俗革斟酌權量以求其當也〇爾有嘉謀嘉猷則入陳氏大猷曰出謀之國人也入謀之左右也告爾后于內爾乃順之于外曰斯謀斯猷惟我后之德鳴呼臣人咸若時惟良顯哉言切於事謂之謀言合於道謂之猷道與事非二也各舉其重者言之良以德言顯以名言或曰成王舉君陳前日已陳之善而歎息以美之也〇葛氏曰成王殆失斯言矣欲其臣善則稱君人臣之細行也然君既有是心至於有過則將使誰執哉禹開善言則拜湯改過不吝端不爲此言矣嗚呼此其所以爲成王歟〈纂疏〉陳氏大猷曰臣人猶之昭著也〇呂氏曰王舉君陳前日之善也平昔謀猷入告及既施行澹然不有前日尚忘已之善而歸之君今日豈忘人之善而欲出於己〇真氏曰善則

稱君含美從王此義人臣自處者所當知君以是語臣則不可也漢高稱李斯善則稱君而王衛尉深非之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辭耳○愚謂此承上文謂謀於衆審於己而得嘉謀嘉猷云云非特善則稱君臣之義當然聞善不違使得行之非有德之君不能然也方進言則善在臣能聽言則善在君此乃人臣宜上德意以明示於衆也王非欲臣之譽己蓋欲其審謀獻以見之施行庶幾君蒙其歸美而臣遂其良顯耳然王此言前此聖帝明王未之有也葛氏之疑殆未爲過蓋恐啓導諛之漸云 **王曰君陳爾惟弘周公丕訓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寬而有制從容以和** 此篇言周公訓成王之名不著然其言足爲萬世法呂氏亦回護之者三曰懋昭曰式時至此則弘周公之丕訓欲其益張而大之也君陳何至依勢以爲威倚法以侵削者然勢我所有也法我所用也喜怒予奪毫髮不於人而於己是私意也非公理也安能不作威以削乎君陳之世當寬和之時也然寬不可一於寬寬必寬而有其制和不可一於和必從容以和之而後可以和厥中也〈纂疏〉呂氏曰周公之訓大矣猶欲弘之者繼前人之政苟止以持循因襲爲心其所成必降前人數等惟奮然開拓期以光大前業然後僅能不替蓋造始與繼成其力量不同也和中之時其大體固當寬苟無制則流蕩放肆安能從容以和乎馴擾調娛於品制之中游息化養於範圍之內斯其所以和也呂解別一本云寬而有制從容以和此最難當人欲爲防制則易迫切無和氣此雖寬而有制雖有制而能和○夏氏曰上文言周公之訓所當遵然未言今日待商民當如何故此及之無依勢至以和此言商民不犯法者待之當如此下文則言犯法者待之又當如此也 **殷民在辟予曰辟爾惟勿辟予曰宥爾惟勿宥惟厥中** 上章成王慮君陳之徇己此則慮君陳之徇君也言殷民之在刑辟者不可徇君以爲生殺惟當審其輕重之中也君言苟是從君可也非從君乃從理也君言苟未是則從理可也從理乃所以從君也 **有弗若于汝政弗化于汝訓辟以止辟乃辟** 其有不順于汝之政不化于汝之訓刑之可也然刑期無刑刑而可以止刑者乃刑之此終上章之辟 **狃于姦宄敗常亂俗三細不宥** 狃習也常典常也俗風俗也狃于姦宄與夫毀敗典常壞亂風俗人犯此三者雖小罪亦不可宥以其所關者大也此終上章之宥〈纂疏〉孔氏曰言三再猶可赦也○愚謂蔡云犯此三者其以在內爲姦在外爲宄與亂常敗俗爲三乎二孔則謂有姦宄敗亂苟三犯則情罪雖小亦不宥即刑故無小怙終賊刑之意也 **無忿疾于頑無求備于一夫** 無忿疾人之所未化無求備人之所不能〈纂疏〉陳氏曰頑不率教者無忿疾之率教者當嚴之而不可責備之 **必有忍其乃有濟有容德乃大** 孔子曰小不忍則亂大謀必有所忍而後能有所濟然此猶有堅制力蓄之意若洪裕寬綽恢恢乎有餘地者斯乃德之大也忍言事容言德各以深淺言也〈纂疏〉林氏曰忍者勉強容者自然自有忍而充於有容則忍之迹泯而廣大之疏德成矣勾踐於吳太王於狄忍也不忍則亡矣何以能濟湯於葛文於昆

夷容也包之度內如天地然孰能測度之非德之大而何○陳氏傅良曰習忍可以至容

簡厥修亦簡其或不修進厥良以率其或不良

王氏曰修謂其職業良謂其行義職業有修與不修當簡而別之則人勸功進行義之良者以率其不良則人勵行

纂疏

陳氏大猷曰修者方修於善良者已進於善○夏氏曰修者簡別之不使與不修者混不修者亦簡別之不使與修者雜既簡別之如此然後於中遷其自修而純爲良善者進用之則不良者知所愧慕亦必修飭而至於良善是進其良所以率其不良也○愚謂修不修皆可簡別故不修者亦以簡言進用故不良者以率言此其立言所以不同也

惟民生厚因物有遷違上所命從厥攸好爾克敬典在德時乃罔不變允升于大猷惟予一人膺受多福其爾之休終有辭於永世

言斯民之生其性本厚而所以澆薄者以誘於習俗而爲物所遷耳然厚者既可遷而薄則薄者豈不可反而厚乎反而歸厚特非聲音笑貌之所能爲爾民之於上固不從其令而從其好大學言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亦此意也敬典者敬其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常道也在德者得其典常之道而著之於身也蓋知敬典而不知在德則典與我猶二也惟敬典而在德焉則所敬之典無非實有諸己實之感人捷於桴鼓所以時乃罔不變而信升于大猷也如是則君受其福臣成其美而有令名於永世矣

纂疏

孔氏曰民不從所令而從所好在上不可不慎所好○夏氏曰厚者雖化爲薄其本厚者未嘗不存爾敬典在德以化之民無不變薄爲厚而躋於大道者○吕氏曰東郊之任君陳始以令德孝恭得之成王終以敬典在德勉之取之以實期之以實始終一實也○張氏曰康誥言商民父子兄弟之倫如此俗薄可知君陳藥其病惟敬典而已人君不言福風俗淳厚借之大道此君之福也○鄭氏景望曰時罔不變允升大猷成王自謂膺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王亦謂永膺多福成康言福皆以商民趨化言此人君受福之實也天保受福之詩亦曰羣黎百姓徧爲爾德即成康之意○陳氏經曰民變其舊俗而後進於大道允升大猷則化頑成仁反薄歸厚矣○愚謂敬典在德是能謹其所好時罔不變即從厥攸好也商民之頑原於昧天敘之典惟敬典可以化之敬典在德以化民惟令德孝恭之君陳能之孝父母友兄弟君陳厚於天敘之典久矣敬典在德王蓋即其素履以勉之也德者化商民之本敬又德化之本始曰命汝尹茲東郊敬哉終曰爾克敬典在德始終一敬而德有諸己矣德有諸己而商民可化矣一篇綱領中之綱領捨敬吾何以觀之哉

顧命

顧命者顧還視也成王將崩命羣臣立康王史序其事爲篇謂之皆有○吕氏曰成王經三監之變王室幾搖故此正其終始

纂疏

特詳焉顧命成王所以正其終康王之誥康王所以正其始

疏

吕氏曰天子天下之共主也成王力疾臨崩朝而命之二公受遺辱諸侯而輔之所以公天位嚴大寶也世稱漢武拔霍光於宿衛託以幼孤爲知人抑不知入臣非可寄安危屬存亡者不在此選如周召內爲師保外統諸侯君存則輔政君歿則托孤所謂

受遺蓋其一職耳武帝垂没始拔一人付之平時大臣果安用乎無具眥矣○陳氏經曰死生夜旦也人道之常始終之義也非學問之深不足以語此成王自幼得周召二公養成其德緝熙其學至於臨死生始終之變卓然不亂觀此書當與曾子易簀春秋書公薨于路寢參看又書載顧命獨成王有焉蓋自艱難變故中得之王當幼沖遭四國之難事亦始矣經一變長一智顧命之重成王亦折肱而知醫歟又曰後世之主以死爲諱繼承之際鮮有能正其終始者唐順宗嗣子已壯一旦病不能言不能召宰相托孤使宦寺得擬議所立非因衛次公等草詔得入抗議立廣陵王事亦危矣可不監哉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懌始生魄十六日王有疾故不悅懌甲子王乃洮頮水相被冕服憑玉几王發大命臨羣臣必齊戒沐浴今疾病危殆故但洮盥頮面扶相者被以袞冕憑玉几以發命乃同召太保奭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師氏虎臣百尹御事

同召六卿下至御治事者太保芮伯彤伯畢公衛侯毛公六卿之司馬第四畢公領之司寇第五衛侯爲之司空第六毛公領之太保畢毛三公兼也芮彤畢衛毛皆國名入爲天子公卿師氏大夫官虎臣虎賁氏百尹百官之長及諸御治事者平時則召六卿使宰其屬此則將發顧命自六卿至御事同以王命召也〈纂疏〉顧命排得三公三孤六卿齊整召公陳

毛公是三公芮伯彤伯衛侯是三孤太保是冢宰芮伯是司徒衛侯是康叔爲司寇所以康誥中多說刑三公只是以道義傅保王者無職事官屬却下行六卿事○皇極經世書成王在位三十七年起丙戌盡壬戌之唐孔氏曰高官兼攝下司者漢世以來謂之領故召畢毛言領王肅云彤姒姓之國餘五國姬姓畢毛文王庶子○夏氏曰哉生魄上無日辰故甲子不可考爲何日○呂氏曰甲子去崩纔一日耳猶盥洗以致潔冕服以致嚴顧託之言淵奧精明蓋臨衆之敬不以困憊廢素定之理雖垂没燭如也惟善治氣者能歷疾病而不惰善養心者能臨死亡而不昏豈一朝夕之積哉王曰嗚呼疾大漸惟幾病日臻既彌留恐不獲誓言嗣玆予審訓命汝此下成王之顧命也自嘆其疾大進惟危殆病日至既彌甚而留連恐遂死不得誓言以嗣續我志此我所以詳審發訓命汝統言曰疾甚〈纂疏〉夏氏曰恐不得誓言曰病嗣續之事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麗陳敎則肆肆不違用克達殷集大命武猶文謂之重光猶舜如堯謂之重華也奠定麗依也諸家作附麗謂上著也奠麗謂以麗訓刑者肆當訓習○孔氏曰宣布重明之德定民所依陳列敎條則民習服而不違道故能通殷爲周成其大命○蘇氏曰奠定民所麗著定民居也○愚按奠麗至不違諸說皆不通宜缺〈纂疏〉問麗孔音力馳反施在後之侗敬

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 洞愚也成王自稱言其敬迎上天威命而不敢少忽天命者也於天言天威於文武言大訓非有二也今天降疾殆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時朕言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 釗康王名成王言今天降疾我身殆將必死弗興弗悟爾庶幾明是我言用敬保元子釗大濟于艱難曰元子者正其統也柔遠能邇安勸小大庶邦 懷來馴擾安寧勸導皆君道所當盡者合遠邇小大而言又以見君德所施公平周溥而不可有所偏滯也思夫人自亂于威儀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 亂治也威者有威可畏儀者有儀可象舉一身之則而言也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成王思夫人之所以為人者自治於威儀耳自治云者正其身而不假於外求也貢進也成王人言羣臣其無以元子而冒進於不善之幾也蓋幾者動之微而善惡之所由分也非幾則發於不善而陷於惡矣威儀舉其著於外者而勉之也非幾舉其發於中者而戒之也威儀之治皆本於一念一慮之微可不謹乎孔子所謂知幾子思所謂謹獨周子所謂幾善惡者皆致意於是也成王垂絕之言而拳拳及此其有得於周公者亦深矣○蘇氏曰死生之際聖賢之所甚重也成王將崩之一日被冕服以見百官出經遠保世之言其不死於燕安婦人之手也明矣其致刑措宜哉 纂疏 陳氏經曰成王所得於周召者在敬既以敬而授天威復以敬授羣臣使輔嗣王曰弘濟艱難天下本無逸之具樂之其乃艱難之器也柔能安勸之要自一身始下文遂及威儀非幾焉此成王平生學問所得處○陳氏大猷曰夫人猶言大凡人○呂氏曰人受天地之中是以有動作威儀之則以定命也凡人有輕躁縱肆或踰其則乃人自亂其威儀天則本未嘗亂也○愚案呂解自亂甚當而非幾欠緊切蔡解非幾儘密而自亂未允當盍云幾善惡幾者善惡所由分之微處也威儀之亂乃其著也不待著而後戒也非之幾方微萌於不善而嚮於惡已當戒矣爾臣其毋以釗冒進于非之幾乎威儀之治亂判於念慮之是非自亂威儀由冒進非幾始以如以其君霸之以釗之得失以之者格心之大臣也即夫人之自亂于威儀者為戒其必自無以君冒進于非幾者先之曾子將終示孟敬子以君子所貴乎道者三惟在於容貌顏色辭氣之間與成王臨崩告戒之言意不相遠其聞聖學之淵源於周公而垂流派於洙泗者歟疾殆疾病危殆也茲既受命還出綴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 綴衣幄帳也羣臣既退徹出幄帳於庭喪大記云疾病君徹褰帷也唐孔氏曰王先在幄帳中發命○王氏炎曰成王幼立二叔流言王不無疑性非卓然高明必臨殁乃能如此得非周召輔導養成其德故死生之際志氣清明如是乎是知三代而下人主天資未必不及古人而德不逮者無古明王之學也 纂疏 太保命仲桓南宮毛俾爰齊侯呂伋以二干戈虎賁百人逆子釗於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 桓毛二臣名伋太公望子為天子虎賁氏延引

也翼室路寢旁左右翼室也太保以家宰攝政命桓毛二臣使齊侯呂伋以二千戈虎賁百人逆太子劍于路寢翼室爲憂居宗主也○呂氏曰發命者冢宰傳命者衆朝臣承命者動成顧命顧諸侯體統尊嚴樞機周密防危慮患之意深矣人自端門萬姓咸覩與天下共之也延入翼室爲憂居之宗示天下不可一日無統也唐穆敬文武以降闔寺執國命易主於宮掖而外廷猶不聞然後知周家之制曲盡備豫雖一條一節亦不可廢也纂疏氏曰桓毛必宿衛之臣○林氏曰太保命二臣於呂伋迎取千戈持以統虎賁迎太子桓毛以家宰之命而後同於秦迎齊侯以家宰之命而後授之兵衛姦邪何自萌哉○王氏曰稱子所以正名明父子繼世之義稱名未成君也王宮南向南門王宮外門也○范氏曰成王崩太子必在側特出而迎之所以顯之於衆也

丁卯命作冊度 命史爲冊書法度傳顧命於康王纂疏遺命於冊書以授嗣王并作授冊法度下文并階即位受同祭饗是也

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 伯相召公也召公以西伯爲相須取也命纂疏鄭氏曰大夫以上殯斂皆以死之來日斂天子七士取材木以供喪用纂疏日而殯於死爲八日癸酉殯之明日也○薛氏曰士山虞匠人等致材不須待以供凡喪事之用○呂氏曰自成王崩後託康王受命前命皆出於召公曰太保命仲桓命作冊度伯相命士所以一號令而無二門

狄設黼扆綴衣 狄下士祭統云狄者樂吏之賤者也喪大記狄八人階蓋供喪役而典設張之事者也黼扆屏風畫爲斧文者設黼扆幄帳纂疏唐孔氏曰自設黼扆至陳輅車各有所司皆是如成王生存之日也纂疏唐相命不言者蒙上命士之文也此下皆爲將傳顧命而陳儀物也經於四座上言設黼扆綴衣則四座皆設也先施屏風於前又施帳幄於上

黼純華玉仍几 此平時見羣臣觀諸侯之坐也敷設重席所謂天子之席三重者也篾席桃竹枝席也黼白黑雜繡純緣也華彩色也華玉以飾几仍因也因生時所設也周禮吉事變凡凶事仍凡是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文貝仍几 此旦夕聽事之坐也東西廂謂之序底席蒲席也綴雜彩文貝有文之貝以飾几也

東序西嚮敷

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 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也豐席簟席也畫彩色雕刻鏤也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 此親屬私燕之坐也西廂夾室之室筍席竹席也紛雜也以玄黑之色雜爲之緣漆漆几也牖間兩序西夾其席有四牖戶之間謂之扆天子負扆朝諸侯則牖間南嚮之席席之正也其三席各隨事以時設也將傳先王顧命知神之在此乎在彼乎纂疏呂氏曰牖序夾房階墜前指路寢言之牖間南故兼設平生之坐也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

西户牖之間即當宁之所西序東嚮寢東廂設座西嚮也○夏氏曰廂之東室謂之夾又謂之房西夾乃西廂之夾室即下文所謂東序西房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曰夾室西夾南嚮蓋在西廂之夾室中南嚮設此座也○說文筍竹胎筍席取筍皮織爲席也

越

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

天球河圖在東序胤之舞衣大貝鼖鼓在西房兌之戈和之弓垂之竹矢在東房

於東西序坐北列王五重及陳先王所寶器物赤刀赤削也大訓三皇五帝之書訓詁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弘璧大璧也琬琰圭名夷常也球鳴球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一六位北二七位南三八位東四九位西五十居中者易大傳所謂河出圖是也胤國名胤國所制舞衣大貝如車渠鼖鼓長八尺兌和皆古之巧工垂舞時共工舞衣鼖鼓戈弓竹矢皆制作精巧中法度故歷代傳寶之○孔氏曰弘璧琬琰大玉夷玉天球玉之五重也○吕氏曰西序所陳不惟赤刀弘璧而大訓參之東序所陳不惟大玉夷玉而河圖參之則其所寶者斷可識矣○愚謂寶玉器物之陳非徒以爲國容觀美意者成王平日之所觀閱乎澤在焉陳之以象其生存也楊氏中庸傳曰宗器於祭陳之示能守也於顧命陳之示能傳也纂疏陳氏大猷曰此陳世傳之寶也越及也承上文而言爲鼓圖曰璧銳上曰圭琬有鋒芒琬無鋒芒大玉華山之玉夷玉東夷之美玉○重陳寶總言之下復分言五一雙曰重古雙玉

大輅在賓階面綏輅在阼階面先輅在左塾之前次輅在右塾之前

大輅玉輅也綴輅金輅也先輅木輅也次輅象輅革輅也王之五輅玉輅以祀不以封爲最貴金輅以封同姓之革輅以封四衛爲次之木輅以封蕃國爲最賤其行也貴者宜自近賤者宜遠也王乘玉輅綴之者金輅也故金輅謂之綴輅最遠者木輅也故木輅謂之先輅以木輅爲先輅則革輅象輅爲次輅矣賓階西階也阼階東階也面南嚮也塾門側堂也五輅陳列亦象成王之生存也周禮典路云若有大祭祀則出路大喪大賓客亦如之是大喪出輅爲常禮也又案所陳寶玉器物皆以西爲上者成王殯在西序故也纂疏鄭氏曰阼猶酢也東階所以荅酢賓客方此輅陳之其轅向南故謂之面蓋在階之南面也先輅在左塾之前蓋在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右塾之前蓋在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也○顧氏曰先輅在寢門內之西北面對玉輅次輅在寢門內之東北面對金輅○吕氏曰此非獨盛彌文而彰備物天位峻極幄座靚深實鎮遹華車輅峙列入其庭肅然起敬懼不克承委重托艱之意不言而已傳矣

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畢門之內四人綦弁執戈上刃夾兩階陛一人冕執劉立于東堂一人冕執鉞立于西堂一人冕執銳立于側階

弁士服雀弁赤色弁也綦弁以文鹿子皮爲之惠劉戈大夫服劉鉞屬殘瞿皆戟屬銳當作鋭說文曰鋭侍臣所執兵從金允聲周書曰一人冕執鋭讀若允東西堂路寢東西廂之前堂也東西垂路寢東西序之階上也側階北陛之階上也○吕氏曰古者執戈戟以宿衛王宮皆士大夫之職無事而奉燕私則從容養德而有膏澤之潤有事而可禦侮則堅明守

義而無腹心之虞下及秦漢階楯執戟尚餘一二此制既廢入主接士大夫者僅有視朝數刻而周廬陛楯戎環以椎埋嗇悍之徒有志於復古者當深繹也

纂疏　孔氏曰側階北下立皆上○唐孔氏曰垂旒為冕無旒為弁弁冕版皆廣八寸長尺六寸前圓後方雀弁色赤而微黑如雀頭也垂堂上之遠地也堂廉廉者稜也立在堂下近於堂稜執兵宿衛先東後西者以王在東宿衛敬新王故也○呂氏曰凡弁士也皆立堂下冕大夫也皆立堂上○陳氏經曰自設黼座至此典章文物之備豈為華侈之具哉一以象先王平生所坐所寶所乘所衛以起敬王之追慕而盡誠紹述也一以昭先王委重授艱之意使嗣王肅敬以祗承也一以起羣臣諸侯之尊敬想慕先王而繫心於嗣王也一以表人主之崇高富貴尊無二上而傳授之正如此以絕天下覬覦之萌也

王麻冕黼裳由賓階隮卿士邦君麻冕蟻裳入即位

麻冕三十升麻為冕也隮升也康王吉服自西階升堂以受先王之命故由賓階也蟻玄色公卿大夫及諸侯皆同服亦廟中之禮不言升階者從王賓階也入即位者各就其位也○呂氏曰麻冕黼裳王祭服也卿士邦君祭服之裳皆繅今蟻裳者蓋無事於冕視不欲純用吉服有位於班列不可純用凶服酌吉凶之間示

纂疏　呂氏曰儀物既備然後延嗣王受顧命而踐位自此始稱王禮之變也

纂疏　○夏氏曰麻冕用極細布即袞冕蘇氏曰麻冕之裳四章此獨用黼示變也由賓階來受顧命猶以子道自居也卿士王朝公卿大夫傳曰鄭武公為平王卿士但陪位無職事各入即所次之位繅赤色之淺者蟻色玄如蟻

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

同瑁由作階隮太史秉書由賓階隮御王冊命

太宗伯也彤赤色繅也太保受遺太史奉冊太宗相禮故皆祭服也介大也大圭天子之守長尺有二寸同爵名祭以酌酒者瑁方四寸邪刻之以冒諸侯之珪璧以齊瑞信也太保宗伯以先王之命奉符寶以傳嗣君有主道焉故升自作階太史以冊命御王故持書由賓階以升蘇氏曰形裳亦變也形赤色○董氏曰介圭天子所守瑁以朝諸侯○陳氏大猷曰太保冢宰總大權故承鎮圭宗伯掌祭祀朝覲禮故奉同瑁書即冊命也秉言持之以升御言奉之以進○夏氏曰圭瑁先王所執今將授嗣王若先王予之故自作階升太史執書將進之嗣王故與王接武同升○陳氏經曰上宗即宗伯或言大宗或言上宗者大宗伯一人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其一人奉同其一人奉瑁

纂疏　曰皇后憑玉几

道揚末命命汝嗣訓臨君周邦率循大下燮和天下

用荅揚文武之光訓

纂疏　成王顧命之言書之冊矣此太史所陳者也皇終之命命汝嗣守文武大訓曰汝孝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燮和天下和之大也居大位由大法致大和然後可以也率循大下法之大也臨君周邦位之大也道言揚稱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對揚文武之光訓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道言揚稱也顧命中成王自言嗣守文武大訓故此言命汝嗣訓燮亦和也荅揚文武光訓即所謂嗣訓

王乘拜興荅曰眇眇予末小子其能而亂四方以敬

忌天威 眇小而如亂治也王拜受顧命起荅太史曰眇眇然予微末小子其能如父祖治四方以敬忌天威乎謙辭退托於不能也顧命有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之語故太史所告康王所荅皆於是致意焉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 王受瑁爲主受同以祭宿進爵也祭酒也咤奠爵也禮成於三故三宿三祭三咤葛氏曰受上宗同瑁則受太保介圭可知宗伯曰饗（纂疏）詁云肅進也宿即肅也三肅爲三進爵從立處而者傳神命以饗告也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酹酒於神座也每一酹酒則一奠爵王肅以咤爲奠爵經典無此字字曰饗所謂嘏也詩箋曰予福曰嘏特牲少牢之禮尸嘏主人此則上宗嘏王也○蘇氏曰至齒而不飲曰咤曰齊示飲而實不忍也（唐孔氏曰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太保受王所咤之同而下堂盥洗更用他同秉璋以酢酢報祭也祭禮君執圭瓚裸尸太保執璋瓚亞裸報祭亦亞裸之類故亦秉璋也以同授宗人而拜尸王荅拜者代尸拜也宗人小宗伯之屬相太保酢者也太保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荅拜 同授宗人又拜王復荅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飲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太保降收諸侯出廟門俟 太保下堂有司收撤器用廟門路寢之門也成王之殯在焉故曰廟言諸侯則卿上以下可知俟者俟見新君也（纂疏）愚案咤有兩說孔氏以不飲與嚌同義初以咤從口意蘇說是及考字書方知宅與咤同陟駕反祭奠酒爵也咤本宅字傳寫訛耳孔註音釋下云說文作宅觀此則咤訓奠爵不可易也若與嚌同義則君咤臣嚌於義何分且與飲福亦廢之說不合矣報祭者亞祼之類即今亞獻也王祭告成王已已受顧命也太保秉璋以酢授同而拜告成王言已已受顧命也太保拜王氏則曰因太保拜而對拜夏氏則曰王亦拜成王柩紛紛揣度要之王荅召公拜何疑焉君在廟門外則全於君在廟門內則全於子況康王方在廟中柩前受顧命未出廟門臨朝堂而受羣臣朝也冢宰以元老大臣受託孤重寄先王臨之在上先之拜告傳顧命繼之拜告禮成康王爲喪主立柩前其荅拜禮亦宜之冢宰傳顧命以相授見大臣如見先王也荅其拜敬大臣即所以敬先王也何必如諸說之紛紛回護哉成王以乙丑崩越九日癸酉命士須材傳顧命不言日其在癸酉後必矣易不如後世嗣君當日於柩前即位而涉旬日乎曰君薨百工總己以聽於冢宰冢宰尚矣有召公爲冢宰以輔政紀綱政令周密備具如此故嗣君可以旬日方即位也古今異宜何必同哉○真氏曰此篇見周公養成君德之效又見召公處危疑周密皆可爲來世法

康王之誥 今文古文皆有但今文合于顧命

王出在應門之內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

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
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荅拜

漢孔氏曰王出畢門立應門內鄭氏曰周禮五門一曰皐門二曰雉門三曰庫門四曰應門五曰路門路門一曰畢門外朝在路門外則應門之內蓋內朝所在也周中分天下諸侯主以二伯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召公率東方諸侯則繼周公爲東伯矣諸侯入應門列于左右布陳也乘四馬也諸侯皆陳四黃馬而朱其鬣以爲庭實或曰黃朱若簠簋厥玄黃之類實諸侯也稱舉也諸侯舉所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一二見非一也爲王蕃衛故曰臣衛敢執壤地所出奠贄皆再拜首至地以致敬義宜也義嗣德云者史氏之辭也康王宜嗣前人之德故荅拜也○吳氏曰稽首人弔公子重耳重耳稽顙而不拜穆公曰仁夫公子稽顙而不拜則未爲後也蓋爲後者拜不拜故未爲後也弔者含者襚者升堂致命主孤拜稽顙成爲後者也康王之見諸侯若以爲不當拜而不拜則疑未爲後也且知其以喪見也（纂疏）吳氏曰敢執土地所有奠之於王庭○愚謂奠如奠鴈之奠

太保暨芮伯咸進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
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誕受羑若
克恤西土（冢宰及司徒與羣臣皆進相揖定位又皆再拜稽首陳戒於王曰敢敬告天子示不敢輕告且尊稱之所以重其聽也曰大邦

般者明有天下不足恃也羑若未詳蘇氏曰羑羑里也文王出羑里之囚天命自是始順或曰羑若即下文之厥若也羑厥或字有訛謬西土文武所興之地言文武所以大受命者以其能恤西土之衆也進告不言諸侯以內見外（纂疏）呂氏曰二伯率諸侯列門左右朝揖朝會合班儀也始而分班則諸侯兩列西伯與東伯之位相對繼而合班則六卿前列冢宰與司徒之位相次○張氏曰恤西土以周業基於西土不忘本也○愚謂羑若難强解合缺

惟新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
人休今王敬之哉張皇六師無壞我高祖寡命（陟升遐也成王初崩未喪未諒故曰新陟王畢盡協合也好惡在理不在我故能盡合其賞之所當賞罰之所當罰而克定其功用施及後人之休美今王嗣位其敬勉之哉皇大也張皇六師大戒我備無廢壞我文武艱難寡德之基命也案召公此言若道孝王以尚威武者然守成之世多溺晏安而無立志苟不詰爾戎兵奮揚武烈則廢弛怠惰而陵遲之漸見矣成康之時病正在是故周公於立政亦懇懇言之後世望先王之業忘祖父之艱上下苟安甘至於亡不言兵亦異於召公之見矣可（纂疏）問稱成王獨言畢協賞罰何也曰只爲當不當功罰不當罪故事差錯若畢協賞罰非至公至明何以能此又問張皇六師曰吉者兵藏於農故六軍皆寓於農張皇六師只是整理民衆底意思○張氏曰繼新陟王唯在於敬敬則歷年不敢則墜命此召公平生所學昔以告成王今又以告康王也新王即位元老當以道德進告乃先以賞罰六師言何也曰周自祖宗以來仁深澤厚規模已定惟商民猶伺間隙欲逞其禍元老深謀

遠慮不得已而及此是說施於康王之時則可不可泛言於新王之前也○一說高祖猶說命言高后謂文王也○愚謂周以仁厚立國盈成之久流弊易弛而弱弊証雖甚於東遷之後幾微已兆於一再傳之餘周召畢諸公已預見先憂於未然之前矣正如太公言魯後世浸弱矣者也康王之子昭王即有舟膠巢澤之陵夷召公之言豈過也哉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惟予一人釗報誥報誥而不及羣臣者以外見內康王在喪亦書名也

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厥德昭明于天下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畀四方丕平富者溥博均平溥敏富民言文武德之廣也不務咎者不務咎惡輕省刑罰言文武罰之謹也厥至者推行而厥其至也齊信者兼盡而極其誠也文武務德不務罰之心推行而厥其至兼盡而極其誠內外充實故光輝發越用昭明於天下蓋誠之至者不可揜也而又有能羆武勇之士不二心忠實之臣勠力同心保乂王室文武用受正命於上天上天用順文武之道而付之以天下之大也康王言此者未助羣臣諸侯之意

疏愚謂王資助於內外而首述文武得勇士忠臣之者有感於張皇六師之言也

乃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雖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無遺鞫子羞天子稱同姓諸侯曰伯父康王言文武所以命建侯邦植立蕃屏者意蓋在我後之人也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綏爾祖考所以臣服于我先王之道雖身守國在外乃心當常在王室用奉上之憂勤其順承之毋遺我稚子之恥也〔纂疏〕林氏曰諸侯祖父嘗臣服于先王汝尚相與顧安之顧謂念而不忘則先公之靈安矣○呂氏曰又戒以用奉承憂恤其所當順者而順行之順理則一時位有殊厥若者其所當順也人孰不欲順理時位之不識則其順或非所當順者矣○林氏曰鞫子未離鞠養之稚子康王自謂

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王釋冕反喪服始相揖者揖而進也此相揖者揖而退也蘇氏曰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禮喪既成服釋之而即吉無時而可服受也曰何爲其不可也孔子曰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冠吉禮也猶可以喪服行之受顧命見諸侯獨不可以喪服乎太保使太史奉冊授王于次諸侯入哭於路寢而見王於次王喪服受教戒踊哭踊荅拜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春秋傳曰鄭子皮如晉葬晉平公將以幣行子產曰喪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亦見新君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亦見新君兒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退今康王既以嘉服見諸侯而又受乘黃王弔之幣使周公在必不爲此然則孔子何取此書也曰至矣其父子君

臣之間敎戒深切著明足以爲後世法孔

【纂疏】問康王釋喪服而被衮冕且受黃朱圭幣之獻諸家皆以

子何爲不取哉然其失禮則不可不辨

爲禮之變獨蘇氏以爲失禮未知當此際合如何區處先生曰天子諸侯之禮與士庶人不同故孟子有吾未之學之語蓋謂此類耳如伊訓元祀十有二月朔亦是新喪伊尹已奉嗣王祗見厥祖固不可用凶服矣漢唐新主即位皆行冊禮君臣亦皆吉服追述先帝之命以告嗣君韓文外集順宗實錄中有此事可考蓋易世傳授國之大事當嚴其禮而玉侯以國爲家雖先君之喪猶以爲己私服也五代以來此禮不講則始終之際殊草草矣荅潘子善○康王釋斬衰而服衮冕於禮爲非孔子取之又不知如何設使制禮作樂當此之職只得除之○葉氏曰天子即位之禮後世無傳春秋猶有可攷君薨世子嗣位於喪次殯而未葬葬而未踰年者不敢死其君故不敢踐其正位不敢朝廟而主祭封內三年稱子緣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則不得已而嗣位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以兩君則猶不敢當君位故必至明年而後朝廟正君位改元春秋始書公即位以吉服乎以凶服乎不可知也然古者吉凶諸侯禮歟諸侯踰年而朝廟即位以吉服不可爲凶事則凶服不可爲吉事明矣魯不同事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吉服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莊未終桓喪王命主王姬嫁說者曰衰麻不可以接弁冕諸侯大夫葬晉平公云云是重受弔也古人謹於吉凶之服如此其嚴也康王之事必有不得已而然者蓋成王初即位尚有四國淮夷之變微周公天下未可知況不及成王周公者乎故召公權一時之宜而遽正君臣之分若曰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繼世以正大統亦天下之大義也通喪上下之所同而大義天子之所獨故不以通喪廢大義而吉凶不可相亂則以冕服朝諸侯以爲常禮則不可以爲非

【纂疏】陳氏傅良曰釋冕反喪服東坡疑之某嘗以問先生卿先生曰惜坡疑之而不加察也召畢皆盛德又老於更事豈不知禮蓋身見周公以叔父之親擁輔太子而流言之變起於兄弟非周公之忠誠無疑其意遠矣蓋自秦漢而下授受成於宮闈之曖昧而擁立出於一人之手奪禍天下國家不少然後知二公老練坐鎮安危之機送往事居中外無間未易以泥常論也○愚謂蘇氏之論主於守經葉陳之論出於達權守經合理之正而不可破達權亦當察事之宜而不可膠召公在當時必有迫於不得已懲創於往事而不敢輕者觀其布置舉措重大周密倣召會集翕合安徐若臨大敵當大難然諸侯咸在或謂問疾者尚留而因受其朝非也觀其言曰庶邦侯甸男衛曰率西方諸侯入右則倣召於既前之餘翕集於一旬之內可見又觀張皇六師一語則當時事勢亦可想矣紀載始末節節備具兩篇之中詞繁不殺前後五十六篇紀載無似此之詳者證之朱子之說若潘時舉一段未嘗心主蘇氏意可見矣今兩存二說以俟來哲擇焉若必非召公東坡已盡之尚何容喙

畢命 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此其冊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唐孔氏曰漢律歷志云康王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冊書豐刑此僞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道也【纂】

疏　呂氏曰周公始遷殷民戒長治者不忌于凶德包以大度善惡並育以安反側也至君陳則殷民寖服周化故簡修進良猶未大區別也至康王則世變風移矣苟猶兼蓄並容則餘孽不除終爲良民之害故命畢公分別居里不惟惡不能以染善亦將無以自容勢不得不入於善矣此周之治所以成也　蓋惟此時然後可以舉此政爲治之序固如此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豐以成周之衆命畢公保釐東郊康王之十二年也畢公嘗相文王故康王就豐文王廟命之成周下都也保安釐理也保安釐即下文旌別淑慝之謂蓋一代之治體一篇之宗要也纂疏陳氏大猷曰分里之意曰保則有恩意行乎其間非斬然割裂無復潤澤也以保爲釐蓋有欲並生哉之意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畢公代周公爲太師也文王武王布大德于天下用能受殷之命言得之之難也惟周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毖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寧十二年曰紀父子以世周公左右文武成王安定國家謹毖頑民遷于洛邑密

近王室用化其教既歷三紀世已變而風始移今四方無可虞度之事而予一人以寧言化之之難也革不臧厥臧民罔攸勸有升有降猶言有隆有汚也周公當世道方降之時至君陳畢公之世則將升於大猷矣爲政者因俗變革故周公毖殷而謹厥始君陳有容而和厥中皆由俗爲政者當今之政旌別淑慝之時也苟不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矣惟懋德克勤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祗師言懋盛大之義予懋乃德之懋小物猶言細行也言畢公既有盛德又能勤於細行輔導四世風采凝峻表儀朝著若大若小罔不祗服師訓休嘉之績蓋多於先王之時矣今我小子復何爲哉垂拱拜以御其成而已康王將付畢公以保釐之寄故敘其德業之盛而歸美之也纂疏唐孔氏曰小物猶小事能勤小事大事必勤矣言語言文王之事云詢于八虞訪于葬尹重之以周召畢榮是畢公文王時已爲大臣也○呂氏曰畢公元老王不稱其成德而稱其懋德不稱其總大體而稱其勤小物者蓋以成德自居則止矣小物忽焉亦非造次必於是者性勉於德者實推老而不息故勤於物者一小大而無間○林氏曰正色率下所謂正衣冠尊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也○史氏漸曰忠厚近迂闊老成若遲鈍先王終不以此易彼者蓋世臣舊德功業已見於時聞望已孚於人商功利課殿最雖不新進若然雍容廟堂天下想聞其風采足以康頑立懦敦薄厲偷如泰山喬嶽初無運動之勞而功之及人厚矣畢公四世元老雖有不可及之盛德常有不自足之誠心小物不

以不必勸而不勤嘉績不以已多於前而或怠正色斂容而使人之非意自消出辭吐氣而使天下之羣心晉服保釐之任捨公其誰○愚謂臧厥臧即下文旌淑乾善之事所謂勸則使慝惡者克畏慕也不矜細行終累大德公於小物克勤所以愈見其懿德之誠也王曰嗚呼父師不敢屈公以行也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今我敬命公以周公化訓頑民之事公其往哉言非周公所為而為之則尤為對病之藥也蘇氏曰張釋之諫漢文帝泰任刀筆之吏爭以亟疾苛察以告畢篡踈厥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公者也

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申畫郊圻慎固封守以康四海淑善慝惡癉病也旌善別惡成周今日由俗革之政也表異善人之居里如後世旌表門閭之類顯其為善者而病其為不善者以樹立為善之風聲使顯於當時而傳於後世所謂旌淑也其不辜訓典者則殊異其井里疆界使不得與善者雜處禮記曰不變移之遂即其法也使能畏而為惡之禍而慕為善之福所謂別慝也圻與畿同郊圻之制昔固規畫矣曰申云者申明之也封域之險昔固有守矣曰謹云者戒嚴之也疆域障塞歲久則易湮世平則易玩時輯而屢省之乃所以尊嚴王畿于以安則四海安矣篡祭踈孔氏曰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法也當謂別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別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使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勸之唐孔氏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表宅里如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也郊圻謂邑之境界○王氏曰彰善者則惡者恥其不若是病也使人有所感動曰風使人有所聽聞曰聲○夏氏曰庶望風而化聞聲而應如風動於此而物偃於彼聲振於此而響應於彼也○呂氏曰榮辱不止於一時而流芳遺臭傳千百世而未泯所謂樹之風聲也人有政舉人亡政息惟風聲所傳則可以鼓動千百年之遠雖事往迹陳而興起如新弗幸者殊其井疆豈真欲絶之而置之人類之外哉欲其畏慕而卒歸於善而已此旌別之本心也五陽一陰然後可以夬決揚庭不知時義而錯施之為惡者眾或以召亂矣曰區別里閭遂并郊圻封守而整齊之○愚謂東郊之政以保為釐旌別淑慝慝者釐也義之盡也本心欲其畏慕而同歸于善者以保為釐也仁之至也又樹立為善者之風聲見其善善之長俾為惡者畏慕見其惡惡之短有以人治人改而止之意愛之深待之厚如此辛化浮薄為忠厚宜哉風必有聲聞夷惠之風聞即聞風之聲也王夏分為二字未當呂以使惡者遺臭兼言不若專以樹善者風聲使流芳而人聞風興起言此數句旌別淑慝綱也表宅里樹風聲使人知善之可慕旌淑也弗率訓殊井疆使人知惡之可畏別慝也不可為慵惡即上惡所曖彰善即上善所昭揚

口惟賢餘風未殄公其念哉對暫之謂恒對常之謂異趣完具而已之謂體衆體所會之謂要政事紀一辭今簡實深戒作聰明趨浮末好異之事凡論治體者皆然而在商俗相高其弊徒文具無惻隱之實以故不聞其過陵夷至於二世天下土崩今以畨夫口辯而超遷之臣恐天下隨風而靡爭口辯無其實凡釋之所論則康王以告畢篡踈厥持久安能有恒言而好異則言浮於理言徒多而理不足安公者也

能體要〇唐孔氏曰韓襄子言紂使師襄作靡靡之樂靡靡相隨順之意〇愚謂利口即辭體要之反惡利口遠佞人所關大矣**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古人論世祿之家逸樂豢養其能由禮者鮮矣既不由禮則心無所制肆其驕蕩陵慢有德悖亂天道敝壞風化奢侈美麗萬世同一流也康王將言殷士怙侈滅義之惡故先取古人論世祿者發之

纂疏　家氏復禮曰觀此則洛邑所遷多殷世祿之家也

玆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侮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呂氏曰殷士憑藉先寵助發其私欲者有自來矣私欲公義相為消長故怙侈必至滅義義滅則無復善惡之端徒以服飾之美侮之於人而身之不美則莫之恥也流而不反驕淫矜侮百邪並見將以惡終矣洛邑之遷式化厥訓雖已收其放心而其所以防閑其邪者猶甚難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席藉也〇東萊呂氏曰人心難收於已收之時尤難閑於既收之後苟其根尚在雖一時收斂將觸事而發此閑之所以為難也〇夏氏曰周公君陳相繼化商雖收其放心然閑之尚難畢公當有以閑之下文訓以德義古訓即閑之之道

資富能訓惟以永年惟德惟義時乃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言殷士不可不訓之也資資財也資富而能訓則心不遷于外物而可全其性命之正也然訓非外立教條也惟德惟義而已德者心之理義者理之宜也德義人所同有也惟德義以為訓是乃天下之大訓然訓非可以己私言也當稽古以為之說蓋善無證則民不從不由古以為訓于何以為

纂疏　陳氏經曰禮義生於富足既富以養其身又訓以養其心全正性所以順正命此所以永年也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有所謂訓哉德者人心之所得義者人心之所宜根於人心之所同然此之謂大訓古訓所載亦惟德義而已即人心之所同然而證諸古所已然非德義之外有古訓也畢公之化本諸同然而民易從參諸已然而民易信閑之之道孰過於此君陳尚有辭以止辭三細不宥之說此篇雖歷數商俗之不美然惟務區別以生其愧教訓以導其善無片言及於刑蓋純以德化而刑措不用信矣〇愚謂訓以德所以化其陵德訓以義所以化其戕義旌別淑慝以商人化商人也所以興起其勸慕之微機崇德義稽古訓反身以化商人也所以反求其訓化之大本化商之道盡矣　王曰嗚呼父師

邦之安危惟茲殷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是時四方無虞矣叢爾殷民化如此文武周公之澤其深長也宜此其不苟於小成者其德信乎

纂疏　王氏炎曰忿其不剛所以保之不柔所以聳之不剛不柔則必玩惟不偏而處以中則德允修而商人化矣〇呂氏曰其修矣

纂疏　王氏炎曰忿其不從而制以剛則必忍慮其難制而遇以柔始皇以安危係匈奴而急之以剛德宗以安危係藩鎮而緩之以柔皆以致亂

克和厥中惟公克成厥終三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

政治澤潤生民四夷左衽罔不咸賴予小子永膺多福殊厥井疆非治之成也使商民皆善然後可謂之成此曰成者領期之也二后所治者洛邑而施及四夷王繼四方之本也吳氏曰道者致治之道也始之中之終之雖時有先後皆能即其行事觀其用心而有以潛之若出於一時苟成於一人謂之協心如此蔡疏猶四時之序張氏曰三后不同而同於成歲功也○陳氏經曰慎始監殷頑民也和中從容以和也今日惟防閑之使前日之功不壞耳事莫難於成終少有懈弛則二公之化皆為之不終矣政雖有始中終之異心與道無始中終之殊曰洽曰潤漸漬積累豈一日之功所能哉商民甚傲而所繫甚重遠而四夷尊而人主近而畢公遠而公之子孫皆賴於此可見周公化商為重必如是而後可以盡成終之責公其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

亦有無窮之聞子孫訓其成式惟乂建立訓順式法也成周指下都而言呂氏曰畢公四世孤元老豈區區立後世名者而勳德之隆亦豈少此康王所以望之者蓋相期以無窮事業乃尊敬之至也嗚呼罔曰弗克惟既厥心罔曰民寡惟慎厥事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蘇氏曰治亂者民也治民者我其難而不敢為者也曰民寡蔡疏陳氏大猷曰事之不立非視之太重而畏其難則視之太輕而忽其易能盡其心則雖難無不舉不謹其事則雖易不能舉○王氏炎曰觀殷民不輕於從周見殷先王

德澤之深觀三后化殷殷卒依依於周者八百年見周家仁厚之至○董氏鼎曰無殷人之頑不見周家之仁如細陰沍寒終消融於春風和氣中何其仁哉○呂氏曰成康並稱成王見於詩書者多康王白詰諸侯外惟畢命耳讀此亦可見其賢矣

君牙君牙臣名穆王命君牙為大司徒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蔡疏問君牙冏命等見穆王氣象甚好後來乃有車轍馬迹馳天下之事如何曰此篇乃內史之屬所作猶今翰林作制誥然如君陳蔡仲微子之命等篇亦是當時此等文字自有格子首呼其名而告之末又為嗚呼之辭以戒之篇篇皆然○呂氏曰穆王書三篇君牙冏命初年書也呂刑末年書也中雖放逸不克保其始之祇畏然暮年哀敬初心復還舜命契為司徒止一語而君牙贊書至一篇世降而文勝也然周家之典刑文獻在焉

王若曰嗚呼君牙惟乃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王穆王也康王孫昭王子周禮司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司常云日月為常畫日月於旌旗也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王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心之憂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緒統緒也若蹈通志堂

虎尾畏其噬若涉春冰畏其陷（纂疏）張氏曰穆王父昭王南征不復故有蹈言憂危之至以見求助之切也（纂疏）虎涉冰之喻然隱諱其事又迂緩其辭不足以感動人心無志可知矣其後車轍馬迹周於天下周道衰焉○愚按先王之臣本或作先正孔注亦惟祖父之臣作先王東齋云先正說見說命作先正當從孔注又案君牙稱君必有國成康時茆伯爲司徒伯爵諸侯也君牙當是其後 今命爾予翼作股肱心膂纘乃舊服無忝祖考（膂脊也舊服忠貞服勞之事忝辱也欲君牙以其祖考事先王者而事我也）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弘敷者大而布之也式和者敬而和之也則有物有則之則君臣之義父子之仁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是也典以設教言故曰弘敷則以民彝言故曰式和此司徒之教也然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身正也中以身言欲其所處無邪行也中以心言欲其所存無邪思也孔子曰于率以正孰敢不正居公曰率自中此告君牙以司徒之職也（纂疏）張氏曰和民則在我和矣○陳氏大猷曰以其常行而不可易謂之典而已惟正與中民則教之理雖不外乎人之性教之本則在君牙之身與心正者察有不中中則無有不正身之正勉強修飾者能之心之中非存養純熟不能也故既欲君牙正身以率民身之正尤欲其存心之中以導民心之中則民則和五典惇矣敷典和則因民心之同得者教之爾正爾中即吾心之先得者率之也於身先言爾於心先言民互文耳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厥惟艱哉思其艱以圖其易民乃寧（祁大也暑雨祁寒小民怨咨自傷其生之艱難也厥惟艱也艱者飢寒之艱易者衣食之易司徒敷五典擾兆民兼教養之職此又告君牙以養民之難也） 嗚呼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爾惟敬明乃訓用奉若于先王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丕大謨謀功也文顯於前武承於後曰謨曰烈各指其實而言之成以正者無一事不出於正咸罔缺者無一事不致其周密若順對荅配匹也（纂疏）唐孔氏曰文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功業成就故美其功先王前人君牙祖父 成康也○愚謂先命即顯謨武烈不過承文謨雖烈亦謨也所以於文武總言光命也文武之光命成康已對揚之今又能奉若成康所以對揚文武之意也如此則君牙可追配其祖父矣舜命契爲司徒不過曰敬敷五教在寬今穆王命君牙其詳雖至於一篇其要不出舜之一言前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曰弘曰和即在寬意也此曰敬明乃訓即敬敷意也帝舜此言豈惟職教者不能易也 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率乃祖考之攸行昭乃辟之有乂（先正君牙祖父）

也君牙由祖父舊職而是法之民之治亂在此而已法則治否則亂也循汝祖父之所行而顯其君之有又復申戒其守家法以終之案此篇專以君牙祖父爲言曰繼舊服曰由舊典曰無忝曰追配曰由先正舊典曰率祖考攸行然則君牙之祖父嘗任司徒之職而其賢可知矣惜載籍之無傳也陳氏曰康王時芮伯爲司徒君牙豈其後耶

冏命

穆王命伯冏爲太僕正此其誥命也今文無古文有○吕氏曰陪僕執御之臣後世視爲賤品而不之擇者固不知人主朝夕與居氣體移養常必由之潛消默奪於冥冥之中而明爭顯諫於昭昭之際抑末矣自周公作立政而蒙級衣虎賁知恤者鮮則君德之所繫前此知之者亦罕矣周公表而出之其選[纂]疏]陳氏大猷曰周禮止有太僕下大夫二人此言太僕正正其長也又有祭僕御僕隸僕戎僕齊僕道僕田僕等正皆長之上薰陶涵養乎君德下簡擇表率乎羣僚所繫甚重故冊命之○蘇氏曰昭王南征不復至齊桓乃以問楚是終穆王世君弑賊不討也王終無憤恥之心乃欲車轍馬迹周於天下今觀君牙伯冏二書皆無哀痛慘怛之意但曰嗣先人宅丕后而已非祭公謀父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其不沒乎○張氏曰伯冏爲太僕正穆王馳騁天下而不能正救者也然二篇殷勤懇惻得非當時仁人君子閔王之無志故修辭立誠以勸勵其心如陸贄爲德宗作奉天詔書而山東父老爲之感泣歟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伯冏臣名穆王言我不能于德繼前人居大君之位恐懼危厲中夜以興思所以免其咎過昔在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其侍御僕從罔匪正人以旦夕承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發號施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侍給侍左右者御車御之官僕從太僕羣僕凡從王者承順之謂弼正救之謂雖文武之君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罔無待於侍御僕從之承弼者然其左右奔走皆得正人則承順正[纂]疏]陳氏大猷曰聰明言其質之生知齊聖言其德之充極救亦豈小補哉出入起居發號施令就太僕職掌而言蓋太僕掌正王之服位出入王之大命掌諸侯之復逆復王之荅報逆下之數奏也君之起居發號施令皆與有識焉○呂氏曰文武動容何嘗不中號令何嘗不善今必先言近臣之常職而內外交養亦聖人不已之誠也

此篇之後一[illegible]世主起居漫不加省徒謹於議令時所謂咸其輔頰舌咸人未矣民若邦休豈口舌能辦哉○林氏曰近習非人則朝夕漸染入於邪僻而不自知大臣雖賢君心已蠱矣故雖小大忠良必羣僕皆正人而後可

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匪其不及繩愆糾

謬格其非心俾克紹先烈無良言其質之不善也匡輔助也繩直糾正也非心非僻之心也先烈文武也

纂疏 問格訓正恐如格式之格以此一物格其不正者使歸于正如格其非心是說得淺者大人格君心之非是說得深者○陳氏大猷曰文武猶資左右況予乎匡救其惡而不格其非心則止於東而生於西惟格其非心乃拔本塞源今予命

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懋乃后德交修不逮

大正太僕正也周禮太僕下大夫也羣僕謂祭僕隸僕戎僕齊僕之類穆王欲伯冏正其羣僕侍御之臣以勉進君德而交修其所不及或曰周禮下大夫不得爲正漢孔氏以爲大御中大夫羣僕者合且與君同車最爲親近也

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吉士

巧好令善也好其言善其色外飾而無質實者也便惡側者姦邪媚者諛悅小人也吉士君子也言當謹擇汝之僚佐無任小人而惟用君子也又案此言謹簡乃僚則成周之時凡爲官長者皆得自舉其屬不特辟除府史胥徒而已

纂疏 呂氏曰命伯冏作大正使謹擇其僚固不待王親擇此爲治之體統也陸贄在唐欲使諸司長官各舉其屬亦庶幾有見乎此

僕臣正厥后克正僕臣諛厥后自聖

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自聖自以爲聖也僕臣之賢否係君德之輕重如此呂氏曰自古小人之歌君德爲辱爲虐

多爲縱曷其有極至於自聖猶若淺之爲害穆王獨以是蔽之者蓋小人之蠱其君必使之虛美熏心傲然自聖則謂人莫己若而欲予言莫之違然後法家拂士日遠而快意肆情之事亦莫或齟齬其間自聖之謂歟

纂疏 呂氏曰諛媚其枝葉而不足論也

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典蓋穆王自量其執德未固恐左右以異端進而蕩其心也

非人其吉惟貨其吉若時瘝厥官惟予汝辜

戒其以貨賄任羣僕也言不于其人之善而惟以貨論貨近習通弊也自盤庚總貨寶之戒至此復見之呂刑亦言貨戚湯文武之隆未數數然以貨防其臣也其商周之衰乎

纂疏 呂氏曰近習更相表裏多以利合舍才而能敬其君而我亦汝罪矣

王曰嗚呼欽哉永弼乃后于彝憲

彝憲常法也呂氏曰穆王豫知所戒心不繼造父爲御周遊天下將必有車轍馬迹導其後者果出於僕御之間抑不知伯冏猶在職乎否也穆王豫知所戒憂思深長猶不免躬自蹈之人心操捨之無常可懼哉

纂疏 王氏曰近習不能正救而莫之弼故在先王則稱其承弼而不及於承焉

呂刑

呂侯爲天子司寇穆王命訓刑以詰四方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案此篇專訓贖刑蓋本舜典金作贖刑之語

今詳此書實則不然蓋舜典所謂贖者官府學校之刑爾若五刑則固未嘗贖也五刑之寬惟處以流鞭扑之寬方許其贖今穆王贖法雖大辟亦與其贖免矣漢張敞以討羌兵食不繼建爲入穀贖罪之法初亦未嘗及夫殺人及盜之罪而蕭望之等猶以爲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恐開利路以傷治化曾謂唐虞之世而有是贖法哉穆王巡遊無度財匱民勞至其末年無以爲計乃爲此一切權宜之術以斂民財夫子録之蓋亦示戒然其一篇之書哀矜惻怛猶可以想見二代忠厚之遺意云爾又案書傳引此多稱甫刑史記作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呂後爲甫敷〔纂疏〕曰他門都不去攷那贖刑古之輕者如流宥五刑皆是流竄想穆王胡做曉金作贖刑只是刑之輕者年無錢使後撰出那般法來聖人也是忠法之變處但是其中論不可輕於用刑之類也有許多好說話不可不知○唐孔氏曰書傳引此篇語多稱甫刑者呂侯于孫後改封甫如詩之生甫及申不與我戍甫穆王時未有甫名後世以子孫國號名之追稱甫刑若叔虞封唐于孫封晉而史記作晉世家○林氏曰呂與甫備荆與楚殷與商○王氏炎曰此書穆王之言而名呂刑者呂侯爲王司寇王命之參定刑書乃推作刑之意以訓四方司政典獄故以呂刑名之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詰四方〔惟呂命與惟說命語

意同先此以見訓刑爲呂侯之言也耄老而昏亂之稱荒忽也孟子曰從獸無厭謂之荒穆王享國百年車轍馬迹遍于天下故史氏以耄荒二字發之亦以見贖刑爲穆王耄荒所訓耳蘇氏曰荒大也大度作刑猶闕文○孔氏曰呂侯見命爲司寇以王命作書享國百年耄亂荒忽度時世所宜訓刑以治四方○唐孔氏曰八十九十曰耄耄荒年老也周本紀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立五十年崩無逸皆謂在位之年此從王生年數不與彼同○愚謂王享國百年耄荒之時能裁度作刑以詰四方乃見其篤老而尚精明仁厚非真耄亂荒迷也荒度雖有益穆可證然與土功不同蔡氏采之以備一說得之矣詰如詰姦慝之詰　王曰若古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言鴻荒之世渾厚敦龐蚩尤始開暴亂之端驅張跋扈爲義矯虔者矯詐虔劉也〕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淫爲劓刵椓黥越茲麗刑并制罔差有辭〔苗民承蚩尤之暴不用善而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名之曰法以殺戮無罪於是始過爲劓鼻刵耳椓陰黥面之法於罪法者必刑之并制無罪不復以曲直之辭爲差別皆刑之也〕民興胥漸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

詛盟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泯泯昏也梦梦亂也民相漸染爲昏爲亂無復誠信相與反覆詛盟而已虐政作威衆被戮者方各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德而刑戮發聞莫非腥穢吕氏曰形於聲嗟窮之反皇也動於氣臭惡之熏也馨香陽也腥穢陰也故德爲馨香而刑發腥穢也

帝哀矜庶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絶苗民無世在下

皇帝舜也以書攷之治苗民命伯夷禹稷皐陶皆舜之事報苗之虐以我之威遏絶滅也謂竄與分北之類遏絶之使無繼世在下國纂疏孔氏曰九黎之君習蚩尤之惡頑凶若民蚩尤黄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皇帝堯也○史記五帝本紀神農世衰蚩尤强暴黄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殺之○唐孔氏曰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九黎亂德顓帝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之後顓帝誅九黎至其子孫爲三國○蘇氏曰九黎之惡鄭氏曰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也○陳氏曰罔中于信無中心出於誠信者鴻義以驚殺爲義如後世所謂俠也○張氏曰方信不由中也觀二始字見蚩尤爲作亂之始而三苗爲淫刑之始○張氏曰方並也如方舟之方○愚謂蚩尤苗民前後隔遠不必以九黎混雜言之二孔鄭氏之說皆未敢信吕氏又謂古未有五刑自苗民制之然後聖人始不得已而用之非也舜典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下方及誅四凶苗居一焉五刑其來久矣豈有苗民始作五刑舜乃效尤用之之理鄭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傳猶譏之孰謂舜以三苗虐威而竄其身乃效其虐威而用其法乎曰作五虐之刑淫于劓則傚黥曰虐與淫可見非古五刑必暴虐淫過用之或如紂之炮烙剖心孫皓之鑿人目剥人面之類耳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帝王二千年相承莫之有改而謂始於苗民予使果創始於苗民穆王方譔譔以苗民爲戒乃遵用其刑乎不然必矣

乃命重黎絶地天通罔有降格羣后之逮在下明明棐常鰥寡無蓋重少昊之後黎高陽之後重即羲黎即和也吕氏曰治世公道昭明爲善得福爲惡得禍民曉然知其所由則不求之渺茫冥昧之間當三苗昏虐民之得罪者莫知其端無所控訴相與聽於神祭非其鬼天地人神之典雜揉瀆亂此妖誕之所以興人心之所以不正也在舜當務之急莫先於正人心首命重黎修明祀典天子然後祭天地諸侯然後祭山川高卑上下各有分限絶地天之通嚴幽明之分若萬妖誕之說舉皆屏息羣后及在下之羣臣皆精白一心輔助常道民卒善而得福惡而得禍雖鰥寡之微亦無有蓋蔽而不得自伸者也○案國語曰少皞氏之衰九黎亂德民神雜揉家爲巫史民瀆齊盟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北正黎司地以屬民使無相侵瀆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重黎之子孫和纂疏唐孔氏曰羲重之子孫司天屬神司地屬民者今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蘇氏曰自苗民瀆於詛盟人神相亂號之云神降于莘即此類也○張氏曰國將云聽於神苗俗以詛盟爲事聽命於神也姦人每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楊氏曰人皆是也絶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絶在天之神使人不得假神以作亂如漢末張角一日同起者三十六方張魯亦以五斗米首過以誘人皆是也絶在地之民使人不得以妖術格在天之神絶在天之神使人不得聽於神苗俗以詛盟爲事聽命於神也姦人每假其名字以降于在地之民○楊氏曰楊雄云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羲

近重和近黎義和非重黎近之而已重黎司天地之官也羲和掌日時之官也春夏陽也故羲近重秋冬陰也故和近黎○呂氏曰治世神怪不興者只爲善惡分明自然不求之神亂世善惡不明所以專言神怪言鬼言命○愚謂此非專重黎之力亦由朝之羣后及在下之衆臣明顯明之理使人不惑於茫昧之說輔經常之道使人不撓於妖怪之習雖窮民亦無蓋蔽而不得自伸者民心坦然無疑而不復求之於神此重黎所以得舉其職也蓋人惟昧正理悖常道而後惑神怪亂祀典明明棐常乃絕地天通之本也使人心未知顯明之理未順彝常之經則必惑於冥昧撓於怪異重黎雖禁絕之未易行也惟明明棐常人心先正自然求之明而不求之幽于其常而不于其怪絕地天通庶其易乎又棐非正黎或作火正黎非字與火字相似又黎以非正兼火正黎即祝融也所以秘註楊子曰非正黎即火正黎也非正對南正爲是謂重即羲黎即和恐未可

辭于苗德威惟畏德明惟明　清問虛心而問也有辭聲苗之過也苗以虐爲威以察爲明帝反其道以德威而天下無不畏以德明而天下無不明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三后成功惟殷于民　恤功致憂民之功也典禮也伯夷降典以正民心禹平水土以定民居稷降播種以厚民生三后成功而致民之殷盛富庶也吳氏曰二典不載有兩刑官蓋傳聞之謬也愚意皐陶未爲刑官之時豈伯夷實兼之歟下文又言伯夷播刑之迪不應如此謬誤

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以教祇德　命皐陶爲士制百姓于刑辟之中所以檢其心而教以祇德也○吳氏曰皐陶不與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爲輕後漢楊賜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惟殷于民皐陶不與蓋各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刑官爲輕人君亦以爲輕矣觀舜之稱皐陶不與之也是後世非獨人臣以又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其所繫乃如此是可輕哉呂氏曰呂刑一篇以刑爲主故歷敘本末而歸之於皐陶之刑勢不得與伯夷禹稷雜稱言固有賓主也

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勤故乃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棐彝　穆穆者和敬之容也明明者精白之容也灼于四方者穆穆明明輝光發越而四達也君臣之德昭明如是故民皆觀感動蕩爲善而不能自已也如是而猶有未化者故士師明于刑之中使無過不及之差率又于民輔其常性所謂刑罰之精華也　纂疏　夏氏曰九州各有名山大川爲之主名如揚州山所以表疆域○呂氏曰禹既過絕而猶有辭于苗蓋苗在舜世叛服不常元惡過絕餘孽猶存或竄或分北或徂征考之書可見當時承堯尤之弊妖誕怪神深溺人心重黎絕地天通固區別其大分矣盡感之久未易遽勝伯夷復降天地人之紀典使知天地之性鬼神之德向之蠱惑消蕩不留所謂折民于刑也自不知本者觀之平水播穀若所急而降典可緩柳不知人心不正胥爲禽夷雖有土安得而居若有棄安得而食伯夷降典先其本也後之知道者亦謂去神

祠然後人爲善其旨微矣自伯夷之典定皐陶之刑制度文爲之具也自穆穆在上至業業精神心術之運也苟無其本則前數者不過卜祝之役農圃胥史之事耳○愚謂鰥寡得言其害於清問之下其無蓋可知表記引德威至惟明而曰非虞帝其孰能如是乎則皇帝爲舜明矣帝德之成足以起民畏德之明足以使民明威明俱效始命三臣致憂民之功伯夷降典所以折絕民入刑之路也刑之輕重各得其中當輕而重則善者懼當重而輕則惡者玩難使祇德矣夫舜不輕於用刑也先命皐陶以刑且本之以威禮以正民心又命禹稷除害興利以厚民生然後始命皐陶以刑且本之以威明之德繼期民以祇德勤德刑之本必主於德而刑之用必合於中德與中爲呂刑一篇之綱領繼此曰惟克天德曰以成三德曰有德惟刑無非以德爲本也曰觀于五刑之中曰中聽獄之兩辭曰罔非在中曰成庶中正曰非德于民之中曰成中有慶無非以中爲用也刑必合於中而後刑即所以爲德以此意讀呂刑其庶幾乎

典獄非訖于威惟訖于富敬忌罔有擇言在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訖盡也威權勢也富賄賂也當時典獄之官非惟得盡法於賄賂之人言不爲威屈不爲利誘也敬忌之至無有擇言在身大公至正純乎天德無毫髮不可舉以示人者天德在我則大命自我作而配享在下矣在下者對天之辭蓋推典獄用刑之極功而至於與天爲一者如此纂疏孔氏曰言堯時主獄非者非惟絕止其威亦絕止其富天德無私威富之事絕於外敬忌之誠存於中

此無私之天德也死生壽夭之命乃天以制斯人者今典獄者德與天一則制生人之大命不在天而在我矣天能制人之大命典獄者亦能制人之大命豈非在下而與天配合乎自作元命猶言自貽哲命○呂氏曰訖者不行之謂典獄不得行其公者非爲威脅則爲利誘欲威不能屈富不能淫惟在敬忌無擇言在身而已用刑至是則功在王室祭于太烝配享無窮矣○夏氏曰行之於身皆可言之於口不必擇而後言則汝之所爲無瑕可指矣是能與天合德則天與以善命豈私於我實我自有以致之故曰自作元命如此則典獄之官身雖在下而配天其澤克享天心非配享在下乎○董氏鼎曰穆王以富貨戒臣下而五刑皆有贖貨孰甚焉○案此一節孔氏以爲言堯時典獄者而世安有黷獄○呂氏以爲穆王戒當時典獄者是訖絕也盡也典獄非惟盡絕有權勢之威者惟盡絕有賂賄之富者敬忌如文王之敬忌畏忌敬之一事也罔有擇言口無擇言也言行相表裏無擇言在身併身無擇行矣言典獄之事天實臨之非惟天實臨之吾身即天也天德克於我則天之元命自作於我配天澤享無世在下可怵於威富而不知敬忌乎念念知有天在上且知天實在吾心中可也

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獄非爾惟作天牧今爾何監非時伯夷播刑之迪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奪貨斷制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

鑄降咎于苗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司政典獄漢孔氏曰諸侯也爲諸侯主刑獄而言非爾諸侯爲天牧養斯民乎伯夷布刑以啓迪斯民捨皐陶而言伯夷者探本伯夷乎所當懲者非有苗乎伯夷之所麗又不擇吉人俾觀于五刑之中惟是之論也麗附也苗民不察於獄辭之所麗制五刑亂虐無罪上帝不蠲貪而降罰于苗貴者以威亂政富者以貨奪法斷制五刑之中察獄既苗民無所辭其罰而遂殄滅之也〔纂疏〕陳氏大猷曰惟吉人能慈祥哀矜察刑之中察獄既不得其情任獄又不得其人人與法俱弊也自古酷吏如郅都甯成嚴延年王温舒周興來俊臣之流未有不反中其身及其子孫者帝不蠲而絕厥世古今一律也○愚謂此因上章言苗民及虞廷之刑而欲典獄者監虐而懲苗也庶威奪貨分說以與上文詘威詘富相照應較優不蠲不潔其所爲也王曰嗚呼念之哉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格命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或戒不勤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惟終在人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此告同姓諸侯也格至也參錯訊鞫極天下之勢者莫若獄苟有毫髮怠心則民有不得其死者矣罔不由慰

日勤者爾所用以自慰者無不以日勤故職舉而刑當也爾罔或戒不勤者刑罰之用一成而不可變者也苟頃刻之不勤則刑罰失中雖深戒之而已無及亦無及矣戒固善心也而用刑豈可以或戒也哉且刑獄非所恃以爲治也天以是整齊亂民使我爲一日之用而已非終即康誥大罪非終之謂言過之當宥者惟終即康誥小罪惟終之謂言故之當辟者非終惟終皆非我得輕重惟在夫人并犯耳爾當敬遂天命以承我一人畏威古通用威辟之也休有之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辟我雖以爲宥爾惟勿宥惟敬乎五刑之用以成剛柔正直之德則君慶於上民賴於下而安寧之福其永久而不替矣〔纂疏〕蘇氏曰庶以格天命○呂氏曰慰者非得其情而喜蓋以不殆其職自慰也罔或戒者必常惰而後戒雖曰追悔方其情時刑必有失其平者矣○陳氏曰爾當以日勤爲安不至以不勤爲戒戒不勤則心有作輟而不能日勤不勤之爲害已多矣天以刑齊民天不能自爲之故以俾我燦天之愛民其心無窮我亦不能以一日遂終其事相與以終之者猶有望於人則吾敬刑之心始有所託是此心無窮已處即天意也爾當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用刑之際人雖畏服我猶以爲未足美則此心常無已方能承人君愛民無窮之心矣成三德者時乎用中典則正直之德成時乎用重典則剛德成時乎用輕典則柔德成○王氏炎曰刑當輕而輕以成柔德而柔不至於縱弛當重而重以成剛德而剛不至於苛暴介輕重之間以成正直而正直不至於偏倚○愚謂下文有敬逆天命則首當云庶幾有以感格天命行出於天天俾之我故望爾迎天命以奉我所以承天者勤也敬勤能敬則刑非刑也德也刑非刑也福也可不念之哉王曰吁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在

今爾安百姓何擇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有民有社者皆在所告夫刑凶器也而謂之祥祥者刑期無刑民協于中其祥莫大焉及逮也漠世詔獄所逮有至數萬人者審度其所當逮者而後可逮之也曰何曰非問荅以發其意以明三者之〔纂疏〕張氏曰此并同姓異姓諸侯而戒之○蘇氏曰罪決不可不盡心也〔纂疏〕非已造爲人所累曰及秦漢謂之逮獄吏以不遺支黨爲忠以多逮廣繫爲利漢大獄有逮萬人者國之安危祚之短長咸寄於此○愚謂刑而曰祥以好生之德寓焉擇人敬刑而謹所及則民安矣民安則刑可言祥矣

兩造具備師聽五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兩造者兩爭者皆至也周官以兩造聽民訟其備者詞證皆在也師衆也五辭麗於五刑之辭也簡核其實也孚無可疑也正質也五辭簡核而可信乃質于五刑也不簡者辭與刑參差不應刑之疑者也罰贖也疑於刑則贖于罰也不服者辭與罰又不應也〔纂疏〕張氏曰兩造非罰之疑者也過誤也疑於罰則贖于過而宥免之也見一人獨聽恐聽明有不及思慮有不至必衆聽之○呂氏曰獄辭所及固欲〔纂疏〕偏辭師聽非偏審度而兩造詞證復欲具備蓋不當逮者不可擾一人當逮者不可缺一人又了古者因情而求法故有不可入之刑後世移情而合法故無不可加之罪

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其罪惟均其審克之疵病也官威勢也反報怨也內女謁也貨賄賂也來干請也

惟此五者之病以出入人罪則以人之所犯坐之也審克者察之詳而盡其能也下文屢言以見其丁寧忠厚之至疵於刑罰亦然但言於五過者舉輕以見重〔纂疏〕孔氏曰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舊相往來○呂氏曰刑降而爲罰罰降而爲過然以私而故縱則又非天討也故縱之病有五審者察之盡其心克者治之盡其力○陳氏曰此之審克恐故入人罪也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簡乎有衆惟貌有稽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刑疑有赦正于五罰也罰疑有赦正于五過也簡核情實可信者衆亦惟考察其容貌周禮所謂色聽是也然聽訟以簡核爲本苟無情實在所不聽上帝臨汝不敢有毫髮之不盡也〔纂疏〕夏氏曰辭或可僞而貌不可掩不正則眊核則疑獄明矣此在所不聽竟捨之可也○張氏曰具俱也謂上所言皆敬天威也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鍰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非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

二百五刑之屬三千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

墨刻額而涅之也劓割鼻也剕刖足也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六辟死刑也六兩曰鍰閱視也倍二百鍰也倍差倍而又差五百鍰也屬類也三千總計之也周禮司刑所掌五刑之屬二千五百刑雖增舊然輕罪比舊爲多而重罪比舊爲減也比附也罪無正律則以上下刑而比附其罪也無僭亂辭勿用不行未詳或曰亂辭辭之不可聽者不行舊有是法而今不行者戒其無差誤於僭亂之辭勿用今所不行之法惟詳明法意而審克之也○今案皐陶所謂罪疑惟輕者降一等而罪之耳今五刑疑赦而直罰之以金是大辟宮刑劓墨皆不復降等用矣蘇氏謂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當因古制非也舜之贖刑官府學校鞭扑之刑耳大刑莫輕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猶有可議者則是無法以治之故使之贖特不欲遽釋之也而穆王之所謂〔纂疏〕陳氏曰載於法曰刑加於贖雖大辟亦贖也舜豈有是制哉詳見篇題〔纂疏〕人曰辭犯墨辭而情罪可疑者則赦之使贖罰則罰之納贖也然必檢閱核實其罪使與罰相當不可苟也下倣此○夏氏曰每條必閱實其一而忽其他故不嫌費辭也○孔氏曰別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呂氏曰輕罪多於前重罪損於舊觀其目哀矜之意固可見觀其凡文勝之弊亦可推矣○夏氏曰罪實而加以法謂之刑罪疑而贖以金謂之罰上下比罪謂於法無此條則上比重罪下比輕罪上下相比觀其所犯當與誰同然後定其輕重之法如今律無明文則許用例也然當上下比罪之時吏或因緣爲姦故又戒以不可用私意而僭差妄亂其辭僭謂辭在此乃差而之彼亂謂辭本平直乃亂而爲曲也

惟內察以心外合以法內外兩盡惟詳審者能之○陳氏曰三千者已定之法載之刑書者也天下之情無窮刑書所載有限不可以有限之法求盡無窮之情又在用法者斟酌損益之古者任人不任法法所載者任法法不載者參以人上下比罪是也以其罪而比附之上刑則見其重以其罪而比附之下刑則見其輕故於輕重之間裁酌之然必以辭爲主辭若僭亂情與罪不相合是不可行者也當勿用其不可行之法惟當察其情求之法二者合而後允當乎人情法意是乃可行者也在審克之而已○陳氏大猷曰三千者法之正條載之刑書者刑如律比如例法有限情無窮三千之屬衆矣猶不能盡天下之情罪以此知人情無窮而法不可獨任也既無正律復僭亂而無定辭將安所據依乎且又有此例昔嘗有之而今不可行者矣必無差亂其辭而妄比附勿用今不可行之法而強比附如漢長安賈人與渾邪王市者罪當死凡五百餘人汲黯曰愚民安所知市賈長安中而文吏以爲闌出財物如邊關乎此類乃以不可行者比附也○唐孔氏曰古者金銀銅錢總號爲金孔以此爲黃鐵黃金贖罪悉皆用銅或稱黃鐵或稱黃金

適輕下服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有權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倫有要

上刑

事在上刑而情適輕則服下刑舜之有在下刑而情適重則服上刑舜之有罰之輕重亦皆有權焉權者進退推移以求其輕重之宜也刑罰世輕世重者周官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隨世而爲輕重者也輕重諸罰有權者權一人之輕重也刑罰世輕世重者權一世之輕重也惟齊非齊

者法之權也有倫有要者法之經也言刑罰雖惟權變是適而齊之以不齊焉至其倫要所在蓋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兩句總結上意〈纂疏〉張氏曰殺人者死上刑也然有誤殺此適輕也則服下刑闕殿不死下刑也然有謀殺而適不死此適重也則服上刑刑權輕重以爲上下罰權輕重以爲多少○陳氏曰罪重莫如殺人然所殺奴婢非適輕乎罪輕莫如詬罵然所罵父兄非適重乎上服非服最上刑比之下刑爲重耳膠故以爲齊非齊也殊不知情有輕重時有治亂安得而齊之乃所以爲不齊耳不若歸之倫理要會知倫要則知權變矣○陳氏大猷曰刑罰有權權人情而爲輕重也○王氏曰欲爲一法以齊之則其齊也不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非齊以不齊齊之之謂也先後有序謂之倫衆體所會謂之要

罰懲非死人極于病非佞折獄明啓刑書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罰其審克之獄成而孚輸而孚其刑上備有并兩刑罰以懲過雖非致人於死然民重出贖亦甚病矣佞口才也非口才辭給之人可以折獄惟温良長者視民如傷者能折獄而無不在中也此言聽獄者當擇其人也察辭于差者辭非情實中必有差聽獄之要必於其差而察之非從惟從者察辭不可偏主猶曰不然而然所以審輕重而取中也哀敬折獄者惻怛敬畏以求其情也明啓刑書胥占者言詳明法律而與衆占度心參訂審當盡其心也若是則獄成於下而民信之獄輸於上而君信之其刑上備有并兩刑者言上其斷獄之書當備情節一人而犯兩事罪雖從重亦并兩刑而上之也此言讞獄者當備其辭也〈纂疏〉蘇氏曰佞口不服其心因圖之中何求不獲因辭惟吏是從者不可從也○林氏曰佞人稟人以口給如周亞夫詰廷尉責問曰君侯欲反何也荅曰臣所買器乃葬器也何謂反乎吏曰君縱不反地上即反地下矣所謂佞折獄也哀敬哀矜勿喜也哀則不忍敬則不忽○張氏曰惟良所以能折獄以其無不在中也○孔氏曰察因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僞辭惟從其本情○王氏曰以辭窮之彼非心服而從惟屈而從耳○呂氏曰理直者優閒無差理不直者十次說作十樣從其差而察之不從民口之僞辭乃所以從民心之真情也○陳氏大猷曰從循服也因其差而察之則真情畢見雖巧辨不服從者亦服從矣○愚謂非從惟從諸說皆意之合缺○陳氏曰曰庶者見中正之爲難典獄者不當自足以爲已得中正也輸之於上備載罪法之輕重事情之本末不可缺畧兩刑謂一人有兩罪一罪有二法并具上之以聽命於上不敢專也○陳氏大猷曰此章首云告爾祥刑至安百姓言制刑之本意也何擇至非及言用刑之綱領也兩造至天威言聽獄之節奏也墨辭至三千言贖法及刑書之定目也上刑至有要言用刑之權變也罰懲至克之言折獄而用法也獄成至兩刑言結獄而奏案也反覆丁寧備矣

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朕敬于刑有德惟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于單辭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貨非寶惟府辜功報以庶尤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此總告之也官典獄之官也伯諸侯也族同族姓異姓也朕之於刑言且多懼況用之乎朕敬于刑者畏之至也有德惟刑厚之至也今天以刑相治斯民汝實任責作配在下可也明清以下敬刑之事也獄辭有單有兩單者無一毫之蔽清者無一點之汚曰明曰清誠敬篤至表裏洞徹無少私曲然後能察其情也亂治也獄貨賄獄而得貨也府聚也辜功猶云罪狀也報以庶尤者降之百殃也非天不中惟人在命者非天不以中道待人惟人自取其殃禍之命爾此章文繁疏張氏曰官伯官之長也配天配也○孔氏曰今天治民人君有未詳者姑缺之繁疏下見獄官之重與天配也前云配享在下此云作配在為配天在下○唐孔氏曰左傳襄十二年異姓聽於外同姓於禰廟故族為同族姓為異姓獄官致富成私家故欲無成私家於獄之兩辭○葉氏曰私家私其家也○呂氏曰不可用私意而家于獄之兩辭家云者出沒變化於兩辭之中以為囊橐窠窟穴者也貨積而罪亦積乃所以聚汝辜罪之功狀○陳氏大猷曰明清以聽單辭以中而聽兩辭貨賄獄而降罰非天道不中以獄之於人乃性命生死之所在故也苟用刑不中而天罰不至則與獄者無所懲戒自此庶民無有蒙善政而在于天下者矣任刑大本在敬與中用心以敬為主用法以中為主前已論之此復提敬與中訓之後章復申以中焉○愚謂有德惟刑謂有德於民者惟此刑耳民之所以治無不在於以中而聽獄之兩辭耳兩辭之獄每可容私家于獄如君子不家於喪之家無或以私意而求成家於獄之兩辭天報之以庶尤受貨而富若可喜訓貨為罪永可畏也

王曰嗚呼嗣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哲人惟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受王嘉師監于茲祥刑此詔來世也嗣孫世子孫也言今往何所監視非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呂氏曰受天子良民善衆當監視繁疏蘇氏曰王耄矣諸侯多其孫○孔氏曰當何于此祥刑中言以結之也繁疏監視非當立德于民為之中正乎○呂氏曰中者呂刑之綱領苗民罔中者也皐陶明是中者也穆王之告司政典獄勉是中者也末章訓迪中外無他說焉今爾何所監非德於民之中乎用刑者于譬之欲以為德而不足以為德所以為德者必於民之中而後可也○或曰非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乎民失其受中之性我以德導之使復其性是有德於民所受之中也○陳氏大猷曰此句疑有缺文○夏氏曰屬于五極附著於五刑之極處也極乃總要綱領之地末二句總結一篇之意民受中以生未嘗不善陷於罪惡非本然也故民曰嘉師刑雖主於刑人然刑姦宄所以扶善良雖曰不祥乃所以為祥也故刑曰祥刑民犯刑無非惡也而云嘉師刑不祥器也而云祥刑能以惡為嘉以不祥為祥斯知用刑之道矣○愚謂極者標準之名折獄能繫屬于五刑之標準所以皆合乎中理而有福慶也或訓極為中固非徑指五

極爲五刑亦非嘉師良民也祥刑良法也此申明前告爾祥刑之意而欲其監觀于所告之祥刑也○毅齋沈氏曰嘗讀冏命呂刑二書竊有感於人心之無常操存之不易蓋穆王一人之身而此心凡三變焉方其命伯冏也既以休惕惟勵自儆復以格其非心責臣冏有不欽矣此心不繼血氣方盛馭八駿而略四方幾至亡國前日預知儆戒者不免躬自路之逮其期頤篤老之際度作刑以訓四方而敬忌敬五刑敬之哉之說三四致意焉雖周道自此衰然冏命之書專主乎欽呂刑之書專主乎敬心法之傳千載猶可想也吁人心操捨存亡之變如此哉○滕氏曰書之大意一中字而已允執厥中書所以始咸中有慶書所以終○董氏鼎曰穆王命君牙伯冏皆言文武成康獨呂刑無一語及先王意其以贖刑非家法所有故遠取金作贖刑以爲據孔子未定書以前舜典猶曰夏書序謂訓夏贖刑疑本諸此然不見斥於孔子則猶拳拳於哀矜畏懼雖非良法而尚有美意歟

文侯之命　幽王爲犬戎所殺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太子宜臼立之是爲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以文侯爲方伯賜以秬鬯弓矢作策書命之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纂疏）呂氏曰此篇作於東遷之初可爲文武由此而下爲春秋爲戰國乃世道消長升降之交會也使平王能復文武成康之遺澤則可以繼二帝三王之盛天下不復爲春秋戰國矣惟平王止於苟且匿羞自然咨爲列國大夫編此書於二帝三王之後者深惜平王不能推文武之遺澤而流爲春秋戰國也法語舊典尚有一二未泯而陵遲頹墮之意已見於辭命間學者當審察而明辨也○夏氏曰先儒謂書自此篇以下無

復王者之誥命然此乃平王初年書錫命文侯猶有天子之權尚能自是振刷周道亦未盡隳初在位二十年竟以不振故孔子記始隱公而春秋作焉書終文侯之命孔子猶有望於平王春秋始於隱公孔子蓋絕望於平王也○愚謂此書略無立志全不以綱常讎恥爲念其戎許戎申之師歸惠公仲子之賵雖於詩與春秋而見其兆已於不能正始之書先見矣幽王之禍始於嬖褒姒而夫婦之綱紊繼以逐宜臼而父子之綱淪成於拒申侯犬戎叛弒而君臣之綱掃地平王親罹其禍俱襲其失夏氏謂春秋始於隱公之命夫子蓋已不滿於平王矣

王若曰父義和丕顯文武克慎明德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上帝集厥命于文王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厥辟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懷在位（同姓故稱父文侯名仇義和其字不名者尊之也丕顯者言其德之所成克謹者言其德之修昭升敷聞言其德之所至也文武之德如此故上帝集厥命於文王亦惟爾祖父能左右昭事其君於小大謀猷無敢背違故先王得安在位）（纂疏）張氏曰天子同姓謂伯叔父單曰父親之之甚將言已無著後之助先言先王得先正之助也

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殄資澤於下民

侵我我國家純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予則罔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予一人永綏在位 歎而自痛傷也閔憐也嗣述天丕愆者嗣位之初爲天所大譴父侵陵爲我國家之害甚大今我御事之臣無有老成俊傑在厥官者而我小子又材劣無能其何以濟難又言諸侯在我祖父之列者其誰能恤我乎又歎息言有能致功于一人則可永安厥位矣蓋悲國之無人無有如上文先正之昭事而先王得安在位也 纂疏 呂氏曰殄資澤于下民如所謂喪亂又以無人之故下民之殄資澤既爲致亂之本厥服之無著俊又乏捄亂之助平王之失大抵求於人者重而自任者輕徒頼以望助而不反身以自強燕昭小國君耳慨然有復讎志士爭趨之平王豈可以無著壽俊在厥服而但已哉○張氏曰永綏在位對先祖懷在位言平王惟自幸永安其位畢畢以竢爲之志可見矣哀哉 父義和汝克昭乃顯祖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顯祖文人皆謂唐叔即上文先正昭事厥辟者也後罔或耆壽俊在厥服則刑文武之道絶矣今刑文武自文侯始故曰肇刑文武會者合之而使不離紹者繼之而使不絶前文人猶云前寧人汝多所修完扞衛我二艱難若汝之功我所嘉美也 纂疏 薛氏曰刑與儀文武與詩告于文人同 王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馬四匹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荒寧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 師衆也黑黍曰秬釀以鬯草由中鬱也諸侯受錫命當告其始祖故賜鬯也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得專征伐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爲度也簡者簡閱其士恤者惠恤其民都者國之都鄙也○蘇氏曰予讀文侯篇知東都之不復興也宗周傾覆禍敗極矣平王宜若衛文公越句踐然今其書乃旅旅焉與平康之世無異春秋傳曰厲王之禍諸侯釋位以間王政宣王有志而後效官讀文侯之命知平王之無志也○愚案史記幽王娶於申而生太子宜臼後幽王嬖褒姒廢申后去太子申侯怒與繒西夷犬戎攻王而殺之諸侯即申侯立已爲有德而忘其弑父爲當誅方將以復讎討賊之衆而爲戎申成許之舉其忘親背義得罪於天已甚矣何怪其委靡頽墮而不自振也哉然則是命也孔子以其猶能言文武之舊而存之歟 纂疏 張氏曰周之東遷於晉焉依文侯而存之歟 復國讎而侯其子如伯禽可也乃使之歸視爾師寧爾邦其志可知矣○或曰平王賚文侯以秬鬯其用成王寧周公故事歟至襄王賜晉文弓矢傳曰平禮

也則又援此為故事矣○呂氏曰周終於東於此書見之大讎未報王略未復之餘僅得苟安乃泰然以為足曰歸視師寧邦正君臣卧薪嘗膽之秋也夫亡之釁已罷矣曰用賚爾云云功已報矣曰往哉云云告以平世之政軍旅不復講矣曰書於呂刑下有文侯費誓秦誓三篇切意周太史所藏纔至呂刑而止自時厥後歷幽厲之亂簡編不接其間宣王中興會諸侯復竟土任賢使能南征北伐錫命韓侯申伯用張仲仲山甫大誥命必多矣乃無一篇見於書意宣王書必亡于東遷之亂孔子於列國復得命誓三篇遂取而附益於其後案左氏鄭書有之曰安定國家必大焉先大學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見春秋之世列國皆有書夫子於晉得文侯之命於魯得費誓於秦得秦誓故以附於帝王書之末歟

費誓 費地名淮夷徐戎並起寇魯侯征之於費誓衆故以費誓名篇今文古文皆有○呂氏曰伯禽撫封於魯東戒三年其新造之隙而伯禽應之者甚整暇有序先治戎備次之以除道路又次之以嚴部伍又次之以立期會先後之序皆不可紊又紊費誓秦誓言皆侯國之事而[纂疏]孔氏曰費魯繫於帝王書末者猶詩之錄商頌魯頌也

[纂疏]東郊地名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諸侯帥之以征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之猶詩錄魯頌○唐孔氏曰伯禽於成王即政元年始就封禮諸侯牧於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明堂位曰封不得專征伐惟州牧於當州內有不順者得專征之明堂位曰封

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孔意以周大國不過百里今七百里監七百里諸侯耳下云魯人三郊三遂指言魯人明於時軍中更有費非魯東郊當時治兵於費耳○張氏沂曰逆書成王政之序言成王東伐淮夷唐孔氏言王伐淮夷魯伐徐戎然則魯侯乃佐王征討也○蔡氏元度曰征者上伐下言征徐戎魯侯蓋承王命以征之也○呂氏曰徐戎震曰是書詳於自治而畧於治人有志於征守而無志於戰王者之兵也○呂氏曰徐戎淮夷世為周患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載於大誥命召公平淮夷載於江漢徐方繹騷載於常武自成王至宣王每有叛亂中外騷動非小寇也禹之家學見於甘誓周公之家學見於陳者禹周公之家學見於費誓啓伯禽之誓師曲折纖悉若老於行師者蓋本末具舉而無遺也○余氏芑舒曰曾子問篇子夏問曰三年之喪卒哭金革之事無辟也者非歟孔子曰吾聞諸老聃昔魯公伯禽有為為之也鄭註伯禽封魯有徐戎之難喪卒哭而征之急王事也案此則周公已歿矣洛誥傳中謂東郊不開在周公東征時與禮記不合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徂茲淮夷徐戎並興漢孔氏曰徐戎淮夷並起寇魯伯禽為方伯帥諸侯之師以征歎而勑之使無譁譁欲其靜聽誓命蘇氏曰淮夷叛已久矣及伯禽就國又魯徐戎並起故曰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徂茲者猶曰往篡疏孔氏曰徂茲者云今往征伐此

善穀乃甲胄敽乃干無敢不弔備

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無敢不善穀縫完也縫完其
鄭氏云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弓精至也鍛淬礪磨
也甲冑所以衛身弓矢戈矛所以敵先自衛而後攻人亦其序也〔纂疏〕唐
氏曰世本云少康子杼作甲冑秦以後用鐵鎧鎧鎧皆從金蓋用鐵也楯紛如綬而小繫紛於楯以爲飾備
具也每弓百矢五十矢爲束今惟淫舍牿牛馬杜乃擭敜乃穽無敢傷
淫大也牿閑牧也擭機檻也敜塞也師旅
此例之凡川梁澤險阻屏翳有害於師也者皆在矣此除道路之事〔纂疏〕
唐孔氏曰牛馬在牿遂以牿名牛馬禮冥氏掌爲穽擭擭以捕虎豹穽地爲深
穽又設機其上防其躍出也穽以捕小獸穿地爲深坑入必不能出上不設機
也穽以穿地爲名擭亦設於穽中但穽不設機爲異耳杜敜皆閉塞之義馬牛其風臣妾逋逃
勿敢越逐祗復之我商賚汝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
刑無敢寇攘踰垣牆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常刑役人
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馬牛風逸臣妾逋亡不得越軍壘而逐之失主雖不得逐
而人得風馬牛逃臣妾者又當敬還之我商度多寡以賞汝如或越逐而失伍

不復而攘取皆有常刑有故竊奪踰垣牆竊人〔纂疏〕左傳風馬牛不相及言
牛馬誘人臣妾者亦有常刑此嚴部伍之事〔纂疏〕達曰壯壯相誘謂之風
○呂氏曰自古喪師每因剽掠失伍爲敵所乘本部不敢離局他部不敢匿姦無可乘矣甲戌我惟征徐戎峙
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魯人三郊三遂峙乃
楨榦甲戌我惟築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魯
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茭無敢不多汝則有大刑甲戌用兵之期
也峙儲備也糗糧食也不逮若今之乏軍興淮夷徐戎並起今所攻獨徐戎者
蓋量敵之堅瑕緩急而攻之也國三軍故魯三郊三遂也楨榦板築之木題曰楨榦端之木也旁曰榦牆兩邊
障土者也以是日征是日築者彼方禦我之攻勢不得擾我之築也無餘刑
非殺者刑之非一但不至于殺爾芻茭供軍牛馬之用軍以期會〔纂疏〕唐孔
氏曰國三軍亦出自三鄉也○林氏曰國有四郊郊外爲遂夷戎爲寇東郊受敵故
使東民專意攻守而調發儲峙則使西南北三郊三遂之民蓋取給於不受敵
之地也○蘇氏曰無餘刑刑不遺餘力特不殺而已○李氏杞曰常刑刑有定
名者也大刑死刑也無餘刑
刑之不至死減死一等也

秦誓 左傳杞子自鄫使告于秦曰鄫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使孟明西乞白乙伐鄭晉襄公帥師敗秦師于崤囚其三帥穆公悔過誓告羣臣史錄爲篇今文古文皆有〈纂疏〉春秋僖公三十二年晉人及姜戎敗秦于崤胡氏安國曰書序專取穆公悔過主於勸善其詞恕春秋備書秦晉用兵之失兼於懲惡其法嚴故人晉君而以狄視秦也○王氏炎曰書取其知悔春秋貶其悔而不改過而不改不得赦其罪悔過美意書亦不能廢春秋敗崤之後復有彭衙濟河之師初亦徒悔其二○李氏杞曰春秋所以僅爲穆公也夫子於書取其一念之悔而耳徒悔不改穆公所以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愚謂此篇乃初喪於春秋責其遂非之失一寬一嚴意各有主○愚謂此篇乃初喪師慙悔之辭未幾再用孟明與晉連兵易世不止殊與誓中悔過初意相反安在其能悔過也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予誓告汝羣言之首〈纂疏〉首之爲言第一義也將舉古人之言故先發此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多盤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纂疏〉訖盡盤安也凡人盡自若是多安於徇己其責人無難惟受責於人俾如流水略無扞格是惟難哉穆公悔前日安於自徇而不聽蹇叔之言深有味乎古人之語故舉爲誓言之首也〈附錄〉民訖自若是多盤想只是人情多要安逸

心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纂疏〉已然之過不可追未遷之善猶可及憂歲月之逝若無復有來日也

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纂疏〉忌疾姑且也古之謀人老成之士也今之謀人新進之士也非不知其爲老成以其不就己而忌疾之非不知其新進姑樂其順便而親信之前日之過雖已云然猶謀詢茲黃髮之人則庶罔有所愆蓋悔其既往之失而冀其將來之善也〈纂疏〉孔氏曰執古義之人謂杞子等

番番良士旅力既愆我尚有之

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惟截截善諞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纂疏〉番番者貌仡仡勇貌截截辯給貌諞巧也皇遑通旅力既愆之良士前日所詆蹇叔既拱者我庶幾得而有之射御不違之勇夫我尚不欲則辯給善巧言能使君子變易其辭說者我遑暇多有之哉良士謂蹇叔勇夫謂三帥諞言謂杞子先儒皆謂穆公悔用杞子之言也〈纂疏〉葉氏曰番番如世稱

番番與申伯番番同佗佗與崇墉佗佗同○陳氏大猷曰旅旅通脊胥也不違
皆中度也王氏炎曰言變亂是非君子仁而不佞往往辭爲所奪○愚謂穆公
悔過不力改過不勇已可寬其微意於辭氣之間曰尚猷曰尚有之尚不欲當
謀急謀當有急有當不欲急不欲何以尚爲未子訓過勿憚改謂有過當速改
一可畏難而苟安三味尚之一辭優游緩慢宜其悔用孟明而卒用之悔不用
蹇叔而卒不用也如魯隱欲傳桓營菟裘而曰吾將授之吾將老焉當授即授
當老即老豈容有所謂將者乎二公之遂非速禍可於尚與將之辭覘之下
文味味我思之諸解有以尾上章者孔氏曰以我前日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昧
味我思之如有一介臣斷斷猗無他技其心休休焉
其如有容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聖其心好之
不啻如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保我子孫黎民亦職
有利哉昧昧而思者深潛而靜思也介獨也大學作个斷斷誠一之貌猗
語辭大學作兮休休寬大之貌休易直好善之意容有所受也彦美士也聖通
明也技才聖德心之所好甚於口之所言也職主也　纂疏　陳氏大猷曰惟無技能容人之技也無技
而休休有容所謂不可小知而可大受也曰其如有容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形容也心之好不啻如口之稱口之稱一矣有
限心之好慕無窮此其好有德之眞切又甚於視有才者之若已有矣眞實
能容非勉強也好善之利澤流無窮亦職無窮亦職有
利即孟子好善優於天下況魯國乎之意

人之彦聖而違之俾不達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
孫黎民亦曰殆哉冒大學作媢忌也違背違之也達窮達之達殆危
也蘇氏曰至哉穆公之論此二人也前一人似房
玄齡後一人似李林甫　纂疏　愚案此章大學傳引之其形容態容不能容者
後之人主監此足矣　纂疏　愚謂此章之情狀利害可謂至言宜孔子定書不能廢其
言也

邦之杌隉曰由一人邦之榮懷亦尚一人之慶杌隉
不安也懷安也言國之危殆繫於所任一人之非國
之榮安繫於所任一人之是申繻上二章意　纂疏　張氏曰杌如木之動搖
隉如阜之圮壞○呂氏
曰誓之終謂邦之不安咎有所歸吾一人不得辭其責邦之安榮亦尚庶幾一
人之慶言休戚利害切吾一身○愚謂邦之安危係所用一人之是非是如上
稱有利非如次所稱殆哉本孔注即老蘇管仲論一國以一人與以一人亡之
意結上文兩節有倒斷呂氏以一人爲穆公自謂記與書言一人皆謂天子諸
侯稱一人非名也魯哀以此取譏穆公必不其然○張氏九成曰孔子深意若
曰乎王錫文侯而言不及復讎王道不可望也天下之讎莫大於弒君父天下
之惡莫大乎安於爲弒逆者所立事至於此王道絕矣夫子之意謂使平王用
兵得如伯禽申侯犬戎庶可誅乎悔過得如秦穆懲創用賢周庶其中興乎今
皆無之故痛憤而以伯禽穆公繼其後也○龜山楊氏曰或謂聖人以悔過取
秦誓非也書有二誓志帝王之詰命於是絕也聖人於人不徒嘉其悔又欲其
改且殺人至於被刑未有不悔者使不必死其肯悔乎踐不敗奏自以爲功矣
何以知之於焚舟之師知之也斯師何義乎○李氏謹思曰或謂周書終於文

侯之命而以秦誓附焉蓋世變往來之會王霸升降之機書終文侯之命而王迹熄書附秦誓而霸圖興周遷洛邑而周日弱秦得鎬京而秦日強讀文侯之命見平王之忘君父忘讎恥也如此讀秦誓見穆公欲改過遷善任賢去邪也如此周欲不弱秦欲不強得乎平王之詩下儕列國而秦車鄰附見焉進秦於詩書之末以警周也春秋之筆於秦每人書稱詩作春秋之除乎

書卷第六

後學　成德　校訂